

倾城之恋
作者：凌玉

她是人间最耀眼的正义女神，美丽、骄傲、永不妥协
一直以来，她立誓扫荡人间所有的罪恶和丑陋
那一夜，却踏进了命运早就预设好的陷阱
被这个有著冰绿色眼眸的恶魔掳获
雷厉风，是暗夜组织里的传说、恶名昭彰的罪犯
捕获美丽的倾城，只是组织的计划之一
占有她，为的是平息自见到她之后狂涌的渴求
原以为她是一道最耀眼的光与他绝对不会有交集的平行线
怎知一个早已连心都舍去的恶魔是会渴望光明
她是一只飞翔在天空中的飞鸟，而他是一条早已陷入泥泞的鱼
该怎么做？是要让她走？还是将她的羽翼硬生生的折断？
当她一点一滴融化了自己心中那一面冷墙时，他陷入挣扎
这是上帝给他的惩罚还是救赎
天使与恶魔，飞鸟和鱼，白昼与黑夜，他们真的不应该有交集吗？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么，由爱所引导出的第三条路到底存不存在？

转变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尾声

后页

请不要在这本小说里寻找张爱玲，各位会失望的。这只是一本小说，一个名为“倾城”女子的爱恋故事。

老实说，要不是袁姊打电话来催稿，凌玉打算再磨上一些时日。嘿嘿，我很“慢皮”吧？呃，这似乎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写这个故事时心情是兴奋的，痴迷于故事中每个人的内心挣扎，但也因为太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写得异常的慢，铁了心跟《倾城之恋》耗上，然而一耗就是大半年。呜，不要骂我啦，人家下次不敢就是了。

九八年想安排的系列原本不是这套“恶魔的女人”，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总非事事都能如人意，上半年凌玉实在太忙了，只在前不久因为怕小名儿被读者宝宝们遗忘，所以暂时舍弃倾城，去写了毫无关系的《从今以后》。

这个系列只打算写两本，两个较特殊的故事，一个优秀的女子，以及一个平凡的女子，爱恋上恶魔的故事。想试试点与线的故事格局，不过请放心，故事仍旧有著独立性，彼此之间不会牵扯太多。

熟悉凌玉所写故事的读者宝宝们可能会发现，这本《倾城之恋》的风格不同于以往。剧情与风格虽然大概会有些许争议，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尝试，而喜欢尝试的性格对于想要继续写小说的我而言是好的，长久的有著，总不能年复一年都没有改变，这样对不起各位读者宝宝啊！

其实我满喜欢激烈的故事，现实生活安稳得接近颓废，所以在小说里有著激烈的爱与恨，

有点冷眼的看著笔下人物的挣扎，激烈的故事并非指剧情，我偏爱观念的冲击。因为迷恋极端，所以架构这两个故事。

光与影的极端，苦与恶的极端，故事里写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同样的叱咤风云、不可一世，鄙夷著对方的世界，却在一步步了解后，都各有沦陷。极端的人，观念上总会有偏颇。凌玉所指的城墙不仅仅是实质的，还有心中那面从幼年起，由观念、看法等等意识所构筑的心墙。一座城墙的颓倾崩坏，需要多少破坏？

这世上有光就会有影，如同有是就会有非。奈何，这世界是个圆，任何事与物的极端都将成为最贴近的彼方。她的光明，以及他的黑暗，之间有没有可以让爱情栖身的暧昧地带？一如凌晨时的迷离天光，黄昏时的微晕暮色。

满惊讶收到很多读者宝宝的请命，要凌玉写倾城、倾国这对双胞胎的故事。呵呵，还以为自己的意图没人看出来呢！虽然很多故事对这对双胞胎著墨不多，但我对她们的确有偏爱，原本喜欢倾国的内敛，后来却喜欢上倾城的高傲。

而本书男主角，则是在前几本书里常出现跑龙套的雷厉风，凌玉喜欢他到口水泛滥成灾。

故事里对雷厉风的众多著墨，为他的种种罪恶找寻藉口。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里，因为本身是奉公守法的小市民，所以无法接受任何型态的罪恶。就如相对论般，靠得愈近能量愈大，威胁到自身生活的恶人就是罪大恶极，当然啦！对于那些只会欺压小市民的人，凌玉绝对举双手赞成就地正法。

送书签的活动已经结束，书签也送出去了，大家收到了没啊？凌玉收到大家的信件，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过最近真的好忙啊，若是期待凌玉的回信，请尽量写电子邮件到：li eyu007@ms19.hinet.net，虽然我的数据机三天两头就被婷婷没收，但是还是会努力上线回信的。

不知道这本写了半年的书，算不算难产？在这段期间，满感谢一些朋友，虽然从当初的鼓励打气，到最后变成冷嘲热讽，只差没有提脚踹踹动作慢得像龟的凌玉，不过我还是能感受到你们“热烈”的关怀。山水有相逢，凌玉把你们一一记下了，改明儿哪个人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嘿嘿，我白嫩嫩的萝卜腿可是不会客气的。

对了，险些忘了赠书的名单。名单如下：

杜文心 沈慈雅 李昀临 朱钰珊 银祈

以上五位读者宝宝收到书了吗？

若是有意愿的话，欢迎来信告诉我，凌玉静候各位读者宝宝指教。至于 恶魔的女人 系列，下一本写的是连芷瞳，大家一起祈祷我能快些忙完手边的事情，顺利再与大夥儿见面吧！夏季快乐。

万圣节的夜晚，妖魔尽出。

繁华的城市充斥著炫目的霓虹，白昼在这一刻久远得像是隔世前的一抹光亮，这个夜晚黑暗得如此堕落、美丽。

台北城的深夜，各色霓虹成为冰冷酒汁里的倒影，缓缓荡漾著，奢靡而魅惑，像是一场酒醉后迷离的梦境。此时天地都被黑暗充塞了，怎么也想不起白昼的光究竟是如何的温暖。

东区某个巷道，不同于深夜城市的宁静，反而喧嚣而热闹，几间风格特异的酒吧与餐馆林立其中，俨然是座夜夜笙歌的不夜城。

在万圣节的夜里，巷道里的每间餐馆都在举行化装舞会，各类打扮华丽怪异的人嬉闹调笑，骑士与公主在这个城市现身，天使与恶魔在这一夜被允许共同存在。伴随著嘈杂的音乐，笑声像是香槟杯里的泡沫，不停翻滚著。

一对男女歪歪倒倒的，嬉闹而嘈杂著，凌乱的衣衫上沾染酒渍，装饰用的羽毛面具掉落在地上，翠绿色的孔雀翎在淡蓝色的路灯下纷飞。

倏地，重型机车从夜色中窜出，在路人稀少的路上横行，以极高的速度冲向巷口。身穿黑夜动装的骑士没有分毫迟疑，隐藏在黑色安全帽后的脸庞让人难以窥视，哈雷机车在经过那对酒醉男女时没有减速，只是技术精湛的一偏，惊险的擦身而过，在巷道底那间名为“围城”的餐馆前停了下来。

被机车惊吓的男女在地上摔成一团，半醉的男人愤怒的骂著，勉强站起身来，仗著酒意想在女友面前逞英雄，摇摇晃晃的欲上前理论。

“搞什么鬼，你以为马路是你家开的啊？”他咒骂著，往前走了几步。

庞大的哈雷机车从引擎内发出巨大的咆哮声，仿佛是不容易才愿意臣服的巨兽，几秒钟之后引擎熄了火。黑衣骑士缓慢的下了车，安全帽后的目光沉静而冷漠，不把对方的怒气放在眼里。骑士缓慢的把手套拿了下来，随意披挂在机车上，过度优闲的动作无异是一个挑衅。

骑士的态度更加激怒男人，他怒气腾腾的吼叫著，“他妈的，你哑了是不是？老子在问你话，再不开口的话，我”男人的威胁嘎然而止，目瞪口呆的看著前方。

黑衣骑士拿下安全帽，乌黑的发披散而下，一头黑发在夜色中仍旧有著丝缎般的光泽，衬得那张脸蛋更加欺霜赛雪，弯而细的柳眉下，有著一双深不见底的黑眸，仿佛天地间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了，而那秘密从来无人能够解读。黑眸里带著沉静与傲气，有种气势逼人的美丽。黑发披散在紧身的皮衣上，反而更显出这女人的神秘感。

半醉的男人一时间看得呆了，方才的怒气不知消散到何处。

她缓慢的一笑，未沾唇彩的唇弯成一个轻微的弧度，笑容里有些许的满不在乎与冷漠，甚至还有些许的轻蔑。

只是一个眼神、一个笑容，男人就呆住了，久久无法动弹。

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最睿智果敢的男人，都可能为了这个笑容做出最愚蠢的事情。在如此的笑容下，铁汉化为绕指柔，愿意奉献大半辈子打下来的江山，只求佳人再度一笑。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像是没有注意到男人的失神，或者是她根本没有看在眼里，没有多加流连，她头也不回的走进巷道底那扇绿色的门扉，那间在纷纷流言中有著传奇色彩的“围城”。

推开厚重的门扉，诡异而热烈的气氛迎面而来，暧昧难明的灯光里，流泄著缓慢而煽情的音乐，盛装打扮的男男女女沉醉其中。

东方倾城只是站在门口，冷眼审视著“围城”偌大的前厅里的热闹景象，屋外的灯光在她背后形成淡蓝色的光晕，使得她令人一看就终生难忘的脸庞增添了几分神秘。

“围城”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传奇，成立不过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神秘的经营风格与令人咋舌的高消费标准，都能让人津津乐道。人们的流言耳语不断，始终都绕著“围城”的背景，以及那个不常出现的美貌女负责人打转。这是一个介于合法与不合法的暧昧地带，不少正与邪的协议都在这里达成，负责人提供一个场地，也保证进入“围城”的任何人都能得到保护。

东方倾城站在门口几秒钟，之后缓慢的关上了门，把手中沉重的安全帽交给必恭必敬的服务生，几个认出她的服务生只是礼貌恭敬的点头，并没有上前打扰。

优雅的脚步踏在光亮的地板上没有发出声音，她熟练的走到吧台边，轻松的替自己调了一杯“恶魔之吻”，随后倚靠著木栏，柔软的唇缓缓啜著冰冷而带著苦味的酒，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仿佛清澈的一泓清水，却也复杂难测，审视的眼神沿著杯缘端详眼前的景况。

“围城”今晚正在举办著化妆舞会，人们奢华的享受著美酒，每个人的面孔掩盖在华丽的面具之后。身分上有了掩饰，加上酒精的催化，人们的行为与动作放肆而狂野。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在舞池里扭动，她脸上戴著暗红色的面具，曼妙的身段吸引了许多男人的目光，人们围著她鼓噪，强烈的节奏一声强过一声，她愈舞愈急，层层裙纱在修长的美腿旁飞舞。

之后，红衣女一个优雅的旋转，在众人的赞叹声中，倒进一个黑衣男人的怀抱里。也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她的投怀送抱撞翻了他手中的酒杯，让他不得不空出手来接住她。而她脸上的面具也因为旋转得太过急促，在投入他怀抱时，与酒杯一同落地。

红衣的女人是美貌的，而她也正自信于自己的美貌，企图勾引这个她看上眼的男人。

那个黑衣男人只是礼貌性的扶助她，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甚至连任何惊艳的反应都没有。红衣女有些气结与纳闷，在男人的胸前仰起头来，不死心的想探询对方的心思，却在看见那张戴著银色面具的脸庞之后，狠狠而迅速的退开，一张俏脸有些苍白。

东方倾城远远的看著这一幕，因为红衣女的反应而有些好奇了。经营“围城”的时日里，她常见到这个美貌的红衣女，倚靠著美貌，在许多有权有势的男人间周旋，也很有几分胆量，怎么只是一个眼神上的接触，就让她如此退却？

倾城的注意力落到那个黑衣男人的身上。

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身上是午夜天空般的黑暗，黑色的披风覆盖垂落到他宽阔厚实的背上。他戴著银色的面具遮盖了大部分的脸庞，只露出线条性感的男性薄唇，以及有力的下巴。暴露在灯光下的手指黝黑而优雅，令人不由自主的去猜测，这男人其他地方的肤色是否也如出

一辙？

男人打扮成“歌剧魅影”里的艾瑞克。他有著神秘的气质，以及无法漠视的逼人气势，像是黑夜里的帝王，在这个妖魔尽出的夜晚，悄悄的来到此处参加狂欢。但他只是傲然的俯视一切，却不参与。这世上的一切欢乐仿佛与他绝缘。

她偏著头，允许自己打量这个神秘的男人，努力在记忆里搜寻，不知是否见过这个男人。

她的唇仍旧吮著酒杯的边缘，些许细碎的冰块滑进了她的口中，就在同一瞬间，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会。

蓦然，东方倾城只觉得全身一阵冰冷，她不知道那冰冷的感觉是来自于陡然间吞下的碎冰，或是那冰绿色的眼睛。

她终于知道为什么红衣女会飞快的逃走。从她站著的方向，只能看见面具之后一只冰绿色的眸子，散发著冷冽的光芒，锐利出暗而深不可测，任何人直觉的就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男人，无法直视那视线，就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落荒而逃。

两人在打量著彼此，男人端起一杯酒饮尽，目光却仍旧徘徊在倾城身上。未了，薄唇勾起一个浅笑，银色面具之后的冰绿色眼眸闪动著奇异的光亮，有几分挑衅的意味。他黝黑的手掌沉稳厚实，缓慢把空了的酒杯放进侍者的托盘中。

他对著角落的倾城点点头，嘴角里的笑意更浓，也更加诡谲难测。

倾城不悦的皱起眉头，无法克制心中那阵突然翻搅而出的不祥预感。寒意与碎冰一同滑进她的身子，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散布至四肢百骸，口中品尝的“恶魔之吻”，与他那双眼睛比较，蓦然也显得索然无味。

碎冰在琥珀色的酒里融化，寒意渗透了酒杯，在四周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犹如泪滴。

在眼光交错时，她甚至以为自己见到了恶魔本人。

几对男女经过她面前，遮挡了她的视线。虽然只是短短的数秒钟时间，但是等到妨碍的人消失时，她也失去了那个黑夜男人的踪影。她有些诧异，不由自主的寻找他，一向锐利的目光却再难找到那个恶魔般的神秘男人。

领班安静的来到她身边，低垂著头，若有所指的说道：“猎物已经进网了。”晦暗的灯光下，仍旧可见领班矫捷如豹的身手，显然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她慢慢的点头，举步往专辟的密室走去。四周的人们依旧狂欢，没有发现暗藏的危机，几个惊艳于她的美貌、妄想上前搭讪的酒客，一一都被服务生挡了驾。当她走进幽暗的长廊，与喧闹的舞会气氛渐行渐远，在长廊的门掩上之前那一瞬间，她忍不住的又回眸搜寻了一眼。

在她看不见的暗处，那冰绿色的视线仍在窥探著。

密室构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隔了许许多多道的厚墙，隐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小房间之内，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内部是最高科技的监视与监听装置。要构筑得如此隐密，是因为这么一间餐馆里实在不应该出现这么一间拥有高度监视系统的房间，明显的侵犯了客人的隐私。

“围城”是以隐密为号召的，众多的黑市交易愿意在此进行，或者是项上人头价值惊人的国际头号要犯敢出现在此，就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一个隐密的场合，使得店内的所有人性命无虞。

不过，那只是对外所宣称的特色，“围城”真正的成立旨意，只有那位神秘的美貌女负责人知晓。

她从小就熟悉这个光明与黑暗征战不休的战场，摸熟了那些恐怖组织的心态。她成立了“围城”，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疏通关节，在这个城市里提供一个隐密与安全的地方，让那些只能在黑暗里流窜的势力找寻到一个港湾。

犹如为了猎捕昆虫，就必须开放鲜艳花朵的植物。她清楚的明了，要捕捉顶级的猎物，就必须先建造一个华丽的牢笼，让那些猎物自愿往牢笼里面走来。只要猎物走进牢笼里，要不要将牢门上锁，取决权就全在她手上了。

她是东方旭的女儿，父亲被人称为“商业帝王”，有著难以计数的资产与财富，甚至还拥有一个名为“鬼魂”的地下组织，与官方成为台湾两股反恐怖组织的力量。她熟悉父亲的理念，也继承了那嫉恶如仇的性格，近年来除了承继东方集团的工作，更参与了“鬼魂”的运作。

“围城”只是她的一个诱饵，目的是为了诱出那些恐怖组织里的主要成员们。她看不上那些小角色，擒贼必须先擒王，这个道理千古不变。

密室的门打开了，泄漏进一丝银色的流光。披散著黑发的女人走进来，沉稳的脚步踏在地

上竟然也无声无息，像极了一头收敛起爪子的优雅动物。

“我的客人到了吗？”倾城走进密室，对著监控系统前的人问道，熟练的接起耳机。

“刚到不久，卡瑞洛还在等他的情妇。”一个服务生打扮的人恭敬的站在一旁。

倾城似笑非笑的勾起嘴角，缓慢的坐到密室中唯一的皮椅上。“堂堂一个闻名国际、各国政府视为眼中钉的大毒梟，到台湾来看情妇，因而失风被捕，这传出去可是一桩江湖笑话。”她看著手边的资料。照片中的年轻女子眉目如画，神态中甚至带著些许忧郁，难以想像这么一位女子有什么能耐让权倾一世的毒梟如此痴迷。

“自古以来，美女对于男人的影响总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古今中外不论是一代英雄或是一代梟雄，栽在女人手上的例子不计其数。”领班简单的说，沉稳的走进密室，视线由照片上游移到倾城沉思的容貌上。

皮椅上美貌绝伦的女子没有开口，仍旧凝视著照片，她的手指无意识的滑过皮椅边缘的光滑皮革，陷入自己的思索中。一个拥有震天权势的男人，为何会甘心为一个女人涉险？东方倾城无法明白。

“通知‘鬼魂’的总部，要他们待命逮这条大鱼。”她简单的下令，视线转回萤幕，在人群中认出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毒梟。高大的白种男人沉默的灌著酒，静默的等待情妇的到来，有著拉丁血统的五官没有任何表情。

服务生点点头，退了下去。原本跟著倾城进密室的领班，低头拿过一个酒杯，无声的透过仪器检测上面的指纹，之后默默将分析的资料交给倾城。

“那个人到底是谁？”她没有回头，示意领班介绍。

“那人是卡瑞洛带来的，看卡瑞洛及一些属下对他的态度，来头似乎也不小。”

文件上有好几栏是空白的，代表酒杯上的指纹无法分析，没有办法辨认这个黑夜男人的来历。倾城微微蹙起眉头，将文件放置在前方的仪表板上。

是那个男人有计画的在指纹上动了手脚，还是电脑里没有他的资料？

她开始觉得不安了，与生俱来的直觉在血液里吼叫著，提醒她某些危机已然接近，那种翻腾却又理不出头绪的氛围令她难受。从接触到那冰绿色的视线，她就隐约的感到什么诡异的气氛。那人没有任何行动，就只是静静的站在一角，冷眼看著喧闹的舞会，但冰冷的气息就彷彿弥漫了整间“围城”。

他不是普通人，那种隐藏在黑暗中的威胁，犹如那双隐藏在银色面具之后的冰绿色眼眸，不停的在向四周宣告：小颯这个男人，将会招来祸害。

“先通知总部，将卡瑞洛身边所有人员，甚至是最近相往甚密的国际罪犯资料调出，先查出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双手撑著仪表板，视线在墙上无数个萤幕里搜寻，却怎么也见不著那个黑衣男人。

倾城的手无意识的抓住指下的文件，雪白的纸张被揉成一团，上面的字迹变得模糊了。

门开了又关，虽然没有声息，但是密室里的光线因为门的开关而改变，领班悄然的走了出去。

倾城紧闭著眼，深深吸了一口气，要自己镇定下来。她太习惯于所有的事情都在掌握之内，一旦超出了掌控，她直觉的总会有些慌乱。今晚真的有些诡异，除了猎捕国际毒梟的兴奋，还有某种焦躁潜伏在平静之下，令她全身不对劲。

有些危机逼近了，像是暗处里某头野兽的喘息，还能见到那型态，却能感觉到饥渴探视的眼光，等待著在某刻往前一扑，迅雷不及掩耳的啃噬猎物。

冰绿色的视线.....

想得太过出神，直到手中的文件发出清脆的噪音时，她才回过神来。倾城用力的咬咬下唇，要自己专心于眼前的行动。她松开手，让指间的纸张落在地上，深幽的黑眸里波澜不兴，先前的不安彷彿不曾存在。

萤幕上开始有骚动了，卡瑞洛所属的那间包厢走进了一个素色衣裾的年轻女子。高大的国际毒梟缓慢的站起身来，包厢内的气氛凝滞著，两人的目光无言的接触。原本严酷的表情有了一丝的软化，他伸手拉过那个神态忧郁的美丽女子，旁若无人的吻上她，在她的唇烙上他的印记。女郎眉宇间带著淡淡的愁容，她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任由那个恶名与盛名兼具的毒梟拥抱著。

之后，突然之间，整个萤幕陡然间成为一片黑暗，就连仪表板上的灯光也瞬间熄灭。

停电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围城”之内自有备用电力，即使整座台北城的灯都灭了，“围城”仍旧会在一片黑暗中灯火通明。备用电力即刻启动了，整间密室陷入黑暗中只是极为短暂的事。

然而，在黑暗全然笼罩的那短暂一刻中，倾城听见了某种压抑的声音。缓慢而规律，就像是某个人的呼吸

密室里还有其他的人！

东方倾城惊讶的知觉到这一点，火速的想转过身来。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双铁条般坚硬牢固的男性手臂紧紧的环抱住她纤细的腰，炙热的体温透过衣衫传来，熨烫着她的背。

“为我唱首歌如何？我的克丽丝汀。”低沉醇厚的男性嗓音在她头顶响起，优闲的念着“歌剧魅影”中的台词。那声音礼貌而优闲，甚至还带著些许调侃。

她直觉的企图挣扎，从小训练出来的身手一向无往不利，却在此刻受困于这个男人双臂圈成的世界，施展不出半点能耐。

外头传来人们畅饮欢乐的声音，而密室里就只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声。她的紊乱，而他的却规律而绵密，仿佛囚禁她的动作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

灯光恢复正常，仪器也开始运作，她先分神看了一眼萤幕中的卡瑞洛，接著仰起头，迎视那道冰绿色的视线。瞬间，那股冰冷的感觉又窜过她全身，方才不祥的预感在此刻得到了印证。

“你到底是谁？”她咬著唇，能感觉牙齿咬破了柔软的唇瓣，些许腥甜的血液弥漫在口腔中。

“一个在夜里游荡的魅影。”他简单的说，气息喷洒在她的长发上。

仪器的灯光投射在黑衣男人的银色面具上，衬著他嘴角的那丝微笑，更显得诡异莫名。

他的声音是这么接近，太接近了，倾城几乎因为不知名的情绪而痉挛。她不顾一切的只想逃开，妄想要摆脱他的掌握，多年的训练与直觉在她心间爆发，她挣扎的模样就像是地狱的撒旦对她伸出了魔爪。

以惊人的速度与犀利的反射动作，她以专家的敏捷动作扭身出手。激烈的挣脱了那双手臂，旋身快速的踢向那人的小腹，手也准确的往对方颈间劈下，企图在最快的时间内摆平这个危险人物。

只是，对方的身手比她更快，两下就避开了她的攻击，她的攻击只打掉了他脸上的银色面具。

那银色的面具是薄薄的磁所制成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品，在掉落地面的那一瞬间，破碎成千万片。

他优雅的躲开攻击，嘴角仍旧带著那抹笑容，仿佛她只是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猫儿。他闪身到一旁，随即不浪费时间的拦腰给了倾城一拳，那一拳的力道不至于伤了她，却有效的制止了她的行动。

剧烈的疼痛在腰间爆发，有好半晌，倾城只能够弯著腰不停喘气。疼痛让她头昏眼花，险些昏过去。她猛吸几口气，因为战栗而喘息不已，全身的力量都被疼痛吸取。

“不要再挣扎，那只会弄伤你自己。”他的口气轻松，低沉的男性嗓音在斗室内显得格外亲密，像是情人之间的低语。

倾城往上看著这个男人，终于一窥他的全部面貌。那是一张俊美得令神嫉妒的面容，邪恶的优雅自有其令人迷醉的特质，他的神态里有著恶魔堕落之美。黝黑的皮肤与凌乱的黑发，衬托著完好的左眼里深幽神秘的冰绿色，而他的右眼则带著黑色的眼罩。没有了那张银色面具，他看起来更像是从地狱里窜出的恶魔本人，带著魔性的魅力在黑暗里夺人心魄。

两人的身体此刻是全然相贴的，她的手腕与纤细的腰都被抓住，整个身体完全受制于他，熨烫著他炙热的体温，感受到这个男人全身蓄势待发的威胁。他紧紧的抱住她。

倾城的皮衣因为方才的挣扎而撕裂些许，露出肩部乳白色的肌肤，以及部分雪白的胸脯。他举起空著的那只手，缓慢的拉起破碎的布料遮掩住她的身子，视线始终与她交缠。

倾城瞪大眼睛，控制著自己不要发抖。她认出这个男人了，如此俊美邪恶的特质，让人见过一眼就难以忘怀，她曾经在父亲所搜集的高级罪犯资料中见过这个男人的面貌与资料。

“雷厉风。‘暗夜’的高层管理者。”她喃喃的说道，无法移开自己的眼睛。

恐惧在血液里逐渐累积，成为一种难以分辨的情绪。黑暗里，那道冰绿色的视线如此接近，男性的体温熨烫著她的身躯，紧紧的依靠著，像是两股从此刻起就注定交缠的绳索，难分难离。

在这个万圣节的夜里，她成为恶魔的俘虏。

幽暗的空间里，仪器上的光影闪动着，仿佛应和着东方倾城的心跳，一声急过一声。

雷厉风挑起浓眉，有著不知名异国血统的脸庞看起来十分赏心悦目。“我该为你马上认出我的身分而感到自豪吗？”他愉快的说，居高临下的俯视她，冰绿色的审视眼光里，有著毫不隐藏的纯男性欣赏。

那种眼光让倾城更觉得羞辱，她不顾一切的挣扎，却只招来更多的疼痛，腰间的手臂就像是铁条，毫不留情的掌握住她的行动。

“不要想逃走，除非我愿意，否则到我手上的猎物从没有逃走的纪录，更何况你是我见过最美丽而珍贵的猎物。”他带著笑意低下头，有意无意的呼吸著她身上淡淡的香气，彷彿享受著她挣扎的无助模样。“想一想，东方旭最疼爱的女儿，‘鬼魂’的公主。那些多年来被你与你父亲追得没地方躲的恐怖组织们，要是知道你落入了我的手上，铁定会疯狂的向我开价，在你身上报复这些年来你父亲与兄长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招待’。”

倾城紧咬著唇，依旧凝视著他的脸。她无法将视线移开，连自己都难以解释，此刻的视线交缠是因为不肯认输，或是被那张有著邪恶气质的脸庞迷住了。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她企图隐瞒，想要装糊涂，用以争取时间。

雷厉风微微一笑，更加靠近倾城，冰绿色的眸子深幽却冰冷，隐含著欣赏与某种冷酷的情绪。“还需要我解释吗？你的父亲东方旭多年来号称‘商业帝王’，在台面上不断扩建他的企业王朝；而台面下，他为了维护台湾的安定，成立了‘鬼魂’组织，招揽各界优秀菁英，专找非法组织的麻烦。近几年来，‘鬼魂’交由你兄长东方灭明负责，而企业王朝的接班人则是你东方倾城。”他愈靠愈近，像是把猎物逼到角落的猛兽。

倾城没有挣扎，她知道雷厉风虽然语气温和，但是眼眸里的冷酷仍旧难以抹去。她听过太多关于他的传吉，雷厉风是个为了完成计画，能够轻易杀人的魔鬼。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所有人只是传说著他所创造出来的传奇；一个没没无闻的混血男人，在十多年之内，成为了东南亚最大恐怖组织“暗夜”的高层领导者之一。

他是一个彻底的恶魔，一个见过地狱，而更企图将这人间化为炼狱的魔鬼。

她强迫自己维持镇定，冷冷的微笑。“需要我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吗？”她的心思飞快运转，焦急的想著要如何脱困。

雷厉风短促的一笑。“我该说你勇敢，还是说你不知死活？”他偏著头，分神看了一眼萤幕中的动静。

“不如说是家传的黑色幽默。”她轻松的说著，语音方落，手中已经多了一条极细的银丝，准确的朝雷厉风颈项套去。

他没有料到倾城还能反抗，躲避不及间颈子已被她牢牢系住。银丝是用纯银打造的，延展性极强，柔软却难以截断，转瞬间已经勒紧咽喉，使得他难以呼吸。

倾城迅速的一翻身，修长灵活的身子翻过雷厉风的上方，轻巧的落在他身后的沙发上。她用上全身的力气，丝毫不敢松懈的勒紧银丝。她清楚这个男人有多危险，如今能取得些许上风，全靠她的运气，但要是真的硬拚起来，她仍旧不是他的对手。没有选择的，她必须先勒昏雷厉风，把他的危险性减到最低。

“敢到我的地方来撒野，雷先生，您也未免太大胆了些。”她平静的说道，缓慢的收紧银丝。

银丝深深的陷进她的掌心中，划破了雪白的肌肤，血液缓缓随著银丝流淌。

雷厉风只是笑著，甚至没有行动。“早听过不少人提起，东方旭最锺爱的女儿不但身手不凡，狡滑与诡计多端更是令恶人丧胆，多少同业都栽在你的手里。看来一切并非穿凿附会，你的确身手非凡。只是，没有人想得到，原来赫赫有名的‘围城’，也是你所设下的据点。”

“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当然不能放你出去外面嚷嚷。”她咬著牙说道，更加重了手上的劲道，只想著要快快将雷厉风勒昏。

她是输不起的，非要将雷厉风擒下不可，否则一旦恐怖组织的人知晓“围城”的管理者其实是他们的宿敌，那么这个据点从此以后就等于于是报废了，再也没有人会到这儿来交易，要再逮住那些大鱼可会更加难上加难了。

他低沉的笑著，听在她耳里却是恶魔的嘲弄。“这么有自信吗？”

倾城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原本紧紧抓在手里的银丝徒然被绞断，银色的细丝先是发出刺耳的声音，接著弹开绷断，在空气里飞散，她则因为用力过度而整个人往后飞去，狼狈的撞上仪器。

下一瞬间，她的身体再度被厚实的男性手掌拎起，像是一只无力抵抗的猫儿，已经被剪去

了具有威胁性的爪子。

空气里弥漫著危险，倾城可以闻到他身上的烟草味，以及醇酒的香气。银丝还有些许缠绕在她的手上，伤口渗出血珠，不停的滴落在地板上，染红了柔软的地毯。

“我说过，挣扎只会使得你自己受伤。”他低沉的声音在黑暗里更显得亲密，只是这么温和的声音也缓和不了他眼睛里的冷酷。在这一刻里，倾城心里明白，若是自己再反抗，雷厉风极可能毫不留情的杀了她。

刚刚的格斗使得他原本梳得服帖的黑发凌乱了，加强了那种危险的气氛。黑色的眼罩掉落一旁，露出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一道淡白色的伤痕从眉骨斜斜画到脸颊，破坏了俊美的脸庞，也使得他失去一只眼睛。

雷厉风举起一只手，黝黑的脸上只有高深莫测的表情。缓慢的，他举起手，拉掉倾城手中的银丝，指间闪过一丝光芒。“像我这种职业的人，不可能没有自保的措施。尤其是我早已知道今晚的猎物是你，又怎么会两手空空的前来呢？”他将手中的钻戒举到她眼前，沉稳的开口，原本优闲的气氛已经消失。

那颗钻戒切割得很特别，白金镶座上六角型的钻石有著锐利的切边。钻石是世界上最锐利的东西，而雷厉风则将这枚钻戒制作成一把隐密而小巧的钻石刀，成为最贴身而隐密的武器，也难怪他能够轻易的绞断倾城手中的银线。

她逐渐觉得头皮发麻，整个身躯宛如落入冰窖般寒冷。原先的预感并没有出错，的确有一个可怕的危机在等著她，而且看看目前的情势，她完全没有把握能够全身而退。毕竟如今她所面对的，是恶名昭彰的雷厉风，这个男人太过狡诈，数年来有不少人妄想要逮住他，却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遭到他无情的嘲弄。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冷汗缓缓的滑过背脊，已经浸湿了衣衫。

他扭曲嘴角，露出一个冷冷的微笑。“我今晚的目的跟你一样。狩猎。只是你的猎物是卡瑞洛，而我的猎物则是你。中国有一句古老谚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是吗？”

“不。”她颤抖著唇吐出这个字。

她不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身为名人的女儿，加上父亲与兄长都是“好管闲事”的性格，在外树立了无数的敌人，她一向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遭到绑架。只是她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胆敢闯进她的地盘，轻松的就将她绑架到手。

“只怕木已成舟，由不得你说不了。”他简单的说，口气十分礼貌。“‘暗夜’已经被你们东方家的人破坏过太多交易，小姐，这已经是极限了，我的合夥人一致决议通过，必须请你到我那里作客，之后再好好与你父亲讨论讨论。”

倾城瞪大了眼睛，凌厉的一踢，修长的腿却被他牢牢的握在手中。“现在就放开我，不然我会杀了你。”她咬牙切齿的说道，黑眸里冒著愤怒的火焰。

“怨难从命。”雷厉风说道，男性的视线从抓在手中的脚踝，缓慢的看向修长柔软的腿肢，冰绿色的眼光里燃烧出些许火炬。

他先褪去了她脚上柔软的羊皮靴子，一次一只，动作缓慢而别有深意。在他行动的这段期间，两人的视线始终交缠著，仿佛是一场意志的竞赛，没有人愿意输去这场战役，敌意与更深的情绪在眼神里流动著。

失去鞋子的双脚有些冰凉，但比不上倾城心头所感到的寒意。她必须要用尽意志，才能够保持自己的镇定。她太清楚雷厉风有多危险，相对的，她也知道自己眼前的处境有多么艰难。

突然间毫无预警的，他伸出手握住倾城的领口，男性的薄唇弯成一个充满邪气的微笑。

在她还没来得及反应的瞬间，他俐落的撕破她的衣衫，一下于撕到了腰部，之后撕扯扬弃，布料掉落在两人的脚边。

从来没有遭受过这种羞辱，倾城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凌乱的长发只能稍微遮掩雪白的颈子与肩膀，赤裸的肌肤以及粉红色的蓓蕾都在他的视线之下。她无法制止的颤抖，修长美丽的身子有如秋风中的落叶，黑色的发一络又一络的纷纷落下，与欺霜赛雪的肌肤形成强烈对比。

愤怒已经凌驾了恐惧，她与生俱来的骄傲使得恐惧的情绪逐渐淡去。她仰起头，毫不畏惧的看著眼前这个掌控她生死的男人。

“我劝你现在就杀了我。”她冷冷的说道。

雷厉风的视线几乎离不开倾城那精雕细琢的身子，他见过太多的女人，却从不曾见过像眼前这般美丽与骄傲并存的女子。他的视线仿佛被限制在她的身上、她的眼眸里。那双眼里的骄傲迷住了他，如此清亮而坚决，就像是她从不知什么叫做迷惑。

“我还会杀你，你对我而言还有用处。”他伸出手，握住她细腰间的皮带。两人的眼眸

都专注在彼此的表情上，没有人愿意示弱。

嘶地又是一声，他扯断了皮带，顺带也撕开了她身上所有的衣物。此刻的她完全赤身裸体，不著片缕的站在他面前，除了眼中的骄傲，没有其他的武器。那修长莹白的身子，在幽暗的密室里，有如落入黑暗恶魔手中的无辜祭品。

而恶魔，正在审视著今夜的祭品。他冰绿色的视线太过冷冽，令她不由自主的感到浓浓的寒意。

“我不会屈服的。现在就杀了我，不然就等著我杀你。”她咬著牙嘶声说道。她要费尽力气，才能克制身体不再继续剧烈颤抖。

就算她多么的冷静，基于女人的直觉与恐惧，她心里也有所顾忌。在他撕去那些衣物时，同时也剥夺了她的尊严，使得她褪去所有的自尊与自傲，只能以女人最原始的面貌面对他。

她一直知道父亲与兄长，甚至是她自己树敌过多，那些恐怖分子一旦找上门来，要面对的就是最可怕的恶梦。只是，她总是太过骄傲，没有想到这世上真的有人能够动得了她，能够把她逼迫到如此危险的境地。

这么邪恶的男人，是否会以最原始的方式伤害她？轻易的毁弃她的一切自尊，如同毁弃她身上的衣衫。她胆战心惊的揣测，不知他是否会强暴她？

雷厉风轻笑一声，嘴角半勾，端起她的下巴，炙热的气息吹拂在她的面颊上。“别误会，更别期待。我们现在没有那个时间可以深入了解，替你脱掉那些衣服，是为了预防你再变出什么小玩意。”他对于东方倾城的骄傲印象深刻，这个传奇性的女子果然名不虚传，同时具有美貌与不愿屈服的骄傲。

“需要防我防到这种地步吗？”她冷笑著，在他的面前毫不掩饰赤裸，骄傲的看著他。她紧盯著那冰绿色的眸子，以为看进了地狱的最深处，那属于恶魔的眼眸，锁住了整个地狱里的翻腾火炬。

“凡是混我们这一行的都听过东方家的伟大事迹，我可不愿意冒险。”他微笑著说，黝黑的大手不知从何处摸出一根银针。“东方小姐，‘暗夜’恭请你去作客一些时日。”在微笑的同时，那银针毫不留情的往倾城颈间戳刺下去。

她只感到如蜂儿刺伤般的轻微疼痛，接著很短的时间内，眼前的一切就全然变得黑暗。她的身子无助的软倒，赤裸的身躯倒进一个温暖宽阔的胸膛，最后的记忆只剩那一只燃烧著地狱火焰的冰绿色眸子。

雷厉风明白的知道，猎捕了东方倾城之后，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台湾，否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所以他通知此次前来的夥伴卡瑞洛，即刻搭乘飞机离开。

台湾是东方家的地盘，这十多年来，这块地处太平洋枢纽的小岛没有被恐怖组织染指，全是因为东方家的势力在地下暗暗支撑著。

而如今东方家的第二代继承人正紧闭著双眸，昏迷不醒的躺在他的身边。

飞机正在起飞，引起小幅度的震动，他解开腰间的安全带，伸手抱住昏迷中的倾城。毛毯滑开了，她美丽的身躯再次落入他的眼底。雪白无瑕的肌肤，乌黑的发丝，以及她胸前完美浑圆上的粉红色花蕾，柔软的身段在深色的毛毯下展露无遗……

她是最珍贵的猎物，不能受到任何伤害。

赤裸的娇躯包埋在毛毯里，只露出一张没有上妆的脸蛋。黑色的发丝凌乱，有些遮掩了那出色的容貌，素净的脸庞因为麻醉药而有些苍白。浅浅的呼吸不太安稳，修长的四肢偶尔挣扎翻动，似乎连梦里都知道自己身陷敌营，正在愁思著脱困的计画。

她真的很美，美得让人一见就终生难忘。除却与生俱来的美貌，她还有著难以忽视的骄傲眼神，那么的清澈与明亮，没有沾染上一丝邪恶。即使面对恶名昭彰的恶徒，她的眼眸里不曾流露出惧怕。

他的手不自觉落在她脸上，探测她的温度。他曾经见过她的照片无数次，听过她的传闻，旁人们传说著她的种种事迹，却忘了传颂她那双无所畏惧、无所迟疑的眼睛。

这一生中见过太多的人，穷途末路的罪犯、投机取巧的商人、涂炭生灵的毒枭，他见过那些人眼中的贪婪、狡诈，甚至于无限的杀机。从不曾在任何人的眼里看到那么坚决的骄傲与正义凛然，在看著他时，还有著深痛恶绝的鄙夷。他有些好奇了，在那双眼睛之后，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次的行动干得漂亮。”卡瑞洛走到他身边，缓慢的坐下。

“全拜你所赐，她的注意力全放在你身上，一时分神才让我有机可趁。”雷厉风抬起头来，转头望向窗外深不可测的黑暗夜空。

卡瑞洛轻笑一声。“不用那么自谦，我不是不清楚你的能力。能够通过‘围城’的重重关卡，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东方旭的掌上明珠给偷出来，这种手脚不是旁人能够比得上的。”他探头看了一眼昏迷中的东方倾城，眼神变得冷硬。“真难想像，只是这么一个年轻的女人，就能把‘暗夜’搞得天翻地覆，连续毁了我们几个大案子。”

东方家与各恐怖组织对立长达十多年，最近两方的角力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暗夜”这个组织，近来数个大计画无一幸免的被破坏，连雷厉风都曾经在台湾吃过苦头，追根究柢起来，完全都是东方家在幕后搞鬼。

没有人敢质疑雷厉风的能力，他在短短十年内成为“暗夜”最年轻的高层领导者，甚至被现任的责任者点名为继承人。当他都惨遭滑铁卢时，“暗夜”决定不再坐以待毙，派出雷厉风到台湾来绑架了东方倾城。他们计画谈判，而东方倾城将是最好的筹码。

“别小看她。”雷厉风微微冷笑著。颈间的伤口还在刺痛著，清楚的提醒他，东方倾城不是个徒有外貌的花瓶。

“我没那么笨。胆敢小看她的恐怖分子，现在不是去见了阎王，就是蹲在苦窑里数馒头，等著判罪定讞。”能够成为美国政府眼中的头号毒梟，控制泰半的国际毒品市场多年，卡瑞洛的判断力自然不差。

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子走了过来，眉宇间有些忧虑。连芷瞳低著头，看著仍然昏迷不醒的倾城。“在飞机到达瓦雷斯之前，把她交给我照顾。”她鼓起勇气说道。

卡瑞洛扶起她的下巴，蓝眸在她脸上审视。义大利血统的深刻五官不再那么严酷，他只有在看著她时才会如此，过去的岁月里，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如她这般的彻底的影响了他。在旁人面前，他是恶贯满盈的国际毒梟，然而在连芷瞳面前，他却连最基本的理智都忘却了。他对这种认知感到不悦。

“为什么对她格外关心？”他问。

连芷瞳撇开头，避开了那双大手的触摸，完美的掩饰了恐惧。“我担心你们对她的意图。”她清楚的知道卡瑞洛以及雷厉风的身分，了解这两个男人都是顶级的罪犯。

芷瞳曾经见过雷厉风几次，只知道他比卡瑞洛年轻，也比卡瑞洛更为深沉内敛。他时常谈笑风生，对待女人温柔体贴，甚至可以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朋友，但是冰绿色的眼里始终有著令人惧怕的黑暗。那些笑容都是浮面的，他的心里有著巨大的黑暗。

“她是一个用来与东方旭谈判的筹码。”雷厉风缓慢的说道，将怀里的女子放下。“我们不会愚笨到去伤害手中的人质。”

“但若是谈判失败呢？她对你们而言就全然没有价值了。”基于对于东方倾城的关心，芷瞳鼓起勇气说道。心里有个微小的声音告诉她，这个女人十分重要，她必须尽力去保护。她清亮的眼眸担心的看著倾城。

“把她带回瓦雷斯，等于是将羊儿带进饿狼之中。”

卡瑞洛冷笑一声。“要替她求情吗？我是否该提醒一下，你的处境也不会比她好到哪里去？”他无情的说，看见她脆弱的双肩因为他的话而瑟缩一下。

芷瞳听出他话语中的警告，而她选择漠视那个警告，仍旧质问著雷厉风，“别否认，整件行动中我也是个重要的饵。若不是因为东方倾城把注意力摆放在我与卡瑞洛身上，你也不可能轻易的猎捕到她。推论起来，我也必须为她的被逮而负上一些责任。”

“我已经保证不会伤害她。”雷厉风说道。

“那并不能保证她不受到其他人的侵害。”连芷瞳替倾城拉拢毛毯，因为与雷厉风的对峙，手儿有些发抖。她知道无权要求，但是却又忍不住。“有时候，要保护羊儿，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托付给狼群之中最凶猛的一员，让其他的饿狼无法染指。我要你将她纳入你的保护之下，不能让其他人动她。”在绝境中，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最糟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委身于强者，她明白这个千古不变的原则。

连芷瞳直视著雷厉风。“我希望她能够安全，只因为不想多背负罪恶感。看在我对这次行动也有功劳的份上，答应我。”

彷彿永恒之后，雷厉风才缓慢的点了头。“我尽力就是。”

芷瞳避开卡瑞洛锐利而无声责怪的视线，她知道等独处时，她必须为此刻的要求付出可观的代价。只是，此时她心里只惦记著倾城的安全。她微微一笑，那笑意却没有到达忧虑的眼眸。“你一定会的。最优秀的猎人总会保护好自己的猎物。”

在梦境里，她被冰绿色的视线纠缠著。

倾城睡得极不安稳，长年训练出来的直觉让她无法安眠。在身旁潜伏的危机使得她如坐针

毡，几个说不上内容的杂梦之间，她挣扎著醒过来。

醒来的那一瞬间，映入眼中的是一张清秀的脸庞，眉目如画般美丽，正低垂著头，有些忧虑的看著她。年轻女人的手上拿著湿毛巾，因为她的突然醒过来而惊讶著，温润的红唇微张。

倾城认出眼前的美貌女子是卡瑞洛的情妇，她的手下不久前才将连芷瞳的一切资料交予她过目。她看著连芷瞳几秒钟，终于承受不住那阵昏眩，再度闭上了眼睛。

“这里是哪里？”刚刚的匆忙一瞥，已经足以让她快速的观察过身旁的环境。她的声音因为长时间的昏迷而粗哑著。雷厉风对她所下的不知名药物，大概也麻痹了她的舌头。

她正躺在一张巨大的木床上，米色的布幔飘荡在床柱的四周。整个房间宽阔而设计简单，灰色的石墙是不平滑的花岗岩，看起来巨大而沉重，所有的家具看来都豪华而古老。以房间的设计看来，她猜测自己正身处某个欧洲古堡中。

连芷瞳把毛巾放在她额头上。“这里是瓦雷斯，‘暗夜’的管理中心。”她轻声说道，转身去端了杯冰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早醒过来，雷厉风跟我提过，他最后一次所下的剂量大概会让你睡到明天早上。”

倾城的身体僵硬了，惊慌在血液中翻涌，她能感觉冷汗流下背脊。

瓦雷斯是传说中的“暗夜”总部，数年来各界无所不用其极的找寻瓦雷斯的所在，找遍了七大洋，却从来没有人能够探寻这个罪恶渊藪的正确地点。大略只知道瓦雷斯是一个世界顶极恶人们群聚的海岛，能够踏上瓦雷斯的人，多数都是名声显赫的恶徒。

而她，如今正身处在敌人的地盘上，不但手无寸铁，就连衣衫都被全部褪去。雷厉风果然心思缜密，轻易的就猜出她身上密藏著武器与精密的通讯仪器，在第一时间就剪掉她的羽翼，让她全然的孤立无援。

冰凉的水晶杯沾著她的唇，她再度睁开眼睛。“原来，真正被狩猎的人是我。我没有料到你竟是他们的内应，轻易的就混淆了我的侦办方向。”她看著眼前这个外表令人迷恋，看来全然无害的连芷瞳。

芷瞳的眼眸里流露出痛楚，她很快的转身，用以掩饰倾城的指控带来的伤害。“我不是什么内应，我也是在被带出‘围城’之后，才知道今晚的会面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她再度拿起毛巾，放进描花搪瓷的脸盆中，让飘荡著花瓣的清水沾湿毛巾。“我本来以为雷厉风一起跟到台湾是为了掩护卡瑞洛，却没有想到他也另有目标。”

倾城在心中衡量著是否该相信她。“你事前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我已经三年不曾跟他们接触。”她的手指刺进柔软的掌心，带来一丝的疼痛。“我本来以为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跟‘暗夜’扯上关系。”

“世事难料，就算盖了棺，都有可能再被人挖出来鞭尸，谁料得准会发生什么事情？”倾城说道，深吸了一口气，勉强坐起身子想要下床。

麻醉药还在血液里流窜著，蚕食著她少得可怜的清醒，她感觉有如初生婴儿般的无助，手脚都使不上力气。

“别浪费力气了，你逃不出去的。我三年前就试过从这里逃走，每一次都被逮回来。我们现在正待在城堡内部，在城堡之外，海岛的其余土地是不可知的危险丛林。如果你能够打败那些猛兽，之后也会淹死在海上。”芷瞳看穿了她的意图，静静的说道。“再说，雷厉风算准了你醒来后就会策画逃走，他没有留下任何衣物给你。”

倾城气愤的拿起床上的丝绸薄被，简单的缠绕在身上，遮蔽了优美的曲线。“我不能留在这里坐以待毙。”她在房内走动著，从窗外看出去是广大的森林，更远处则是无垠无涯的蓝色波涛。

“没有人能顺利的从这里逃出去，这个城堡本身就是个庞大的监狱。”芷瞳收拾起毛巾，安静的站起身子。“如果那些人下定决心要做到某件奉情，就会不计代价的去执行；除了夺取利益，他们甚少团结一致，而你就是他们能够得到更大利益的关键，他们会用尽办法囚禁你。”

“他们要利用我来跟我父亲谈判？”倾城挑高秀眉，心里已经有几分的明白。

整个东方家族与恐怖组织抗衡十多年，终于也到了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这几年来的连续行动，的确是把恐怖组织们逼得失去理智，也难怪“暗夜”会走这步险棋，派雷厉风到台湾绑架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她的父亲，那个嫉恶如仇的东方旭，会因为女儿的被绑而采取什么行动。

连芷瞳还没来得及回答，沉重的雕花木门被推开，一个美貌的混血女郎站在门口，褐色的眼睛柔和而深不可测。

她缓慢的走了过来，脚踝上系著的银链发出细碎的声音，伴随著她舞蹈似的优雅脚步，有如轻柔的音乐。“已经清醒了吗？”她看向倾城，话语中有著异国的腔调。

倾城敏感地发现连芷瞳的身躯有瞬间的僵硬，这个突然出现的女郎似乎让她十分紧张，原本握在手中的毛巾，因为紧握的关系，水珠纷纷被挤出，沁湿了古堡的石地。

“从你离开台湾到现在不过一个礼拜，真不愧是东方旭的女儿，竟能在短时间内就对麻醉剂产生了抗体，我调的剂量应该能让一般人持续的睡下去。”褐眼女郎轻柔的笑著，她笑起来的样子甜美得令人心折，彷彿她正在说著的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我是奥妃丽雅，欢迎你光临瓦雷斯。”

倾城冷漠的眼神没有改变，长年的直觉没有被麻醉剂破坏，她了解能够为雷厉风调配麻醉剂的女人，必定也是“暗夜”的核心人物之一。“我要跟你们的负责人见面。”她不客气的说道。

“放心，不需要等你要求，他们已经全部聚集在一起，期待你的清醒了。”褐眼女郎甜笑依旧，伸出手引领她。

倾城往前走了几步，却看见连芷瞳在一旁欲言又止。她疑惑的挑起秀眉，看得出对方脸上满布关心与担心的神情。

奥妃丽雅转身带路，先行走向门口，动作优雅而轻盈。“请不要再耽搁下去，所有人正在恭迎大驾。”

“那么连芷瞳呢？”她的视线在两个女人之间移动，评估著能够信任连芷瞳几分。

褐眼女子甜美轻柔的微笑依旧，却加了一丝丝冷淡。“她已经没有价值了，在台湾时她是一个有用途的饵，而在瓦雷斯，她只是一个奴隶。但你不同，东方小姐可是所有人费尽心苦才请到的贵客。”

倾城经过那个低著头的女子时，一把轻薄的利刃滑进她的手里。她直觉的把利刃掩盖在薄被之下，不著痕迹的收起这个突来礼物。

“记得保护你自己。”连芷瞳无声的用唇语说道，澈如秋日深泓的眼眸里有著深深的忧虑。

倾城走出房间时，还看见连芷瞳担心的眼神紧紧跟著她。她心里有些疑问，疑心那些传闻都只是幌子，连芷瞳根本并非卡瑞洛的心爱情妇，而只是一个能引开众人注意力的饵。

门在她身后被关上，拒绝了那双担忧眼睛。

幽暗的石廊彷彿怎么也走不完，倾城跟著奥妃丽雅正穿过长长的走道，往不可测的前方走去，石廊里终年没有阳光照拂，只有墙上零星的几把火炬供以照明。摇晃的光影在墙上跳跃，彷彿是有著不明冤屈的鬼魂，带著难以言喻的诡异。

长而巨大的石廊有如迷宫般，经过几个幽暗而深幽的殿堂，奥妃丽雅停在一扇庞大的石门之前。她回眸看了倾城一眼，嘴角带著难解的微笑，随后郑重的推开石门。

阳光流泄而出，在瞬间只让倾城觉得刺眼。她眯起眼睛，让眼睛适应阳光的亮度，纵然心中克制不了的有些慌乱，长年的训练与天生的骄傲却不许她泄漏一丁点的情绪。她仍旧以最傲然的态度，冷冷的打量眼前的一切。

这个大厅无疑是城堡的中心地带，在她眼前的是宽广得不可思议的厅堂，十二根巨大的石柱撑起有数十公尺高的坚硬高墙，阳光透过彩绘玻璃，加添殿堂中的迷离诡异气氛，空气中飘荡著神秘的焦香。有阳光的地方使人昏眩，阴暗的地方有如古墓般死寂，而光与暗的交替边缘，坐著几个争论不休的男女。殿堂的中央是一处祭坛，而后方是蒙上尘埃的风管钢琴，古老得不知年代。

在听见石门被打开的同时，众人停下争论，不约而同的看向门口。每一道射向东方倾城的眼光都让她联想到邪恶贪婪的饿狼，期待著将她生吞活剥，看著她的血溅湿瓦雷斯。

“我们的贵客终于醒来了吗？”低沉的声音从最前方传来，甚至还带著尖刻的笑意。

“你们这里的床我睡不惯。”倾城缓慢的举步往前走去，无畏的接近那些虎视眈眈的男女。

又一声嘲弄的笑声从祭坛的左方传来，一个中年的白种女人从暗处走出来，瘦削的脸庞透露出阴狠，没有半分属于女人的温柔气质。“等会儿把你换到地牢里去，就连床都没得睡了。”那女人恶毒的看著倾城的表情，似乎恨不得扑过来一口咬断她的脖子。

“你们就这样款待贵客吗？”她走到祭坛前，冷冷的看著所有人。

紧张的气氛弥漫在这个古老的城堡之中，她冷静而骄傲的看著其他人，清亮的眼眸没有波涛。她的态度与她身上简单绑上的薄被形成强烈的对比，她与生俱来的骄傲就是她最有利且唯一的武器。

“我讨厌她的眼睛，跟东方旭一模一样。”金发的年轻男人走上前来，手中还握著一把犀角的长弓。他无礼的捏起倾城的下巴，狂妄而带著残忍的蓝眸紧盯著她，像是看见猎物般异常兴奋。“把她给我，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倾城快速的退开一步，认出眼前这个男人也是几个国家榜上有名的头号通缉犯。他是波兰人葛瑞，称得上是欧洲的毒品大盘商，是内战之后的孤儿，行事狡诈狠毒。曾经有一个卧底的国际刑警在他发现之后，遭到分尸装箱寄回同事面前的下场，葛瑞的歹毒行径早已传遍世界。

“不把她留到东方旭跟我们接触时吗？毕竟那个老家伙可不好对付，我就是一时大意败在他手上，如今落得连台湾都回不去。”脸庞微胖的东方男人用中文说道，口气里有著深深的怨恨。他看著东方倾城，缓慢的微笑。“倒是没想到东方旭能生出这么标致的女儿。”

倾城有片刻的震惊，她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眼前这个男人姓蔡，十多年前还是台湾政商两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因为一场由东方旭揭发的金融弊案而身败名裂，丢下数十亿的债务，他离奇的猝死于警方的监管下。几年下来，始终有人传闻他是使出金蝉脱壳之计诈死，倾城从没有想到她竟能亲眼证实传闻的真实。

环顾祭坛前的几个人，就算再冷静，她也有了些许惊讶。在座的全是世界级的头号罪犯，举凡贩毒、贩卖人口、贩卖军火、金融投机等等，只要能够获取暴利的勾当，这些人不但全都做，而且做得有声有色，成为个中翘楚，使得各国政府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说“暗夜”是统御恶势力的龙头老大，实在不为过。

而她，如今就站在“暗夜”的总部瓦雷斯，面对著那些传闻中一个比一个恐怖的罪犯。

冰绿色的视线隐藏在暗处，但是那巨大的压迫感却依旧存在。从她走进殿堂开始，就潜伏在暗处窥探著，带著审视的态度打量著她。如同在台湾的那个夜晚，那冰绿色的视线让她敏感地寻找著。

雷厉风坐在角落里，静默的打量眼前这个衣衫凌乱的美女。她还是如他印象中那么的骄傲、勇敢，从她脸上一闪而逝的惊讶，看来她已经看出在座几个人的身分，但是那骄傲的态度没有改变。他猜测著，就算是面对恶魔本人，她也仍旧骄傲如常。

她的骄傲来自于与生俱来的那股对于正义的执著吗？他猜测著，感觉好奇也感觉不愉快。他这种背景与职业的人，从来就是正义的死对头，他不相信那些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口号，那些东西在他的世界里是最可笑的空话。

但是，那种执著竟能培育出这么骄傲而美丽的女人，东方倾城的美貌不仅止于外表，她的坚强与冷静更增添了某种魅力，让所有人迷恋而难以自拔。

“也难怪这些年来‘暗夜’会不停的坐大，世界顶级的罪犯几乎都群聚于此地了。”她的眼睛扫过在场的每一张脸孔，却不经意的多看了身处暗处的雷厉风一眼。她在心里很是顾忌这个男人，本能的知道他将是最棘手的敌人。“你们原本各自有各自的地盘，怎么会想到到亚洲来群聚一堂？难道是各家都经营不善，所以转而找寻新地点？”

一个年老的男人打扮得十分绅士，冷哼了一声。“牙尖嘴利，等不到你父亲来送死，我就先拔光你嘴里的牙。”

“我父亲不会跟你们谈判的。与其跟你们这些人谈判，他大概宁可等著帮亲生女儿收尸。”倾城毫不留情的泼众人冷水，冷笑的说道。从小接受父亲的观念，她太了解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

“或许一次送一小部分到他面前，他会慢慢的改变主意。”葛瑞冷笑著说，侧头看著倾城，像是在考虑要先从她身上哪个部位支解。

“很抱歉，我不是猪肉摊上待宰肉块，没有办法分开寄送。”她也回对方一个冷笑。倏地，手中不知何时摸出一把短短的利刃，准确的朝葛瑞的咽喉刺去。

来到瓦雷斯，她就已经抱定了最坏的打算。但就算是必须死在这票人的手上，她也要杀掉其中一个罪犯，在死前彻底的执行正义。

“该死，她为什么会有刀子？”葛瑞狂吼著，往后疾速的跳开。

没有人有任何动作，只足冷眼旁观著。他们是一个因为利益而集合的团体，没有什么高贵的感情与情操，遇到了危险的事情当然先求自保，即使团队中有人遭到危险，首先考虑的并非对方安危，而是在对方死后，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

“雷厉风不是应该已经去掉她的所有武装？”年老的绅士有些责怪的说道，不太赞同的看著眼神高深莫测的年轻合夥人。

雷厉风耸耸肩膀，高大的身躯在黑色薄丝的衣衫下更显出威胁感。在众人因为东方倾城的还击而惊惶失措时，他仍旧带著有趣的眼神，双手抱胸的看著，彷彿眼前只是一场闹剧。

“总是会有意外的。来瓦雷斯之前我是卸去了她身上所有武装没错，但是可别忘了，她是东方旭的女儿，不是什么普通角色，当然不能奢望她乖乖的受我们摆布。”他看著葛瑞在东方倾城的挥刀下频频后退，同伴狼狈的模样只让他勾起嘴角微笑著，笑容里带著嘲弄。“把她当成普通女人戏弄，葛瑞吃点苦头是免不了的。”

“东方旭是真的在意他的女儿吗？从你绑架她到如今也有一个礼拜了，东方旭明知道是我们绑了他的女儿，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白种女人不悦的说，紧握手中的拐杖。要不是因为东方旭迟迟没有回应，他们不会决定让倾城醒过来；这个女人的清醒，也意味著某种程度的麻烦。

“没有人料得到东方旭会有什么反应，如今我们只能看紧这个活筹码了。”雷厉风淡淡一笑，目光随著那个女人而移动。

倾城紧抿著唇，毫不留情的挥刀，划破了葛端的衬衫，转眼间已经把华美的衬衫划破好几个口子。她双手握住刀柄，宛如一头优雅而致命的野兽，抱著决心与对方同归于尽。

黑发在空中飞扬，众人有瞬间的目眩，震惊于这个女子的大胆与敏捷。以阴狠闻名于世界的葛瑞，转眼已经被压制住，除了闪躲没有任何的办法。

葛瑞被逼到角落，蓝眸里杀机顿起，握在手中的犀角长弓不留情的往前一打，狠狠的敲击倾城的手腕。“我要把你切成一块块的，让你那个该死的老爸看看，我们是怎么照顾他的掌上明珠。”利刃落在地上，很快的被踢开。

长弓移动时阻碍了她的视线，接下来那一下重击引发爆炸似的疼痛，有那么半晌，她几乎要以为手腕已经被打断。剧痛让她不得不松开手，失去了手中的武器。她退开几步，直到背紧贴著巨大的石柱，冰冷的触感与涔涔的冷汗融为一体，直冷到心里去。

在合夥人面前被这个年轻女人整得有些狼狈，葛瑞愤怒得双眼通红，再也顾不得倾城是重要的谈判筹码，只想著要在此刻就让她一命归阴。他无法接受任何反抗，更何况东方家早已不知道破坏了他多少好事，种种新仇旧怨加起来，心里翻腾的怒火更剧烈了。葛瑞抽出一支羽箭，冷笑著瞄准。

她站在原地，仰著头睥睨所有人，完全看不见一丝一毫的恐惧。就算是会死在这些罪犯的手上，她仍会带著东方家的尊严死去。雷厉风可以卸去她的衣衫与武器，但是她的勇气是谁也夺不走的。

“有没有遗言要说？”葛瑞露出豺狼一般的微笑，期待著看见这个美女成为冰冷的尸体。

倾城哼了一声。“下地狱去吧！”她不会求饶。绝对不会！

“你会比我先下去。”葛瑞松开手腕，羽箭破空飞去，发出尖锐的声响，期待著噬血。

倏地，一颗小石子从暗处飞出，在电光石火间，准确的撞击上疾射而出的羽箭，使得羽箭偏离了原先的目标，错过了她的心脏，转而刺过她的肩膀上方，惊险的穿过她身上的薄被，继而深深的嵌进石柱中。

尖锐的箭簇埋进花岗岩中，而尾端的羽毛则因为残留的力道而抖动著，而她刚像只蝴蝶标本般，牢牢的被钉在墙上动弹不得。

“够了，我千里迢迢把她从台湾带回瓦雷斯，不是要满足你的狩猎欲。她是重要的筹码，在谈判之前谁都不许动她。”高大的身影缓慢的走出黑暗，冰绿色的眼睛出现在阳光之下，犹如走出地狱的恶魔，那魔性的压迫感充斥在整个房间里。

雷厉风面无表情地看著众人，手中还轻松地抛掷著几颗小石子。“再者，要是她没了利用价值，也轮不到你来动她。她是我亲自逮住的猎物，根据这里的规矩，谁逮住的猎物，谁就有权力决定猎物的生死。她的生或死，只能由我决定。”他缓慢的说道，锐利的眼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东方倾城的身上。

奥妃丽雅温驯的站在他身边，像是一个沉默而乖巧的宠物。褐色的眼眸跟隨著他的一举一动，只有在雷厉风出手拯救倾城时，她的秀眉微微蹙了一下。她是他最忠实的情妇，死心塌地的跟著他数年了。

“哼，你不也吃过东方家不少苦头？这里所有的人都恨不得能亲眼看见东方家的人死于非命，你又何必出来打断这场娱乐表演？”阴暗角落里发出声音，那个语调尖刻的中年女人冷哼道。

“就是因为吃过东方家不少苦头，所以我不要她死。”雷厉风走上前来，抛却了美丽的

情妇，笔直的朝她走来。黑暗的气息逐渐蔓延，由他高大的身躯渗出，缓慢的扩散包围到她的身边。那种黑暗的气息让她倍感压迫，甚至连呼吸都感觉有些困难。

他走到她的面前，高傲而神秘的模样像是异教的神祇，正俯视著自己的祭品。冰绿色的眼在黑色眼罩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的翠绿，让人没有勇气直视。他毫无预警的伸出手，勾起她的下巴。

“没有那么容易，我也不要她死。我吃过东方家太多亏，不是他女儿一条命就可以填得了的。”他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脸上，连体温也逐渐的包拢著。“想想看，宝贝女儿不但落入罪犯的手里，还必须日夜为他最不齿的罪犯温床，东方旭心里会做何感想？这不是比一刀杀了这个女人更有趣吗？”

背抵著石柱，她无法躲避他的逼近，只能撇开头不去承受那打量货品般的眼光。她完全不感谢雷厉风救了她一命，他全然是因为要更进一步的羞辱她，才会在葛瑞手下抢下她的一条小命。在这种情况下，她不禁怀疑，或许在葛端的羽箭下死去，会比落入雷厉风手中幸运些。

“我会杀了你。”她喃喃低语著，眼睛里有著激烈的波涛。

“我很期待。”雷厉风满不在乎的微笑著，笑容没有缓和那邪恶的特质，反而更加添他令人惧怕的黑暗。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短短十多年就取得极高地位的瓦雷斯，在这个地方，她只能是他的禁裔。

一个俐落的动作，他拔下深深嵌在石柱中的羽箭，毫不留情的将断折的箭抛开，冰绿色的眼里燃烧著火炬，除了邪恶之外，还有著其他的東西。但那些复杂的情绪埋藏得太深，难以被解读。

雷厉风将她轻易的甩上肩膀，丝毫不将她的挣扎看在眼里。他转过身来面对著所有人，傲然的表情像是在等待，看何人有勇气敢上前来向他挑战，来争夺他肩上这个矿世珍宝。眼睛缓慢的经过每一张脸，而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回视，更没有人有勇气开口。

“她是我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动。即使是要结束她的生命，也必须由我动刀。”他重新声明所有权，转身准备离开殿堂。

葛瑞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他早已看不惯雷厉风目空一切的态度，这个绿眼男人有著太过强烈的气势，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暗夜”的领导者之一，还篡夺了现任责任者的全盘信任。

他往前一站，不知死活的阻挡雷厉风。“把她留下来，没有人能够在挑衅我之后还全身而退，我要杀了她，亲手送她下地狱去。”他吼叫著，挥动著长弓。

“办不到。”雷厉风轻松的说，不把葛瑞放在眼中，脚步没有停下来。“她是我的东西，而我决定在与东方旭谈判前要好好的享用她。”他平静的语调，暗示著最邪恶的意图。

倾城被激怒了，过多的愤怒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万分渴望手上能有一把刀子，能够深深的刺进这个男人邪恶的心脏中，她愿意付出十年的性命，交换杀死雷厉风的殊荣。她奋力挣扎著，却发现全身骨头关节都在他的压制下，只要轻轻一碰，就疼痛得仿佛要折断。

被激怒的不只是倾城，葛瑞也因为雷厉风的言行而发怒，颤抖的手抽出一支羽箭，瞄准著即将要将猎物带离现场的男人。“不论你是否首肯，我现在就要杀掉她。”他愤恨的说道。

倏地，一个身影从阴暗处站出，缓慢的走入阳光之下，深黑色的牧师袍在阳光下仍旧显得抑郁。年约五旬的白种男人手捧著精装圣经，沉默的伸出另一只手，无言的制止了一场血腥。他高而瘦，全身却有著一股说不出的威严，轻易的掌控了众人的注意力，蓝色的眼眸深而寂静，有著阴冷的残酷。看那身穿著，他是一个牧师；但看他的眼睛，会让人误以为他是死神。

“何必为了一个女人就争吵不休？”他沉稳的声音像是在传道般，回荡在殿堂的每个角落。“她是雷厉风的猎物，自然也是雷厉风的所有物，这是瓦雷斯的规矩。”

倾城瞪大眼睛，不敢相信眼睛所看到的。罪恶之城中竟然还有牧师存在，她熟记世界上数名超级罪犯的名字，却不曾听过还有这么一个神秘的牧师坐镇在瓦雷斯中，轻易的就能号令这些顶级罪犯。

“在东方旭来之前，她是你的。不过，好好的保护她，要是她离开了你的羽翼，落入其他的人手中，那么她会成为众人竞赛的猎物。”牧师宣布著，挥了挥手，示意雷厉风离开。

葛瑞忿忿不平的退开，那双冷酷蓝眸里的杀意更甚。

她在雷厉风的箝制下，只能像是一袋玉米似的被扛离了殿堂。背后还能感觉到那些人恶毒冷酷的眼光，不停的追随著她，想用眼光就把她碎尸万段。

石门被关上了，阳光也被封锁，她所存在的世界重新成为阴暗的，只有扛著她的这个男人，这个黑暗也似的邪恶男人，紧紧的掌握了她，充斥在她的所有感官中。

如恶魔般，等待著她的献祭。

她被带到一间偌大的房间里，轻易的丢在柔软而庞大的黄铜大床上。被丢在床上时，她全身的骨头几乎像是都折断了，痛得她脸色发青。过度的挣扎没有让她脱离险境，只是让她弄伤自己，她不得不承认，雷厉风擒拿的技巧高超，落入他的手中就如落入猎人的陷阱中，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

床上是堕落的黑色丝绸，冰凉而柔滑，能够纠缠身躯，带来情人爱抚般的触感。

她在黑色的丝绸之中挣扎的爬起身子，竟有被丝绸淹没的错觉。原本缠在身上的薄被已经残破，修长的身躯在半遮半掩之间令人著迷，而她狂野不羁的眼神以及凌乱的发更能激起男人的欲望。

雷厉风看著她，再一次承认东方倾城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女。他的视线滑过她身上的每一寸，审视著这个难以掌握的猎物，冰绿色的左眼高深莫测，平静而冷淡的眼眸逐渐有了变化，燃烧起男性的欲望火焰。

他缓慢的脱下身上的衣衫，黑发凌乱而略长，看上去像极了中古世纪横行七海的海盗。

倾城很快的翻身下了床，小心翼翼的看著他，全身关节都还疼痛著，她知道自己跑不了多远。与他独处，比与一堆世界级罪犯共处让她更加紧张，她直觉的感受到他对她庞大的威胁。其他人最多夺去她的性命，而雷厉风却可能捣毁她的自尊，让她生不如死。

“这是最好的安排，你必须成为我的女人。”他缓慢的走近床边，每一个步伐都散发著威胁。

倾城退得更远，在房内寻找著可以防卫的武器。“要我成为一个罪犯的女人？我宁可死去。”她冷笑几声，企图冲到那扇雕花木门前。她的直觉在狂烈呼喊著，快逃快逃，再不逃离雷厉风，她肯定会付出可怕的代价。不只是她的身体，甚至是她付不起的东西……

她弯腰逃窜到门前，手指还没碰著门把，庞大的阴影就将她笼罩了。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他是如何来到她身后的，在诡异的一瞬间，他就这么从床边迅速的移动到她身后。炙热的气息混合著烟草的味道，弥漫了她的世界。

“有时候，就连自我了断都是一种奢求。生命里有太多的情况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低沉的嗓音在她背后响起，生平第一次她强烈的希望自己能在此刻昏厥。

黝黑坚实的男性臂膀轻易的将她往后一拉，完全罔顾她的挣扎，强大的力量将她重新丢回床铺上。

来不及有任何的动作，她已经被牢牢的压制在黑色丝绸之中，双手高举到头顶，重击在黄铜大床的床柱上。她丝毫动弹不得，犹如一只被针贯穿的蝴蝶，只能眼睁睁的看著那个男人缓慢的俯向她。

他庞大而黝黑，却有著诡异的性感魅力，那张五官深刻的面容能够吸引女人迷醉的目光。在他俯身向她时，黑暗的氛围也向她涌来。

雷厉风微微牵动嘴角，做出一个不能称之为笑容的表情。“相信我，这对你而言是最好的处置，成为我的女人，绝对比成为外面那些人的玩物安全得多。他们会为你带来的恐惧，是连你在最可怕的恶梦中也想像不到的事。”他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肌肤上，没有带来一丝温暖，只引发她的颤抖。

“当一个罪犯的妓女，与当一群罪犯的妓女有何差别？”她愤恨的说道，从他的眼眸里看出他的意图。

雷厉风冷笑一声。“别侮辱妓女，她们是提供愉悦的服务，而你所提供的只有拳打脚踢。”

不知何时他已经褪去了一切文明的装束，如此邪恶的男人，裸体竟然意外的美丽，优雅而高贵得彷彿是异教的神祇，尊贵而怡然自得的等待旁人崇拜。他的身躯似乎还散发著野蛮的美丽，每一个动作都有著动物的优美，平滑而隐含著致命。

他轻易的箝制住东方倾城，冰绿色的眼眸滑过她的每一寸身躯。靠得如此之近，他并不仅仅满足于观看。黝黑的手指拉住她克难装扮的领口，轻易的一扯，薄被犹如破布般被丢弃在床上，床上的两人是赤裸相贴的，从两人毫不退让的眼神，以及同样美丽而奇异契合的赤裸身躯，都是紧紧相贴的。

她迎视著那冰绿色的眼眸，用著残余的骄傲开口，“我愿意付出十年的性命换来一把刀子，贯穿你邪恶的心脏。”

雷厉风挑眉，那笑容邪恶得像是恶魔本人。“东方小姐，我想我们两人之间，会先被贯穿的是你而不是我。”他礼貌的说道。

她因为他话语中的暗示而惊喘，赤裸的双峰起伏著，拂过了他的胸膛。她的一切毫无掩饰的展露在他的眼下，任何细微的变化都逃不开那冰绿色的眼眸。

这种羞辱是最直接而彻底的，没有一个女人到这种时候还能够坚持什么骄傲与勇气。但是他怀中的这个女人似乎是不同的，他带著兴味审视东方倾城，不解她为何在此刻看来仍旧如此尊贵而高傲。

身为男人，他是不可能抗拒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子；而基于某些私心，他也不愿意见到她落入其他人手上，成为残忍游戏中的玩物。他曾经见识过“暗夜”其他成员的低劣兴趣，一些女子在葛瑞手中被玩弄成废人。想到葛瑞的手会触碰东方倾城美丽的身躯，他心中奇异的浮现出难以解释的占有欲。

是因为答应了连芷瞳，所以他愿意将她视为所有物，费神的付出保护吗？

他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回答，甚至无法解释心中在见到她时所浮现的渴望。那渴望并非全然只是情欲，而是更深一层的，类似来自灵魂的需要……

不论任何理由，雷厉风都要定了倾城。他不愿意去分析为何会对这个骄傲的女子如此大费周章，甚至冒险与葛瑞起冲突，他对那双骄傲黑眸的好奇仍未获得解答。心中有声音在呼喊，东方倾城太过特别，他不能拱手让给葛瑞，任由那个病态男人杀了她。他要亲自保护她，同时也探索她的美丽身躯，以及那些困惑著他的奇异骄傲。

“敢碰我，那就是签署你自己的死亡证书。”她咬著牙说道，修长的双腿不停的踢蹬著。

“你是习惯了对所有男人颐指气使，还是压根儿就不了解男人？在床上对一个男人说出这种威胁，就像是对著一头公牛挥动红布。不但没有办法制止，反而会挑起男人的冒险心。”他不急著压制她的身躯，只是带著笑意，享受著她细致肌肤在挣扎的同时所带来的销魂触感。

她的确美丽，赤裸得有如伊甸园中诱人犯罪的夏娃，凌乱的黑发披散在雪白的肌肤上，粉红色的蓓蕾是浑圆雪白上最甜美诱人的果实，时常锻链的修长四肢柔软而有力。他的视线带著侵略性，而黝黑的手滑过他所看得到的每一寸肌肤，像是巡视领土的君王。两人的肤色有著强烈的对比，他的黝黑衬托她的雪白，此刻的情景犹如恶魔在凌辱天使。

她是东方旭的女儿，一个从来鄙视他这种人的女人。她长年来挥动著正义之剑，破坏一切的罪恶行为，将他这类人一个又一个的赶尽杀绝。她是光明的天使，一个替天行道的女人，整个世界都站在她那边，鄙视著他所身处的黑暗。而他则背负著太多的罪孽，早已经深深的陷溺在邪恶的泥淖中，连灵魂都不复存在。

在碰触她时，他会感到自己有多么的丑恶与血腥。某种接近愤怒的绝望，让他有些失去了理智。在这张床上，黑暗或是光明都褪成冉冉的呼吸，所有的天地纠缠成两具美丽的躯体，以及冰凉的黑色丝绸……

倾城仍在挣扎，即使已经无路可退，她仍旧没有畏缩，还是尽力的战斗著，不愿意束手就擒。只是她心中也可悲的明了，雷厉风不比她曾经交手过的任何人，那些号称国际罪犯的人们，甚至不及他万分之一的危险。

从“围城”的那一夜初次见面，她就有预感自己会遭受到这类的危险。在他的冰绿色眼眸里，她看见了激烈火热的欲望，以及某种探索的眼神，落入他的手中，被羞辱玷污是可以想见的结果。

她徒劳无功的一个踢蹬，企图踢伤他。

他轻易的躲过，有力的手掌牢牢的抓住她的大腿，在施加压力时俯下身来，居高临下的看著手中的猎物，嘴角的那抹笑容有著猎人的满足。“不要再挣扎了，我不希望伤了你。这对我而言都将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我不占有你，就表示我欢迎其他人来凌辱你。就一个所有人而言，我可不希望一个美丽的猎物被他们糟蹋了。”他缓慢的靠近她的脸，呼吸她身上淡淡的香气，轻柔的啄吻她贝壳般的耳朵。

“该死！我不是你的所有物。”她喊道，感觉到他缓慢在啃咬她的颈子。一寸一寸的，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地方，执意在唤起她的回应。

“是的，你是我的所有物，而我必须亲自在此刻、在此地为你烙上烙印，让其余的人无法觊觎。”他毫不放松的说，黝黑的手从她腿上缓慢的探入她最私密的禁地。

“我不是你豢养的马。”她因为太过亲密的碰触而惊喘，拚命想要避开那太过深入的触摸。

“我不养马，我养的是豹。一头性格激烈，却格外美丽致命的豹。”他若有所指的说道，罔顾她的躲避，他执意的需索，手指缓慢的轻揉慢捻，探索她的甜蜜。

倾城惊慌的闪躲著，冷静骄傲的面具在此刻崩裂。不论她怎么躲避，他就是有办法找寻到令她喘息颤抖的那个地方，不断的施压与爱抚。他追逐著她的躲避，一次又一次的逼近过来，只是更加亲昵的探索她。

她狂乱的想要摆脱他，激烈的拱起身子，却只是将雪白的浑圆送到他眼前，当他轻柔的含住她胸前的蓓蕾时，她的身子蓦然一僵，像是死去般静止不动。

他的舌轻探她的脉搏，没有错过激烈的心跳。他能感受到她的僵硬，却仍旧不慌不忙，坚定的手指仍旧探索著她的花瓣，在听见她一声微弱而尖锐的抽气声时，他不著痕迹的勾起嘴角微笑。

之后，他的舌头则轻柔的圈住一颗玫瑰花蕾，用牙齿轻咬，用唇细细的摩弄。

她瞪大了眼眸，僵硬著身子直到不由自主的发抖，她紧咬著唇，咬破了柔软的唇瓣，尝到淡淡的血腥味。她仍旧在抗拒，排拒如海浪般袭来的感官风暴，不愿意顺从他在她身体上挑起的情欲。

她的双手被他轻易的拢握在头顶，碰触到黄铜大床上的精美雕刻。在远古的雕刻里，天使惩罚著恶魔：而在现实中，在堕落的黑色丝绸之间，天使则被恶魔囚禁在怀中。

他的唇热得像是火焰，从她的胸前一路烧灼到咽喉，啃咬著那里敏感的肌肤。“享受我带给你的那些感觉，这样对你而言会比较容易。”他低语著，冰绿色的眸子直视著她。

“绝不！”她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

雷厉风叹了一口气，不能明白她为何如此固执。“这是既定的事实，反正一定要发生，又何必必要自讨苦吃？”他抬起头来，黑发凌乱的模样狂野放肆得有如海盗，右眼上的黑色眼罩让他看来更添一分危险。“不论你愿不愿意，我都会占有你。”

“你该死！”她喊叫著，美丽的眼眸里有著激烈的怒火，以及深深的挫败。她明白的知道，这一刻她是绝对逃不掉的。他的身体囚禁了她，他的手指抚过她最隐密的热源，技巧的妄想挑起她的回应。

要她回应这么一个邪恶的罪犯，她宁可死去！

他轻笑著，那笑声里有著埋得很深很深的无奈，以及某种程度的自甘堕落。他的唇重新回到她的脸庞，阳光跳跃在四周，却无法照射到他的身上。“不，在遇见你之前我就已经死过太多次了。像我这种人，早已经历过太多的死亡，我已经在地狱的最深处了。”

那冰绿色的眼眸咄咄逼人的看著她，不容许她逃离。就这一次，倾城舍弃了所有的骄傲，恐惧的撇开头。他好整以暇的低下头来，依旧找寻到她轻颤的唇，炙热的唇覆住了她的，缓慢的摩挲，诱引她张开嘴。

她固执的紧闭双唇，而他却狡猾的选择在此刻轻巧的触摸她最敏感的柔软。她禁不住发出尖锐的喘息，而他就在此刻轻易的探入她口中的甜蜜。他的舌热辣辣的探入，同时蹂躏与爱抚她，一再一再的深入。

在冰凉的黑色丝绸上，他似乎正在窃取她的心与灵魂，她企图抗拒那些火焰，但火焰却在她体内燃烧得更旺盛。她想扭开身子，但他却不允许她逃离，深深的吻著她，直到她的唇肿胀，直到她的呼吸急促，直到她再也戴不住那高傲的面具。

她能够感觉到他坚实的身躯紧压著她，他的身躯在她身上移动著，压制著她的行动、操纵她的反应，那男性的欲望灼热的紧贴著她，让她几乎因为恐惧而尖叫出声。

“回应我。”他催眠似的说道，呼吸在她的唇边成为喘息。

她再度撇开头，挣扎著开口，“该死的杂种，不要再浪费时间，赶快完成你的强暴，我受不了你的存在。”

雷厉风的眼眸在一瞬间变得阴暗，绿色的眸子阴冷得像是北极的天空。他心中原先存有的一丝柔情也褪去了，怒气与冷酷在此刻掌握了他，他露出恶魔般的微笑。“既然你不愿意配合，那么我也不必太过体贴，不是吗？毕竟做爱是必须两个人配合，而强暴则是我一个人尽兴就可以。”

倾城感觉到他突然的转变，还来不及细想，他的手已经拨开她的大腿。她惊慌的拱起身子，却被他庞大的身躯无情的压下，之后则是他灼热的男性毫不留情的长驱直入她的柔软。

那份突然的尖锐疼痛令她几乎尖叫，但是他低头吻住她，制止她的一切语言。身体被侵犯的感觉让她无法忍受，只能不停的挣扎著，而她的挣扎却又似乎带给他更多的愉悦。

他深深的贯穿了她，奋力的冲刺与移动著。在发现她还是处女时，一切已经太迟了，他的停止也不能挽回什么。她还没有准备好，身体仍旧紧绷著，但是方才的言语已经激怒了他，怒火与欲火一同主宰了他，他发现自己意外的因为这个女人而失去理智。

黝黑的身躯在她柔软雪白的身上移动著，阳光落在她身上，而雷厉风则隐藏在阴影之中。

压抑的喘息飘荡在偌大的房间中，情欲的味道弥漫著，如此原始而强烈。阴影缓慢的笼罩到她的身上，窗外的阳光逐渐褪去。

倾城咬紧牙关不给他任何反应，她的心在此刻退得好远好远，与她承受激烈侵略的身体分隔开来，退到他无法触碰的角落。

他尽快的结束了，而她感觉起来却久得像是永恒。当他退出她的身体，带著她的血翻卧一旁时，她双拳紧握的睁开眼眸，恨不得用眼神就将他碎尸万段。

雷厉风下了床，黝黑的身躯健美得犹如雕像，每一个举动都有著动物般的优雅。他走到搪瓷水盆旁，扭乾一条乾净的毛巾，之后再度回到床边。

她用黑色丝绸包裹著身躯，咬著唇缩到床角去。她的两腿间疼痛而酸软著，感觉整个人像是被重重鞭打过一顿。被雷厉风侵犯，她愤怒而沮丧，痛恨自己的无法反抗。

“你应该早些告诉我你是处女。”他递来一条湿毛巾，裸身站在床边，没有穿上衣服的意思。他似乎很习惯裸体，让那连神都要嫉妒的身体沐浴在阳光之下，这就能解释为何他全身的皮肤都同样的黝黑。

“那能阻止你强暴我吗？”她没有去接那条毛巾，只是愤恨的回视著这个男人。

“不能。”他回答得极快。不论她是不是处女，他都会占有她，只是如果事先知道这件事情，他或许能够压抑住愤怒，更温柔些的诱引她。

“那一切又有何差别？你还是会在我身上施逞你的兽欲。”她冷冷的说道，抗拒心中几乎要将她淹没的沮丧。她并不是刻意守身，只是一直没有遇见倾心的男人，而她天生的傲然也吓退了所有男人。谁知道原本的清白却被雷厉风给玷污，她无声的诅咒命运之神，更诅咒眼前这个黝黑邪恶的男人。

“如果你愿意在事先告诉我，一切会很不同。”他走了过来，执意将湿毛巾放入她手中。“清理你自己，那至少能舒服些。”他心里有种怪异的抽动。久违的罪恶感，在看见她脚踝处的血渍时，弥漫了他的心间。

这在雷厉风所做的恶行之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杀人、贩毒以及贩卖人口，身上不知背负多少的罪恶与冤魂，只是强暴从来不是他的行径之一。他的外貌以及气质已经足以让女人们对她趋之若鹜，恨不得将娇躯盛在银盘子上等他品尝；而他所掌控的权势及他所代表的危险，更使女人迷恋。在他的床上，从来不曾有过不情愿的女人，一直到今日，他破例违反理智，冲动的强占了东方倾城。

真的只是为了报复吗？对东方家的仇恨并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真正让他有瞬间盲目的，是东方倾城的骄傲与美丽，以及她那一针见血的咒骂。在瓦雷斯，强占她倒成了保护她的最好方法，至少那可以让她彻底的成为他的，远离葛端的觊觎。

只是他没有料想到，已经二十五岁的东方倾城，竟然还会是个不解男欢女爱的处女。这个事实让他惊讶，却也让他心中奇异的占有欲不减反增。

这个女人，与他是截然不同的。她生长在光明之中，而他则长久在黑暗中苟活，她代表著他无法理解的一切，如此美丽而骄傲。如果她是光，他就是影，两个人各自站在世界的两个极点上，从来没有交集。

这是他仇人的女儿，而他现在竟然为她的美丽感到痴迷、为她的骄傲感到钦佩。

倾城没有回答，拉拢身上的黑色丝绸。她怀疑这些事情其实是一场恶梦，当挣脱恶梦醒来，她仍旧是呼风唤雨的东方家千金，在与恐怖组织交手间游刃有余；而雷厉风，这个邪恶而恣意侵犯她的男人，不过是她恶梦中的魔鬼，等到梦醒，他就会徒然消失。

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她已经脱离了父亲与兄长的保护，单独被掳到瓦雷斯。她所自豪的身手以及冷静，在此时全然没了作用，她只是一个束手无策的阶下囚。她沮丧得想尖叫，觉得全然被这个男人所包围了，他的一切如此强烈而难以抵抗，身上还能闻嗅到他的气味，他留下来的伤口仍旧疼痛著，他先前的冲刺至今让她双腿间疼痛……

“照顾你自己，不然就由我来代劳。”见她没有反应，他的口气变得冷硬了，伸手欲卸去她身上的黑色丝绸。

“不，你不会”她惊慌失声，连忙往后退去，直到背部顶住黄铜大床上的雕刻。她痛恨自己此刻的软弱，但是对于方才的事情还心有馀悸，她怎么也坚强不起来。只要他一靠近她，她脆弱的骄傲就会如春天的薄冰，轻易的碎裂。

他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只有那张五官深刻的面容暗示著他的决心，黑色的眼罩以及凌乱的黑发衬托著那只完好的绿眼，显得格外危险。他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早已经离经叛道，眼中没有任何道德礼法，放眼天下，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不敢或是不能的。

两人僵持了几秒钟，见到他又要走上前来，倾城动作迅速的捏紧手中的湿毛巾后退，不再

给他上前的机会。

“我需要独处的空间。”她说道，将请求说得像是命令。

雷厉风耸耸肩膀，高大而具有威胁感的身子往外走去，轻松的从椅背上拿下一块宽大的柔软薄丝。薄丝缠绕在他健美的身躯上，像是第二层皮肤般，肌肉的任何起伏都被忠实呈现，薄丝随著他的步伐而飘动著，快速的扫过雕花木门，木门砰地一声被关上。

倾城全身紧绷的神经，直到此刻才全然放松下来。她紧咬著唇，命令自己不可以怯懦的掉眼泪，雷厉风虽然强暴了她，但是绝对没有打垮她的精神，沮丧被怒气所取代。她暗忖著一定要报仇，将他今天加诸在她身上的羞辱，连本带利的全讨回来。

她愤恨的咬著牙，眼眸里有著坚决的火焰。

“总有一天，我们的地位将会全然相反，我要让他受尽一切酷刑，之后我将拿刀亲自了结他的性命。”她喃喃的说道，每一句每一字都飘散在风中。

那阵风从海上而来，吹过古堡外的森林，吹过古堡内的窗帘，之后吹进这间房间，带著她的誓言，回转至幽暗的海面，轻轻掀起一阵如笑声般的波涛震动了深幽的海底。

别轻易起誓呵，命运之神通常最爱嘲弄人们的誓言。谁也不知道，今日坚定的誓言，到了明日会不会成为一种讽刺。

黄昏的时刻，白天与黑夜有著浅浅的重叠。

温热的水带著渺渺的香气，倾城坐在搪瓷的浴盆中，下巴轻靠在膝盖上，热水淹没到她的肩膀，安抚她受伤的身躯。

先前的挣扎使得她肤色洁白的的身上留下了许多深深浅浅的红印子，她漫不经心的捞起水中的海绵，擦拭雷厉风所留下来的痕迹，那双澄澈的眼眸愈来愈阴暗，终于不耐的将海绵重重的丢回水中，撞击起晶莹的水花。

“泡泡热水能使得身体舒服些。”奥妃丽雅轻盈的走过来，将一套简便的衣衫放置在床上。她俐落的拉下床单，在看见丝绸上的血渍时，动作突然一僵。

她没有想到雷厉风会真的强行侵犯东方倾城，更没有想到这个女人还是一个处女。她咬咬丰润的唇，褐色的眼闪烁著，一股不安在心中浮现。在成为雷厉风最亲密情妇的这几年，他身边也不缺乏什么美丽女子，但是任何女人到末了全都离开瓦雷斯，从来只有她能够长久的陪伴这个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竟然对东方倾城产生不安。

她自抽屉中拿出一小盒软膏。“这是金缕梅调制的软膏，擦上这种软膏能够使得伤口较不疼痛。”

倾城看了奥妃丽雅一眼，冷淡的点点头，没有去接那盒香气四溢的软膏。“你都习惯这么关照被雷厉风强暴的女人？”她好奇的问，口气称不上和缓。

奥妃丽雅将毛巾放到浴盆旁，垂下长长的眼睫毛。“我不曾做过这种事情，他不曾强暴过女人。你是特别的，我想你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吧！他甚少对女人采取暴力，也甚少失去理智，而你把他逼得过头了。”她缓慢的转身，走了出去。

倾城又在浴盆里坐了一会儿，直到水都变得冰凉。她回想起床上的那场战争，将那令人愤怒与羞窘的画面一一想过。的确，在她咒骂雷厉风为杂种之前，他是好整以暇，甚至是饱含耐心的，坚持且技巧的意图唤醒她体内的情欲。

她无法理解，他为何会因为那句简单的咒骂而失去理智，这个恶名昭彰的罪犯从来都是以残酷冷静闻名世界的，而他竟会因为她而失去理智？

她握住浴盆的边缘，疑问弥漫在心头。浴盆与热水都是奥妃丽雅指挥几个沉默的女人搬来的，在这里采取最原始也最舒适的方式，由沉默似幽灵的奴仆服侍著，瓦雷斯的罪犯不但擅长犯罪，更是深知享受之道。

她站起身来，缓慢的动作，能够感受到全身的肌肉骨节都在疼痛著。故意忽略过那盒软膏，她走到床前穿起衣裳，之后看向窗外苍郁的森林，思索著现今该怎么做。天色已经逐渐变暗，窗外的森林看来更显得阴森诡异。

门口传来轻微的敲门声，之后神色紧张的连芷瞳闯了进来。她匆忙的关上门，快速的朝倾城走过来。

“你还好吧？”她惊慌的问，检视著站在窗前的倾城。走上前几步，她踏著了那条原本穿在倾城身上，如今却破碎不堪躺在地上的薄被，她停下脚步，震惊的望著脚下的碎布。

“我要求他保护你，而他竟然”连芷瞳无法继续言语，只能不停摇头。在她的记忆里，雷厉风对女人一向体贴，但是看眼前倾城颈间已经开始淤血的吻痕，她开始责备自己的天真。

“他的保护仅止于不让其他人碰我，而他则在我身上恣意而为。”倾城耸耸肩膀，转过头看著连芷瞳，这才发现她衣衫褴褛，两只手腕上都缠著破布，肮脏的破布上血迹斑斑，看来怵目惊心。“你怎么了？”她有些惊讶，短短不过半日，连芷瞳竟会伤成这样。

连芷瞳将双手藏在背后，连连摇头苦笑。“我是一个再度被逮回来的奴隶，而瓦雷斯多的是折磨逃奴的方法，这只是他们的牛刀小试。”她不为自已所遭受的虐待而难过，反而比较担心倾城。“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她问道。

倾城挑起弯弯的秀眉。“你认为我应该如何？”她不答反问。

“我不知道你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你也曾经说过，你不是会乖乖坐以待毙的人。”芷瞳轻柔的说，精致的五官有著她一贯浓浓的忧虑。如此温柔似水的一个女子，即使是轻蹙双眉也是美得惊人。“我怕你的行动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所以我想尽快的过来，看你是否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她从古堡底部的厨房里偷偷逃了出来，靠著三年前对于古堡地形的记忆，一路找到雷厉风的房间来。

倾城点点头，开始在房间内走动寻找著，终于在角落找到一双女用的凉鞋。她满意的试了一下，虽然不太舒适，但也能凑合凑合，接著又找来一块柔软的皮革，轻易的撕裂成两部分。

“你到古堡外部的地形够了解吗？”倾城把皮革套在脚上，用绳子绑紧，之后再穿上凉鞋，俨然就成了克难的野战靴。

“在这个岛上，我最好的纪录是花了三天的时间逃到海边去，但是却因为无人接应，还是被逮了回来。”芷瞳回答道。

“不论如何，我要先离开这个古堡，其余的事等到了海边再打算。”她挥挥手，把刀子绑在小腿上。东方旭不可能对她的失踪袖手旁观，或许已经动员所有资源前来找寻她了。只是，他们能够找到这个隐密的瓦雷斯吗？她不敢怀抱太多的希望，也不愿意只是被动的等待救援，她并非只会等待骑士救援的娇弱公主。

“森林里的地形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吗？”

“有，但是不安全。”芷瞳也在房里找了件轻而保暖的绒布衣穿上，她开始明白倾城的打算，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她也只能跟著倾城行动。“森林里有不少猛兽，再者，我们也必须避开众人的追杀。”她提出心中疑虑。

“你知道武器室在哪里吗？”倾城冷静的问，盘算著要怎么逃出古堡。她知道雷厉风会再度回来，在这个房间里与她单独相处。一想起自己的无助，她就咬牙切齿，她发誓先前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她是东方旭的女儿，就不能辱没父亲的名字，那个罪犯休想再碰她一根汗毛。

芷瞳缓慢的点头，脸上的疑虑未褪。“知道是知道，但是在瓦雷斯，牧师规定不能使用现代武器，举凡枪枝、炸药等都是被禁止的，所以武器室里有的全是最原始的。”

“就像是葛端的弓箭？”

“没错，在瓦雷斯，有技巧的杀人是被崇拜且被允许的，而使用现代武器的人将被牧师驱离。”芷瞳轻声说著。

“那个牧师究竟是谁？竟捧著圣经，却操控著世界上最惊人的犯罪组织。”倾城提出心中的疑问，就殿堂里的情况看来，所有人对牧师十分敬畏，无人敢质疑他的判决，那架式仿佛是这里的裁决者。

“他就是‘暗夜’的负责人，瓦雷斯的最高领袖，这些世界级罪犯是受他的号召，才前来亚洲集合的。他似乎与其他人不同，不为权也不为利，却不知什么原因，竟从事著最可怕的恐怖活动。”

“或许我可以查出他是谁，只要透过东方集团的情报网，我可以”倾城突然间变得沉默了，她想起自己现在身处敌阵，别说利用东方集团的情报网了，她还有没有办法活著回台湾都是一个大问题。“算了，我们先到武器室，之后再逃出古堡。”她说道，猜出古堡内没有所谓的监视系统。照那位牧师的怪毛病，这类尖端科技大概是无法存活于瓦雷斯，这倒也便宜了倾城，减低了她逃脱的风险。

也或许那些人根本不担心会有人想离开古堡，在这个岛屿上，只有古堡是安全的，而其余的地方都是危机四伏。

但是倾城没有办法考虑那么多，她只知道有雷厉风在的地方，她就一定不安全。

拉开木门，她轻易的闪身到幽暗的回廊上，身后则跟著手脚有些笨拙的连芷瞳。两个纤细的身影在火炬的微弱火光中，逐渐消失在深深的回廊里，仿佛是被古堡给吞没了般。

她们没有发现，一双冷酷的蓝眼正在角落虎视眈眈，带著可怕的笑意，静静的凝视她们。

瓦雷斯的森林，即使在白昼时也是阴暗的。高大的热带植物耸立著，浓密的枝叶遮蔽了阳光，使得地面潮湿而长满青苔，每走一步，各种不知名的爬虫类就在草丛中窜逃著。

入夜之后，这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微弱的月光偶尔透过乌云照拂到森林底部，四周皆是野兽们诡异的眼光，在黑暗里闪动著。

靠著芷瞳对于古堡地形的熟悉，她们从古堡边缘的小门顺利的逃了出来。所经过的回廊上，只有幽暗的火炬，闪动著鬼魅的光影，整座古堡沉寂得有如墓穴，逃亡的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任何一个人。

倾城挥动手中从武器室里找来的长刃薄刀，浓密的藤蔓一一被砍断，眼前的路仍旧是崎岖难行，没有半点的灯光。

她慢慢的明了，古堡之外的森林才是深藏危机的地方，雷厉风没有时时刻刻看守著她，是料定了她到达瓦雷斯之后就孤立无援，芷瞳并不能提供什么实质的帮助，她逃出了古堡，却仍在危机中打转。

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低呼，倾城回过头去，看见芷瞳正被砍断的藤蔓绊倒，摔跌在满是青苔的地上。

“不要紧吧？”她问道，转过身来，身上的衣衫早因为披荆斩棘而残破。

芷瞳摇摇头，紧咬著唇没有发出呻吟。她穿的鞋子原本就不适合行走，在森林里走了两个多小时，鞋子早已经磨破了，尖锐的藤蔓与石子刺破柔软脚底。鲜血在黑暗里流淌，她因为疼痛而脸色发白，却不愿意要求倾城停下脚步。

两个小时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她们已经远离了古堡，深入森林的内部，却离海岸还远。仔细倾听，那远方的海涛像是恶魔的冷笑。

倾城蹲下身来，喘息在微寒的夜色里成为淡淡白烟。长时间的挥动刀刃劈砍藤蔓，她也感觉力气的消耗量惊人，就算看见芷瞳的疲累与受伤，她也没有多余的力气能够照顾她。

“先短暂休息一下，你似乎不适合再走动了。”她靠近芷瞳，眼睛已经习惯黑暗，能够在夜色里看清楚跌坐在地上女人，一脸的苍白，却仍挣扎著要起身。她也顺势坐在一块石头上，将身上的刀刃与长弓放下。

倾城刻意选择长弓，因为在森林里，以长距离来说，不论防守与攻击，弓箭都是最佳的武器。就算是遇上敌人或是野兽，弓箭都能够在远距离之外就简单的分出胜负。

“我还可以走，没有关系的，由你带领著行动起来快得多了，要是顺利的话，或许明天早晨我们就已经到达海边了。”芷瞳硬撑著挤出微笑，其实身体因为先前在瓦雷斯所遭受的责罚，早已疼痛而疲倦。

“你还能顺利行走吗？这双脚撑不过午夜的。”倾城明白的说道，在谈话的同时也不松懈的警觉著。

四周有野兽的呼吸声，有某头野兽盯上她们，从半个小时之前就跟在身后，那脚步稳健而寂静，偶尔在青苔上优雅的滑动，或是在高大的林木间轻盈的跳跃，始终在她们四周保持著距离，没有攻击她们的打算，彷彿在监视著。

她握紧手中的长弓，不著痕迹的观察，想看出在夜色里一路跟踪她们的究竟是什么野兽。

芷瞳抬起头来，脚步因为火烧般的疼痛，又重新跌回地面。“你也受了伤，你能行走，为何我不行？”她反问道。

倾城皱著眉，急促的转过头来，不悦的看著芷瞳。“不要扯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受伤，好得很。”她过度快速的说著，发现脸颊史无前例的发烫发红，私密处不可告人的酸痛在此刻更加严重。

“为什么要这么倔强？雷厉风的确是伤了你，你为何连受伤都不肯承认？就连金缕梅软膏都不愿意带在身上。”她轻声问道，缓慢的靠近倾城，缠著沾血破布的手覆盖上紧握长弓的手。“别把那些难受埋在心里，你不需要一直背负著那些骄傲，我宁可你咒骂，或是大发脾气，甚至是大哭一场，那会轻松很多的，不要把一切都埋在心里。”

“只要想著能在最后将他绳之以法，我就会轻松很多。当我父亲将那个恶魔吊死时，我将在他的坟墓上跳舞。”她激烈的说道，不愿意正视芷瞳的眼睛。那双温柔似水的眼眸里透露著体贴的了解，让她回想起那一幕，在那张黄铜大床上，雷厉风有多么的可怕。

夜色里，芷瞳笑得很柔、很美，有点无可奈何的凄凉，那个笑容里有著她自己的秘密。

倾城是骄傲惯了，她从来都不习惯示弱，即使心中再慌乱沮丧，她也绝对不会在言语中透

露分毫。她习惯了扛下所有的责任，东方家的骄傲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项负荷，长久的正邪难两立的教育方式让她有著缜密的心思、滴水不漏的自制，以及一颗难以被打动的心。

罪犯是邪恶的，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是她长久以来的认知，她从来没有怀疑过。

两个女人怀抱著各自的心思，在深夜里沉默著。倏地，倾城徒然抬起脸来，警觉的看向四周。原先她所感觉到的那只野兽似乎离开了，那压抑的沉稳呼吸转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脚步声，正在迅速的接近中。

“该死，快点站起来，我们被追上了。”倾城急促的说道，拉起芷瞳想在森林内找寻躲避的地方。她原本以为她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赶路，却没有想到两人逃脱的事情会这么早曝光。

她才刚站起来，一支羽箭像是长了眼睛般，在夜色里找寻到她的身影，迅雷不及掩耳的窜出，在她身边惊险的擦过，不像是真心要取她性命，反而像是在戏弄猎物般。

芷瞳的反应很快，没让倾城将她拉起，反而奋力将倾城推开。“是葛瑞！你快去找掩蔽，他对殿堂里的事情还怀恨在心，想趁著你离开雷厉风的时候猎杀你。”她匆忙的喊著，想起那些奴仆曾经低语，说葛瑞对雷厉风十分不满。

又一支羽箭破空而来，倾城在黑暗中一个翻滚，躲到一株巨树之后。她深吸一口气，缓慢的从箭桶中抽出一支羽箭，搭在长弓之上，气息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调匀。两军对阵，最忌讳心浮气躁，尤其是选择了弓箭做为武器，要是心思有一点浮躁，就可能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

“把夥伴放在这里，自己跑去躲起来，这不太像是东方家的作风吧？”葛瑞的声音从暗处传来，带著阴狠的笑意。他连发了几支羽箭，准确的穿透连芷瞳的衣衫，将她钉在原地。“怎么样？东方倾城，你不打算出来拯救你的夥伴吗？”

“不要出来，就算你出现，他照样会杀掉我们的。”芷瞳喊叫著。

葛瑞气愤的走出阴影，暴躁的给了芷瞳几巴掌，打得她头昏眼花，些许的血丝沿著嘴角滑下。“我早跟卡瑞洛说过，三年前就该杀了你。你根本是个祸水，只会破坏我们的好事，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舍不得下手解决掉你，或许今晚我可以替他代劳，毕竟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奴隶。”为了加重语气，他伸出脚不留情的猛踢芷瞳的肋骨，直到她倒在地上，像是昏迷了般紧闭双眸动也不动。

他举起长弓，打算给她最后一击。天空中一枚冷月从乌云中探出脸来，森寒的月光照在那张狰狞的脸上，那把杀人无数的长弓被举到最高点，之后徒然落下

突然，羽箭从他后方袭来，他敏捷的躲开，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身影隐藏入深浓的夜色里，远离了倒卧地上的连芷瞳。

“除非你想被钉在树上，否则不要想碰她。”倾城清晰的说道，在黑暗中找寻著葛瑞的形迹。

紧张到了一个程度，她反而变得冷静了，长年的训练并没有白费，在与敌人面对面时，她还是能够沉著应对。眼前的情势容不得她再迟疑，葛瑞是铁了心要她死于箭下，要是她遭到不测，可以肯定连芷瞳绝对会无辜的成为殉葬。在敌人的地盘上，她没有选择的必须自保，眼前除了自救，没有其他的生路。

“连芷瞳只是一个附带的战利品，你才是我今晚的猎物。雷厉风以为把你纳入保护，又有了牧师帮他撑腰，我就杀不了你。”葛瑞冷笑著，抽出羽箭搭弓上弦。“我早料到你会跟著这个奴隶串通，离开古堡进入森林。离开了古堡，就等于离开了雷厉风的势力，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猎杀你。”

“你是不是把话说得太满了些？我们之间谁会被猎杀，现在还很难说。毕竟在殿堂里，我只靠一把小刀就把你逼得几乎贴到墙上去了。”倾城讽刺的说道，存心激怒葛瑞。

葛瑞或许聪明，在欧洲的毒品市场叱咤风云，但是习惯了玩战术游戏的人，未必真的擅长亲身搏斗。

她决心赌上一睹，修长的身影在阴影中移动著，卸去凉鞋，脚上柔软的皮革踩在地上寂靜无声，像是一只优雅的动物般，有著最流畅隐密的动作。

果不其然，葛瑞的脸孔扭曲了，残酷的笑声从黑暗中传来。“要是当初没有雷厉风护著你，你现在早已经被乱箭穿心。”他期待的舔著唇，蓝眸里有病态的兴奋。“我要亲手杀了你，再把你的尸体高挂在城堡的门口，在雷厉风面前拿你逐渐腐朽的身体来当箭靶，到时就看看那个杂种还器不器张得起来。”他疯狂的笑著，眼角瞄见黑暗处的某个动作，羽箭在最快的时间里脱手而出。

动物的惨叫在森林里爆发，一头无辜的野鹿中箭躺在血泊中，因剧痛而惨叫抽动。凄厉的

叫声让森林内部更显得诡异，四周突然亮起许多双明亮的兽眼，许多的野兽被血腥味吸引而来。

“你别妄想用弓箭与我一较高下，我已经用这把弓杀掉无数的人。”他狂妄的从暗处中站出来，让月光照耀着他。这个疯狂的男人，竟为他所犯过的罪恶为荣。“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会把东方家传颂得那么可怕？所有的交易，一旦扯上台湾，牵涉到东方家，就十之八九会失败。如今看来应该是那些人能力太差，东方家的人也没什么可怕的，你不过是个只能替雷厉风暖床的女人罢了！”

倾城深吸一口气，压抑心中的愤怒。她知道在此刻被激怒是最不智的行为，与一个疯子作战，最重要就是必须保持自身的冷静。

“只怕你连替雷厉风暖床的女人都杀不了。”她在殿堂中就已经看出，这个组织中不少人到雷厉风怀抱著不满，尤其以葛瑞最甚。

“臭婊子，死到临头了还说些什么鬼话！”像是被碰触到伤口的野兽，葛瑞狂叫著，双眼因为愤怒而通红。他嗜血的眼在夜色里寻找著，却怎么也看不到倾城的藏身处。

他狂怒的上前一步，紧握著长弓接近躺在地上的芷瞳，在极近的距离内拉弓。“这世上没有我杀不了的人，没有”他喃喃自语著。

倾城知道已经把葛瑞逼到极限，看见他再度接近芷瞳，她的心跳漏了一拍，手心因为紧张而出汗。没有时间再犹豫，她拉弓满弦，从暗处射出羽箭。

期待著杀人的葛瑞，没有注意到自身已经暴露在月光之中，手中的羽箭还没有射出，他的胸膛已经被暗箭贯穿。

羽箭穿透了他的身体，之后牢牢的固定在那儿。箭的力道使得他的身体被撞击出几步的距离，红艳艳的鲜血喷洒在月色之中，显得格外触目惊心，他困惑的看著自己的胸膛，不明白为何胸口多了个血窟窿，他举起手摸摸胸上的血，数秒后才仰天狂叫一声。

罪恶的身躯转眼倒了下去，那双残酷的蓝眸仍旧不瞑目的瞪著夜空，葛瑞抽搐几下，沾著血的双手在地上抓著，终于完全静止不动了。

倾城从暗处中走出来，觉得双手沉重得握不住长弓。她走到尸体旁边，目不转睛的看著这个失去灵魂的尸身，直到此刻，她的身体才剧烈的颤抖起来，亲手杀人的体认流窜在她脑海里，她似乎还能听见羽箭贯穿人体的声音，那可怕的声音在她脑子里盘桓不去。

虽然长年与恐怖组织对阵，但是她没有亲手杀人的经验，而今晚的情形却让她不得不痛下杀手。从她踏进瓦雷斯起，她就注定无法全身而退，杀戮成为她必经的路，某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在此刻袭击她。

葛瑞的嘴角带著一抹奇异的笑容，那笑容有来平静而安详，倾城无法想像，这个世界级的罪犯为何能在死前笑得那么愉快？

她带著疑惑以及混乱的心情，双手仍旧颤抖的摇醒芷瞳。她觉得自己有了些许的改变，在此刻软弱得想痛哭，先前被羞辱的情绪都比上此刻亲手杀人后的震撼，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

芷瞳在疼痛中醒来，肋骨疼得像是断掉般。她眨眨眼睛，咬著唇没发出呻吟，等视线凝聚焦点后，她看清月光下衣衫残破的倾城，突然有些骇然的瞪大眼睛。

“你怎么了？为什么脸色竟如此苍白？”她焦急的问，一双手在倾城的身上摸著，触手处都是冰凉的。“你受伤了吗？是不是失血过多？葛瑞射伤你哪儿？我必须快些帮你包扎。”她紧张的问著，已经伸手在撕开身上的衣服，心中认定只有失血过多才会造成这么彻底的苍白。

倾城摇摇头，颓然跌坐在地上喘气。

“我杀了他。”她低声说道，觉得全身仍旧紧绷著。

芷瞳忍著痛转身，看见了血泊中的葛瑞。她倒一口气，没有料到在自己昏迷的片刻里，倾城就轻易的解决了恶名昭彰的葛瑞。

“你没有受伤？”她询问著，停下撕衣裳的双手。

倾城摇摇头，松开手中的长弓，喘息半晌之后重新抬起头来。“我没事，趁著其他人还没有追上来，我们快走。”她把内心的震撼强压到最深的角落，不让那种惊慌掌握情绪。

只是杀了一个罪犯，她不需要感到任何罪恶才对，她这是替天行道，她没有错！

只是，那种杀了人后的惊骇仍旧挥之不去，她一直能够听见羽箭贯穿人体肌肉时的声音。那声音在黑暗里听来如此响亮，就像是撕裂了一匹上好的绸缎，尖锐而刺耳，从此之后，绸裂丝断，再好的绣工也不能将丝绸细密补上，一如她的生命，亲自杀了人后，再也不能回复先前的平静与绝对……

芷瞳还没来得及回话，一声低沉的咆哮声震动了整座森林，四周的树木似乎也随著这声咆哮瑟瑟发抖。她惊慌的环顾四周，双手紧抓著倾城，精致的脸庞因为疼痛与紧张而苍白著。

庞大的黑影笼罩了这里的月光，那黑影有著灵巧的动作，从树梢上轻盈的跃下，像是看完好戏后站起身的观众，此刻正走出包厢上前来向演员致意。

那是一头庞大而优雅的黑豹，绿色的眼眸充满著谜，以及野蛮的掠夺欲，让倾城直觉的想起雷厉风。

黑豹的足踏在森林的枯枝上，竟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纯黑的毛皮在黑暗里也能看出丰润光滑，每一个动作都牵动优雅有力的肌肉。它看著两个女人许久，之后缓慢踱步到了尸体之旁，低头闻嗅著。

倾城猜测这头黑豹是被血腥味吸引来的，她小心谨慎的站起身子，推著芷瞳后退，希望黑豹大啖葛瑞的尸首时，她们能够顺利离开。

可惜，黑豹的目标并非躺在地上的尸首。

倾城才弯腰要捡起长弓，黑豹就已经发出吼叫，毫无预警的扑了过来，她只来得及将芷瞳推开，下一秒钟就与黑豹交缠在地上了。

“倾城！”芷瞳紧张的呼唤著，束手无策的看著在地上打滚的一人一豹。

动物性的麝香包围住她的身躯，那沉重的压力让她紧绷著身子，眼前危急的情况，她脑海中竟意外的浮现某种似曾相识的景象。

黑豹的咆哮声震动耳膜，有力的四肢压制著她的动作，尖锐的牙齿离她雪白的喉咙只有方寸之遥。野兽趴伏在她的身上，温热的气息吹拂著，那双绿眸在闪动。倾城奋力的一踢，踢中黑豹柔软的腹部，它发出闷闷的惨叫声，被踢了开来。

矫捷的黑豹在空中翻了个圈，优雅的落在地面，形状美好的肩压得低低的，仍旧虎视眈眈的看著倾城，在她四周不死心的绕圈，像是在考虑何时要扑过来。

倾城快速的翻起身子，心中升起某种可笑的感觉。从小就练得烂熟的近身搏击，与人对阵的次数不计其数，但是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竟会跟一头黑豹对打。而且看那黑豹庞大的体型，以及矫健的身手，她明了自己胜算很低。

“你离远一些，这头豹子的目标似乎只有我。”倾城吩咐著，视线没有离开过黑豹的身躯。“如果我有三长两短，就回古堡去，你一个人也无法逃出这个岛。”她做了最坏的打算。

“不，你因为我而被绑架，我必须负部分的责任，我不会让你死在这个森林里的。”芷瞳低声说道，像是在宣誓著。她精致的五官在月光下，有著如玉般莹白的美丽。

黑豹跃跃欲试的低咆，咆哮声中竟然充满兴奋。它在原地踌躇了几秒钟，仰著头闻嗅了半晌，之后再度扑了过来，利用冲击力将倾城撞倒在地上。它的气息喷在倾城脸上，轻轻的靠近，她撇头想避开，奈何身体四肢都被限制住，根本动弹不得。

黑豹低咆几声，伸出温热的舌头，亲昵的靠了上来，先用头磨蹭倾城凌乱的长发，以及她因为激烈运动而有些嫣红的脸庞。

之后，黑豹甩甩头，愉快的用温热的舌在倾城的脸上舔著。

她一时之间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愣愣的接受黑豹用舌头帮她洗脸。随著她的身体逐渐放松，黑豹对于她的箝制也松懈了，没有要压制住她的意思，先前的攻击似乎只是要她停下动作，好让它能好好的上前亲近一番。

至于一旁的芷瞳并没有看清眼前的情形，她因为紧张与疼痛几乎要休克了。但是过多的担心淹没她，她鼓起所有的勇气，强打起精神，在黑豹低头靠近倾城的时候，举起那把掉落在地上的长弓，用尽全力往黑豹的背脊打下去。

“芷瞳，不可以”当倾城出声阻止时，那把长弓已经重击上黑豹的背。

突如其来的重击让黑豹发出狂吼，它因为疼痛而猛烈的甩头，接著愤怒的回头，咧开的嘴露出尖锐的牙，杀气腾腾的往芷瞳的方向走去。

芷瞳连连后退，走不到几步，受伤的脚底踩到尖锐的石子，霎时间无力承受体重，整个人徒然摔倒在地上。她紧张的看著眼前这头黑豹，怀疑此刻听见的不是黑豹的咆哮，而是死神的低语。

黑豹蓄势待发的看著芷瞳，露出尖牙往前一跃。

倾城想也不想的大喊：“住手！”

她今晚已经亲眼、亲手见证了死亡，她受不了再有一人死在她面前。这个岛屿的黑暗让她想要尖叫，而浓浓的黑夜竟像是永远醒不过来般，在看见黑豹往芷瞳扑去时，她心中几乎与芷瞳一样绝望。

然而，奇迹似的，豹子像是听见主人的命令，服顺的收住往前跃动的身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停下攻势。它收敛起尖牙，缓慢的踱步回倾城的身边，亲昵的朝她磨蹭著头。

芷瞳在原地待了半晌，好不容易才觉醒自己已经没有危险了。她惊讶的瞪大眼睛，小心翼翼的靠近几公分，随即又在黑豹的咆哮声中僵直了身子不敢妄动。

“你在台湾是驯兽师吗？怎么才跟你打照面，这头黑豹就对你服服帖帖的？”芷瞳小声的问，只敢远远的端详那只偎在倾城脚边、如今乖得像是小猫的猛兽。她从来不知道，原来猛兽对美女也有兴趣。

倾城不解的摇摇头，看著黑豹在她身上东舔西闻的，她伸出手拍拍黑豹的头，像是对待小狗一样，搔搔它的耳朵。

豹子舒服的眯起眼睛，缓慢的趴在她腿边，滑顺的皮毛在寒冷的黑夜里格外的温暖。

“豹子会听你的命令，是因为你身上有我的味道。”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在那里待了多久。

雷厉风走出阴影，审视著地上两个狼狈不堪的女人。他的头轻微的一偏，看向地上已无气息的葛瑞，在看见尸首的笑容时，他深刻的五官上闪过一丝丝的悲哀，但是那情绪来去得很快，快得让倾城以为那悲哀的神情只是月光所引起的幻觉。

黑豹抬起头来，愉快的吼叫了几声，算是跟主人打了招呼，却仍旧眷恋在倾城的身边不愿意离去。

“我来保护属于我的东西。这是我答应过你的。”他对连芷瞳说道，脸色苍白的美女恐惧的往后退去，像是不曾见过他般，警戒的看著他。

雷厉风转身走向倾城。“葛瑞伤了你吗？”他轻柔的问，俯下身来，用月光端详一身擦伤的倾城。森林里藤蔓无情，行走间擦破了她的衣衫与肌肤，细微的擦伤遍布她身上，却无损于她耀眼的气质。

“凭他？还早得很呢！葛瑞或许擅长于毒品贩卖，但是在近身厮杀上，他没有多少的实战经验。”倾城克制身上那股颤抖，仰头看进冰绿色的眼眸里，觉得仿佛要被吸进悠悠的深绿里。他的眼眸有著邪魅的美丽，会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就沉溺其中。咬著牙，她硬生生的逼自己把头转开。

他修长的手迅速的落在她的下巴，毫不放松的将她的脸转回来，不许她逃离此刻的对峙。他勾起嘴角微笑著，笑意里有著浓浓的满意。“小看你的人，很快的就已经付出代价了。”他像是一个骄傲的豢养者，满意猎物的饶勇善战。

“你不想为自己的夥伴报仇吗？”倾城狐疑的问，她的双手紧握著长弓，猜测今晚是否必须继续应战。

不论再怎么否认，她无疑的因为雷厉风的出现而感到紧张。这个男人在她身上烙了印，不仅仅是强占了她的身子，也在她的心版上刻下深深的痕迹。他在她身上所留下的黑暗，在此刻正激烈的呼应著，彷彿就要从灵魂的最深处窜出。

这个罪犯是最可恶邪恶的，但同时也是最具压迫感的。从当初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她的心就隐隐撼动了。她是光，而他是影，他们是两个世界的极端，却在见面的那一瞬间，彼此的身影牵动了心中不留震动过的心弦，因为彼此之间的截然不同而骇然。

有什么事情，会因为他的出现而发生；她原本的世界，会因为他而崩离析。倾城因为这样的预感而不安。

雷厉风扭唇一笑，冰绿色的眸子更加地暗了。“对我们这种人而言，死亡有时反倒是一种解脱。你没发现他嘴角的笑容吗？我不需替他报仇，反倒可能必须替他向你道谢。”他如谜般的说道，轻松的踢开她手中的长弓，将葛瑞那把犀角弓放入她手中。“这是你的战利品，好好使用它。或许有一天你有机会实现诺言，用这把弓来贯穿我的心脏。”慵懒的语气里充满了邀请与调侃。

倾城紧握著犀角弓，黑眸里闪动著愤怒。她瞪视著雷厉风，看著月光与云影在他面容上变化著，她在此刻不禁有些怀疑，自己真能在这个邪恶男人的手中全身而退吗？

黑豹徒然抬起头来，警觉的看向森林的深处。一束手电筒的光亮愈来愈近，一个穿著猎装的白种男人手持猎刀，出现在林木之间。倾城认出这个人，他曾经参与殿堂中的那场会议，大概也是瓦雷斯的高层领导者之一。

“你找到你的猎物，那就代表今晚的余兴节日结来了？”他有些惋惜的收起长刀，嗜血的目光看了一眼倾城。接著，地上的尸首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眼眸里突然燃起兴奋的火光，急切的上前确认死者的身分。“我要接收葛瑞在欧洲的市场。”他快速的说著。

那人的眼光让倾城联想到贪婪嗜血的饿狼，在同伴死亡后不会有分毫悲戚，反倒会急著分

食同伴的血肉。这就是瓦雷斯里最真实的一面，人与人之间永远只有利益的交集，他们可以轻易的背叛与出卖，搜括死去同伴的一切遗物。

她感到些许的恐惧，那些她熟知的善良与道德在这里完全不适用，这儿的人心早已经扭曲，看不见任何的善念。在深浓得教人醒不过来的黑夜里，难以见到一丝丝的光明。

“要如何分配葛瑞的市场，要由牧师来决定。”雷厉风轻描淡写的说道，没有错过倾城脸上任何的表情。这个小女人因为他们的态度而震惊，原本挂著骄傲面具的脸庞如今是苍白的，那隐约流露的脆弱，意外的牵动了他的心。

这种牵动让他感觉不悦，更感到某种程度的心慌。就像是给了厚冰的湖面被打穿了，她可以轻易的让他失去理智，牵动他的情绪。

他弯下腰来，猝不及防的将她扛起。“今晚的狩猎已经结束，葛瑞就交给你处理。现在我打算带回属于我的东西。”

踏著深浓的夜色，他再度掳获了这个美丽的猎物，往在黑暗中看来沉重阴森的古堡走去。

瓦雷斯的深夜是寂静的，火炬在回廊里燃烧著，偶尔木柴发出爆裂的声响，回荡在悠悠的夜里。

奥妃丽雅站在雷厉风的房间里，倚靠著窗台，咬著唇看进无尽的黑暗森林里。她手中握著金缕梅调制而成的软膏，静静的等待著。这是雷厉风叮嘱她拿来的，而他从丢下那句命令之后，就匆匆的进入森林，去寻找那个急著逃离他的东方倾城。

她感觉到难以呼吸，就像是有一颗巨石压在胸上般。从看到东方倾城起，她就隐约的感到不安，雷厉风对那女人的兴趣太过浓厚，他史无前例的对一个女人如此的在意。

而那些在意，超脱了一个猎人对于猎物的占有欲。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东方倾城代表著雷厉风所难以了解的一切。奥妃丽雅从不曾见过他为任何女人失去理智，就除了东方倾城……

奥妃丽雅握紧双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或许一切都只是她在胡思乱想，她只是因为倾城的美貌而感到受威胁罢了。她不停的安慰自己。

木门被踢开了，撞击上坚硬的石墙，发出巨大的声响，震动了整座沉睡中的古堡。奥妃丽雅回过头来，看见雷厉风扛著挣扎不休的倾城走进房间。黑豹跟在两人身后，缓慢跋涉到壁炉前趴下，睁著绿眸仍旧感兴趣的看著眼前的一切。

“该死的，放我下来！”倾城挣扎著，双腿不停的踢蹬。长时间的被倒挂在雷厉风肩上，让她觉得头昏眼花，许多咒骂的词句源源不绝的从她口中流泄。

一些字句让雷厉风挑起浓眉。“堂堂东方家的继承人，这种话也能骂得出口？你的词汇修养有待加强。”他轻松的说道，嘴角仍旧勾著一抹邪笑。重重的往倾城浑圆的臀上一拍，他将倾城丢回属于她的位子——他的床上。

“东西呢？”他紧盯著床上的倾城，却朝奥妃丽雅发问。

沉默的褐眼女郎缓慢的走上前来，将手中装著金缕梅药膏的瓷罐交给雷厉风。之后在他漫不经心的挥退下，美丽的脸庞流露出些许的哀伤，但是她不发一语的，温驯的退出房间。只是在离开房间之前，看向倾城的目光有著难以理解的光芒。

雷厉风打开瓷罐，低头嗅了一下，在闻见清淡的香气后满意的点点头。他慢条斯理的将瓷罐放置在床边的木柜上，双手开始解开衬衫上的扣子，在动作的期间，绿眸始终盯著倾城。

“把你身上那些破布脱下来。”他命令道，慵懶的语气透露出不容商量的意味。

“休想！”倾城从牙缝把字句丢回他脸上。

这张床一如她所记忆的那般宽广，想要跳下床去都要翻好几个身，黑色的丝绸看来如此堕落，像是轻轻一掀，她整个人就可以躲藏在里面不被发现。

“是因为睡了七天七夜，把精神都养足了，所以你一醒来就急著在岛上探险吗？”他调侃的问著，嘴角挑著一抹淡淡的笑容，只是笑意并没有到达眼睛，绿眸依旧是冰冷的。“把衣服脱了，不然就等著我动手撕了那些破布。”他轻盈的跃上床，流畅的动作一如那头黑豹。

倾城翻身想跳下床，手指只攀到床沿，脚踝就已经落入他的大掌之中。她感觉头皮发麻，明知逃不掉却仍想做困兽之斗。完全不能够接受他再度触碰她的这个事实，虽然身体被强占，她仍旧固守著完整的灵魂，但是每次看进那恶魔的绿眸，她就不由自主的恐惧。

黑暗是否能够渗透？藉由他的每次碰触，缓慢的渗透进她的心灵，让她再也不是原来的自

己。

紧张的对峙让她遗忘了先前在森林里的杀戮，那些死亡所造成的阴影在此刻远离了。她不得不把全副精神放在雷厉风身上，专心的与他再度玩场床上拉锯战。

“该死的家伙，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放开我！”她喊叫著，还没来得及翻身，强大的力量就从背后拉扯住她的衣衫，之后嘶地一声，她只能感觉赤裸的背部上被夜风亲吻著。

“小猫儿，收起你的爪子，我只是想照顾你，你身上的伤口需要处理。”他轻描淡写的说著，口吻里带著笑意，像是觉得地无谓的反抗很有趣。有力的手坚决的将她的脚踝往后拖动，直到她的身躯拖行到他身边。

倾城咬紧了牙。“你除了撕我衣服，难道就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吗？只要我身上有穿著东西，你就一定要撕之而后快，我穿著衣裳就这么的碍你的眼？”她恨恨的问道，坚决不肯翻过身来，双手仍旧紧抓著黑色的丝绸。

他从瓷罐里挖出些许溢著清香的药膏，犹如在摩挲上好的瓷器般，细细的将药膏抹上倾城光洁温润的背部。“请原谅我，毕竟我只是个穷凶恶极的罪犯，没有什么修养，更没有耐心帮你宽衣解带。再说，撕你的衣裳的确是一件让人愉快与兴奋的事情。”他直言不讳。

沾著药膏的男性双手有著奇异的炙热高温，磨弄过她的背部，带来一阵阵的酥痒，使得她必须要抗拒那些颤抖。那双手没有错过任何一寸肌肤、任何一处伤口，温柔而有力，带著某种程度的霸道。

明知道雷厉风早已经探索过她身上的所有秘密，她根本毋需再遮掩什么，但是当他的手巡回到她较敏感的部位，她的脸就不由自主的烧红。

她原以为可以不去在意身体因为他的侵占所带来的伤害，但是她却无法肯定是否能够抗拒这种几乎要侵蚀理智的触摸，这样的接触，比先前的强暴更让她惊惶失措。

“我喜欢你的骄傲，但是却不喜欢你因为那股骄傲而将自己伤成这个样子。”他徐缓的说，口气中有著不悦，双手迷恋著指下温润的触感，不想要放开了。

“我不需要依从你的喜恶行动。”倾城没好气的回答，东方家的骄傲让她气愤如今的受制于人。

冷不防，毫无防备的赤裸肩部感到一阵疼痛，热辣辣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肌肤上。她震惊得全身紧绷，只能勉强偏过头去，恰巧迎视上雷厉风冰绿色的眸子，此时此刻，眸子里不再只有冰冷，反倒多了一抹她下午时曾经见过的东西。

或许，那种东西就叫做欲望。

他正轻咬著她的肩部，用的力道很恰当，可以得到她的全部注意，却不会在那光滑的肌肤上留不印子。

“你需要的。在瓦雷斯，你是我的猎物，而我的命令就将是所有行动的依据。”他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肌肤上，满意的看见她微乎其微的阵阵颤抖。很缓慢的，他伸手将她翻了过来，绿眸审视著她完美无瑕的身子，眸子里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

倾城的双手紧抓著黑色丝绸，毫不畏惧的回瞪他。她知道现在所有的遮掩都只是矫情，他早已经知悉她的一切秘密，吻过了她的身躯；她唯一残存的骄傲，就是不给他任何的反应。

“总有一天，我会将这一切分毫不减的报复在你的身上。”她看著雷厉风，坚定的说道。

“那也要你能够逃得出瓦雷斯，逃得出我的手掌心，不然你永远都会是我的猎物。”他低下头来，再次挖出些许药膏，大手覆盖上她的身子。

“我会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会回到台港，之后在那里等待著亲自书写你的祭文。”她抬高下巴，努力漠视那双正在她身上游移的手。

他揉弄著她颈部细致的肌肤，接著掬了她胸前满掌的粉嫩柔滑，若有似无的逗弄著她，重新熟悉她身上的每一道曲线。

不知是因为那些药膏，还是什么原因，他的手所经过的地方犹如燃烧起一簇簇的小火苗，让她感觉格外的炙热，几乎要不耐的呻吟出声。那种热度让她感到陌生，从他所触碰的肌肤渗透进她的身躯里，让她几乎想在冰凉的黑色丝绸上翻腾。

“为什么急切的想回去台湾？难道在那里有男人在等待著你，而你因为被我夺去贞操，急著想回去向他忏悔？”他的话气变得尖刻，手劲也不自觉的加重。想至她可能对其他男人有著承诺，他的心意外的揪紧，像是心爱的珍宝被人窥视的愤怒。

“我不需向谁忏悔，那不是我的错，错是在你。被强暴并非女人的错，那些强暴犯才是罪该万死。你是不是搞错了怪罪的人？”她讽刺的说道，撇过头去，不再看著他专注的表情。

他故意忽略她的责备。“既然没有男人等待你的归去，就别急著离开，女人不都应该对得到她贞操的男人死心塌地吗？乖乖的留下来，你将是我最美丽的猎物。”他的手滑过那些带著

伤的肌肤，藤蔓的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只带来了许多浅浅的擦伤，抹上奥妃丽雅的药膏，大概过两、三天就能痊愈。

倾城冷笑一声。“献身跟强暴似乎是两码子的事吧！你会对拿刀子捅你的人一往情深吗？”她因为他的手轻触胸前的蓓蕾，禁不住惊喘。

“给我机会，下一次会很不同。”他诱哄的说道，低沉的声音带著煽情的意味，有种让人想要醉生梦死的冲动。

他的每句话都带著神奇的魔力，让男人相信，让女人迷恋，之后轻易的让他夺取任何他想要的。不可否认，他就如同恶魔一般，有著惊人的魅力。

她将视线固定在大床的精美雕刻上，看著上面所描绘的神话故事，心中只觉得格外讽刺。她长年挥舞正义之剑，却在遇见最可怕的恶魔时，只能成为阶下囚。在黑夜里，所有光明都是微弱的。

“几次都是一样，我不会给你任何反应的；不论你要试上几次，那都将只是强暴。”她平静的回答，强迫所有的意识退到灵魂的角落，退到他无法进占伤害的地方，从内心深处完全漠视他的存在。

她强迫自己别去感觉那双手，以及那一簇簇撩拨起来的火花……

只是，雷厉风接下来的动作轻易的毁掉她的努力。他以流畅的动作拨开她修长的大腿，将庞大的身躯放置在她的双腿之间，让她无法合拢双腿，然后居高临下的俯视无助的她。

他的绿眸锁住她惊慌的黑色瞳眸，从瓷罐中再度挖取药膏，别有所图的接住她的双腿，毫不客气的探入她的柔软。

倾城整个人震惊得几乎从床上跳起来，在明白雷厉风的意图后，她猛烈的动作，企图翻身去逃离他的魔掌。奈何所有的动作都被限制，他沉重的身躯选择在此时压下来，彻底的慰烫她的每一寸身子，将她压进黑色丝绸中。

“你需要被照顾。”他重复著先前的话语，沾著药膏的长指找寻到她的柔软。“奥妃丽雅告诉过我，沐浴之后你到她提供的药膏视而不见，下午我所造成的伤害仍旧没有上药，加上你方才大半夜的冒险，现在难道不疼吗？”他灼热的气息喷在她耳际，说的话如此亲昵。

倾城激烈的摇著头。“住手，我可以自己来。”她的声音因为惊慌而破碎。

“我不相信你。下午我就说过，若是你不能照顾你自己，那就由我来代劳。”他缓慢的说道。

他精准的找寻到她受伤的地方，在看见她微疼的瑟缩时，他低喃著某种异国的话言，像是一种连他都遗忘许久的安慰语调。

她的双手紧缠著黑色丝绸，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她能感觉到他的长指滑过她的花瓣，探入她最柔软的深处，在经过那处被撕裂的伤口时，她不由自主的颤抖。这似乎比下午时他所加诸在她身上的强暴更加亲昵，他的手探索著她的身子，均匀的在每处涂上药膏。

“住手。”她喃喃的说道，语气却软弱不堪。甚至连她也不能确定，那犹如喘息般的哀求究竟是出于谁的口中。

她紧闭上双眸，却发觉他的一举一动更加的鲜明。在每一次措手不及的碰触下，她只能勉强压抑住即将要逸出口中的呻吟；在几乎晕眩的感官冲击下睁开眼眸，她看进那双绿眸里，知道他正紧盯著她，不放过她的任何反应与表情。

他的身躯紧压著她的，像是一座炙热的牢笼，让她无处可逃，所有轻微的动作都会影响到他的反应，而那就像是点燃火药库的引信。她能感觉到两人的胸脯随著呼吸起伏而紧贴与分开，而她胸前浑圆的柔软尖端，因为那些接触，以及他的探索，成为敏感的粉红色花蕾。

“我说过，下一次会很不一样的。”他徐缓的说，抽回手指，轻柔的爱抚她的四肢，像是要安抚她紧张的情绪。温热的唇轻咬著她的耳朵，接著在冒著细小汗珠的面容上亲吻著。

他像是巡视领土的君王，不停的探索著她的身子，而这一次的巡礼甚至比先前更加彻底。每一次她紧闭上眼睛，想要在心智上逃离时，他就卑鄙的袭击她的敏感处，夺得她一次次的喘息。

这样的戏码维持了许久，倾城几乎已经对时间失去了记忆能力。她只能疲惫的一次又一次的抵抗，然后一次又一次的输去她的抵抗，感官的冲击犹如浪潮般来了又退；他的戏耍像是会直到永远，雷厉风对她的身体与反应充满著无限的兴趣。

许久之后，他吻遍了她全身，再度回到她颤抖的唇边。她几乎要以为他会再度占有她。

然而，他只是轻轻用冰凉的丝绸裹起她发烫的身子，之后紧紧的拥抱她，将她安置在胸前，那个最靠近心脏的位子。

“睡吧！你身上还有伤口，我不会碰你的。”他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强压下几乎灭顶的欲望，雷厉风强迫自己不能再要她。她在今天之前还是处子之身，过多的需索只会对她造成心理与生理上的伤害。而他不知为何，就是不忍心伤害这个骄傲美丽的小女人。

连雷厉风都没有发现，他对她的疼惜已经超过了猎人对猎物的范围。

她还在喘息著，有半晌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唇、他的手似乎仍旧无所不在。紧靠在他的胸前，她虚弱得无法再思考。

或许是今夜的一切太过伤神，也或许是先前在她血液中的麻醉剂并没有耗尽，她只感觉乏力不堪。像是最自然的事情般，她完全的服从了他的命令，在他的胸前逐渐放松身子，之后坠入深沉的睡眠之中。

桌案上一支有著草药气味的蜡烛，在房内燃烧著，在两人沉稳的呼吸中，轻轻的滚落一滴缠绵的烛泪。

黑夜再褪的黎明，她的身子在丝绸里翻腾著。

她作了恶梦。梦里有著暗无天日的森林，而她提著长弓在森林内逃窜，面目狰狞的葛瑞站在她面前，拿著那把犀角弓对她狞笑。

别无选择的，她搭弦弯弓。羽箭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声音，贯穿了葛瑞的身躯，鲜红的血液溅湿了森林里的黑夜。

她不由自主的颤抖，愣愣的瞪著双手，发现上面的血迹愈来愈多。葛瑞的血弥漫了她所站的土地，像是有生命般，吸附在她的双手上，任凭她怎么努力的搓手，就是搓不掉那些血迹。

耳朵里不断回荡著羽箭贯穿人体的声音，一再一再的重复，直至她忍无可忍的发出尖叫声

倾城从恶梦中惊醒，发现冷汗已经沾湿了丝绸，她的脸色苍白，紧紧咬著唇，直到双唇泛白。

地板上的黑豹被惊醒，抬起身子探看，在决定没有危险之后，再度将头舒服的枕在前腿上。

一双强壮的手臂护住倾城颤抖的身躯，温热的胸膛熨烫了她的惊慌。有一时片刻，她只能紧靠著身边这个男人，呼吸著他身上那股她已经逐渐熟悉的麝香味，用以告诉自己，她已经脱离了那个杀人的恶梦。

“怎么了？”雷厉风淡淡的问，好奇是什么恶梦能让倾城失去冷静。

整个夜里，他一直是清醒的，而她却在他胸前睡得极不安稳。在他的怀抱里，她因为在恶梦里挣扎而喘息，偶尔几句呻吟，以及某些字句会从她口中逸出。她提到了葛瑞，也提到了死亡，之后就紧咬著唇，只是发抖。

雷厉风不由得猜想，也许他所看到也只是一个假象，她骄傲而高傲，却也因为那些骄傲，一旦有了恐惧，她只会深埋在内心，不敢显露出来。他愈是猜测，就愈是好奇。

倾城用手覆住脸，感觉触手处一片冰凉。她摇摇头，拒绝他的询问，也试图把脑海里那种可怕的声音给驱离。“只是作了恶梦。”她绷著嗓子回答。

他不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霸道的勾起她的下巴，笔直的看进她的黑眸中。措手不及的，她眸中的惊慌被他窥探，没有任何的骄傲掩盖，此刻在他怀中的不是意气风发的正义使者，只是一个因为恶梦而惊慌的女人。

“梦见什么？”他逼问，气息吹拂在她的面容上。男性的手掌滑进她的长发中，制止她恣意的转开视线，让她别无选择的只能与他对视。

“你连我的梦都要过问？”她不可思议的看著他，却看不透那绿眸里的眼神。她是否在那冰绿色的眸子里，看见了某种可以称之为关心的东西？

“会作恶梦也许是好的，最可怕的是连恶梦都不会作，现实与梦境已经难以分辨。”雷厉风缓慢的说，一绺凌乱的发遮蔽了他脸上的那道伤痕，让他看来较不咄咄逼人，反而显得有些孩子气。“是不是梦见葛瑞？”他直接的问道。

倾城的身躯禁不住紧绷，只是瞪大了眼睛看他。她还听得见那个可怕的声音，人的身躯被羽箭贯穿，之后血液慢慢的在黑暗里流淌。杀人的恐惧再度袭击她，此刻她只觉得胃部翻搅，几乎想要呕吐。

她感觉不到任何替天行道后的骄傲，只能不停的想到在不久前亲手杀了一个人，血腥的气味弥漫了她的双手。杀什么人都是一样的，即使杀的是恶贯满盈的罪人，她也仍旧是亲手了结一个生命。

温热的呼吸包围了她，温暖了她冰凉的面颊。她视而不见的看著雷厉风，没有发觉自己的

双手紧紧的攀著他，像是即将溺毙的人紧抓住最后一块浮木。

“我杀了他。”她喃喃的说，急促的呼吸轻拂在他的颈项旁。

他看了她半晌，手指轻柔的滑过长发，彷彿在安抚她般，只是拥抱著她。他有些迷惑了，倾城的脆弱让他有些心慌，她的苍白让他几乎想起身去叫唤他精通医理的情妇。

很多情绪在此刻冲击而来，他知道自己再度为了倾城而丧失理智。长年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对他而言太过危险，她代表著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世界，全然的光亮与美好，而那些东西是他永远触碰不到的。为了安全，他应该松开手，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方倾城送离他的身边。

但是，他却又不舍，能够留下她，即使是冒险也是值得的。

在不知不觉的时刻，滴水早已穿透了石子；他的某种情绪被她彻底的影响。他突然想诉说什么，让她能够理解他的一切，让那双骄傲黑眸里的鄙夷能减少些。天晓得，他无可救药的在乎她的想法，在乎著她看他的眼神。

“我第一次杀人是在我十岁那年。”他轻描淡写的说道，拥抱著倾城，低沉的声音诉说著这世上没有多少人知悉的故事。“那是一条很暗的巷子，阳光照射不进那里。从我懂事起，那里就是阴暗潮湿的，很多人来来去去，每个窗子后面都有压抑的喘息声，还有一双双偷窥的眼睛。不同的人在我母亲的床上，房间里只有劣质毒品的焦味。床单上有泥土味、汗臭味、尿骚味，床边的柜子上有许多的针筒。”

她许久之后才听见他那低低的声音，描述著一件很久远的事情。她身上的颤抖逐渐褪去，所有的注意力被他的声音吸引，她不由自主的开始倾听。

“我母亲在做生意，她很美丽、很受欢迎，而佣兵在附近扎营，不同国籍的男人带来不同的毒品。她喜欢男人，也喜欢毒品，所以完全乐在其中，而我只是她某一次狂欢后所产生的附带品，没有人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他轻抚著她的身体，声音几乎是漫不经心的，但内容却是从心中流泄而出的旧事。“她大概不喜欢我，认为我拖累了她。但是她的客人里有不少人却对我深感兴趣，在某些时候，为了让那些人享用我，她会意外的对我温柔，也只有那时候她才会比较像一个母亲。在我十岁之前，这是我的一切记忆。”他的手梳理著倾城的长发，像是被她的黑发迷住了。

“在欧洲？”她问道，因为他的故事而著迷。此刻的好奇并非是想探究罪犯的资料，只是亟欲听听某个久远前的故事。

雷厉风的视线回到她的脸上，嘴角勾起一抹淡然的笑，而那抹笑容里有著深浓的悲哀。

“在越南。那一带到如今都还是如此，男孩子成长到与枪齐高，就被政府军或是游击队吸收。如果不杀戮，就无法存活下去，在那里人命是低贱而无价值的。”

倾城皱起眉头，不赞同的撑起身子，没有发现两人此刻是紧紧相贴的，彷彿是多年的情侣般，自然的躺在床上谈论著。

“那些年是因为战乱，这些年来总有改善，当地政府安定后，人们能够学著过和平的生活”

她的唇被他的手捂住。

冰绿色的眸子里有著愤世嫉俗的冷然，那抹笑扭曲得有些狰狞。“不要用你所自以为是的和平来看待那里，你永远不会了解那种生活。内战一直没有停止过，最低层的人们还是存活在黑暗中，那里日复一日的只有死亡与污秽。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夺取，赢了就能存活，输了便是死亡。”他回想起那些日子，原本以为早已麻木的心，在此刻意外的抽痛著。

“被我杀掉的，是我母亲的客人。他在床上太过激烈，无意闲扼死了她，之后想继续侵犯我。”他微微冷笑，彷彿谈论的事情已经云淡风轻。无人知晓那件事情，在十岁的小男孩心里，无疑是最可怕的恶梦。“我顺手拿了刀子砍杀他，在挣扎之间刀子也划过我的脸。为了活命牺牲一只眼睛，如今想来也还划算。”

那一晚里，他什么都失去了。亲人与感情，甚至是一只眼睛。他告诉自己，最糟的已经过去，从今以后再不用畏惧什么，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他已经没有东西可失去了。

之后的生命，他一步步的成为国际级的罪犯，在瓦雷斯里得到权势。他不曾在乎过什么，只是依靠著本能，以及极端优秀的天赋，在犯罪组织里不停的争取他所能得到的金钱与权势。

本以为不会再提起这段往事，本以为他再也不会想起那些过去，直到看见倾城眼里的恐惧，他难以解释的，急切的想让她知道些什么，告诉她他也曾经有过的恐惧。

她冲动的用手覆住他脸上的那道伤痕，感觉那黝黑的皮肤上蜿蜒的伤疤。有某种黑暗的情绪嵌镶得很深，不只是伤害了他的面容，也毁坏了他的心。

那是一种她无法了解的生活，一种她无法了解的情绪。黑暗里有著最悲哀的故事，悠悠的唱著，像是亡魂的呻吟。一直无法理解黑暗，除了邪恶之外，那漆黑的世界里有著更多的故

事。她在此刻听见也看见，更清楚自己有多么软弱。在巨大的悲哀面前，什么人有能力改变？他没有反应，也没有挡开她轻覆在伤痕上的手。暖暖的温度从她的手中传来，有著他已经不敢希冀的平静，她的美丽与光明总让他更加看清自己的不堪……

“在那种情况下，不杀了对方，就会招来死亡。谁要活下去，谁就要背负起那些罪恶。”他若有所思的说道。

倾城的身躯还是在转瞬间僵硬了，指下的皮肤好烫，像是在黝黑的肌肤之下埋藏著炙热的火焰。他的眼神总让她迷惑，除却了冰冷之外，还有一些急切的召唤。

“我不必背负什么罪恶，我”她说不下去了，无法全然为自身脱罪。说是替天行道，说是执行正义，就可以冷血无情的杀人吗？

雷厉风拍拍她的脸，将她僵硬的身子拥抱得更近一些。他十分享受眼前的情景，她因为本身的脆弱，只能依靠著他。心中有直觉告诉他，骄傲如倾城，这种因恐惧而失控的机会可是微乎其微的。

“或许告诉你这些事情，你会好过些。葛瑞是内战的孤儿，在看过太多残忍事迹后，他的心早就扭曲了。除了贩毒之外，他有著最恶劣的兴趣，喜欢捉来无辜的人，当猎物般射杀取乐。其中有不少人只是不满十岁、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孩。”他松开双手，赤裸的身子矫健的下了床。

倾城从床上撑起身子，静静地看著他的一举一动。“你这是在安慰我吗？”她忍不住发问。

他戴眼罩的动作停顿了一半秒，却又毫无影响的继续。男性薄唇勾起浅笑，浓眉也恢复成倾城所熟悉的，那邪气而充满威胁感的挑著。刚刚在床上，诉说故事的那个雷厉风似乎在转瞬间消失了。

“随便你怎么说。好好享受你的恶梦吧！趁你还能够作恶梦的时候。”他无情的丢下这句话，穿上黑衣，头也不回的走出房间。

她瞪著那扇木门看了半晌，许久后才容许身子重重的摔进床垫里。

能作恶梦也许是好的，至少还能够分得清现实与梦境。因为知道能够清醒过来，所以恶梦并不可怕。

白昼的光，如何能了解夜晚的黑暗的深处？

拥有黑暗的心的人，只作黑暗的梦。

而更黑暗的心，连梦都不作。

他呢？他还会作恶梦吗？

瓦雷斯的日夜很平静，岛屿上白天与黑夜有著温差。阳光在古老的城墙上移动，偶尔几个世界级名人在此处出现，在洽谈之后，旋即离开岛上。

他们并不限制她的行动，只要她乖乖的待在城堡内，所有的房间、所有的资料完全供应她使用。

倾城在城堡内四处走动著，也曾数次试著要逃出去，但是通常到了森林边缘就被雷厉风的仆人逮回来。那些仆人总是沉默而动作迅速，任何一个人都有著惊人的身手，遇到他们，倾城每次都只有败北的份。

从首次逃脱，到现在已有半个多月，她不曾再见过雷厉风。虽然心中也曾思索过他究竟失踪到哪里去，竟如此轻忽她这个人质，但是她的骄傲不许她去询问关于他的任何消息。这段期间，黑豹始终亦步亦趋的跟著她，亲昵的摩弄她的腿或身体，不像是监视，倒像是喜欢上她。

那个复杂的男人还有著什么样的故事？她发现自己开始对他感到好奇，原本对于罪犯的深恶痛绝消逝了，当她身处瓦雷斯，她被迫以另一种角度去看待这些罪犯。

似乎每个人都有著自己的故事，她独自坐在偌大的图书室中，看著那些人的资料，只觉得内心里一道原本坚硬的墙如今正在开始崩塌。而敲毁那座墙的始作俑者，无疑就是雷厉风。

她所坚信的信念就是正确的吗？父亲东方旭的嫉恶如仇就真能全然防堵罪恶？从光明的角度无法理解黑暗的心，当然也就永远不能明白为何罪犯怎么也铲除不尽。

资料看得倦了，她丢下大批的卷宗，顺著回廊走到城堡的边缘。黑豹跟在她身边，偶尔低咆哮几声换取她的注意力，在她轻拍它的头时，享受的眯起眼睛。那些在一个月前她会视为珍宝的资料，如今是唾手可得的，反倒没有阅读的情绪。

阳光很舒服，海风也很暖和。她踱步走过庭院，选择一处温室旁的矮墙，坐著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仆人们低头匆匆走过，有意无意的避开她与那头黑豹。

这半个月来，没有任何人愿意与她交谈。仆人们很有默契的避开她，不回答她任何问题，让她无法得知芷瞳的现状。而瓦雷斯的每一个领导者皆因为她父亲的按兵不动而焦虑著，他们只能恶狠狠的瞪著她，却也无计可施。只有那个神秘的牧师偶尔见到她时，会礼貌的点头微笑，那笑容有著难解的神秘，一种属于死亡的平静。

阳光刺眼，她自然的走进温室里，感受温室内四季控制得宜的温度。温室的规模惊人，有著数千种珍贵的植物，每一种都受到精心的照顾，阳光透过特制玻璃，照拂到翠绿的植物上。

倾城弯腰看了看，在众多植物园圃间发现一个满布仪器的工作台。顺著苗圃的阡陌走去，工作台上的仪器之先进，研究范围之广，总让倾城不由得瞪大双眼。

工作台上摆满了完成与未完成的实验，各类植物的精华被抽取出来，分装在试管之中；这些研究，能够让当今不少植物学者自叹弗如。

窈窕的身影从温室的门口走入，熟练的穿戴上实验用的白衣，在看见倾城时，奥妃丽雅有一瞬间的惊愕。她皱起弯弯的眉，不悦于雷厉风赋予倾城的自由。这个人质似乎在瓦雷斯过得太过惬意了些。

“这些都是你的研究成果？”倾城问道。

奥妃丽雅点点头，拾起一把晒乾的叶子放进仪器中处理。美丽的容貌上有著冷淡与不安，她对于倾城的顾忌仍旧存在，每次雷厉风为了这个外来者而挥退她时，她心里的酸涩就与日俱增。

“何必猜疑，你不是曾经亲身体验过我的麻醉剂，彻底昏睡了七天？”她回问，看著叶片在仪器之中快速融解。

“很久之前就曾经听说过‘暗夜’有一个善于精研毒品的专家，能将毒品的纯度与价值提高数倍。前些日子经过这个温室时，我就在猜想温室的主人或许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专家。只是，我没有料到是你。”倾城坦白说道，在看见一些有毒植物时蹙起秀眉。

“这些研究是我能够长久留在瓦雷斯的原因。瓦雷斯只需要能够替组织赚取利益的人，许多人来到这里却又不离开，只有我能够留下来。”她骄傲的抬起头来，有些鄙夷的看著倾城。

“不用冷嘲热讽，我自认对瓦雷斯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别忘了，我也不是自愿要留下来的。”倾城提醒她，发现对方很明显的敌意。

“如果现在能让你马上离开，你愿意吗？”奥妃丽雅急促的问，酸涩的情绪掩盖了理智。她心里的不安在翻腾，似乎预见某些结局，而那些结局里并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你认为我还会对这个鬼地方流连忘返？”倾城偏著头问，不明白这个原本温驯的褐眼女子为何突然间变得尖刻。

“不是对瓦雷斯，而是对瓦雷斯里的某人。”她紧握著试管，往前走近一步。

只是一步，她没有勇气再往前踏进一步。清楚感受到她与倾城有多么的不同，即使两人在外貌上同样美丽，但是倾城的勇气与骄傲能让其他女人自惭形秽。

男人会愿意奉上的一切，包括生命与成就，只企求能够得到东方倾城的爱情。

倾城全身紧绷起来，黑如点漆的眸子对上褐眼，她的心徒然震动，有种被人戳破心中秘密的难堪。而那个秘密，就连她都还没能窥见全貌。她根本不敢相信，也不可能去承认，就算旁人都一清二楚，她还是会愚昧的自欺欺人。

怎么能去承认那不可思议的事实？一旦承认，就等于否定了她有生以来的所有信念。她竟让一个罪犯触碰了她的心……

“你想欺骗我吗？其他人或许看不出来，但我知道他强占你只是因为想保护你，他从不曾对任何女人如此的关心，甚至因为你失去了一贯的冷静，自从你来到这里，他的眼神就改变了。”奥妃丽雅喃喃的说著，不敢相信数年的守候却轻易的就败北了。

倾城摇摇头，想要反驳，却想不出任何的话语可说。她的情绪也是模糊的，像是黎明时的迷离天光，看不清任何事物，就连心情都是暧昧难明的。

奥妃丽雅叹了口气，心中嫉妒得快要滴出血来。“我在门外听见他告诉你的所有话语，那些事情他甚至不曾告诉过我。”她苦涩的笑著，摸摸冰凉的脸庞，想起自己紧贴著木门，在门外痛苦的咬著指节。

“不用太担心，我很快的就会离开，到时候雷厉风就安全了，我对罪犯没有兴趣。”倾城说道，转头想要离开。跟奥妃丽雅相处，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你根本不了解！他不是罪犯。”奥妃丽雅突然喊道。

倾城停下脚步，心中有声音要她快些离开，要是再听见更多关于雷厉风的事迹，她的心只会更加的复杂。但是，偏偏双腿就是不听使唤，像是生了根般，被奥妃丽雅的柔柔声调唤住。

是否在最不愿意承认的内心深处，她也想多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你大概以为只有你父亲与兄长那种人才能称之为英雄，而在我们的世界里，能够存活下来的就足以称之为英雄。我们不懂什么叫正义，不懂什么叫道德，人必须在存活下去之后，才能去在乎那些规范。”她放下那些试管，颓然坐在一旁的木椅上，气愤倾城的不明白，更气愤命运之神的残酷。

瓦雷斯里有不少人，尤其是有著像他们这类背景的人，无疑都是极端优秀的。偏偏命运十分残酷，夺走了他们的一切，只留给他们坚硬的心，以及难以改变的自私。

“命运或许对你们不公平，但你们也不应该制造悲剧。为了少数人的私利，瓦雷斯正在制造更多的残酷。”她清晰的说道，却在温室之中感觉寒冷。那不是她所能理解的世界，心中的城墙继续崩毁著，每听见一个悲剧，她就更加迷惑。

“夺取是生存的不二法门，那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方法，在你的世界里，有所谓的法律，而在我们这儿则无。”奥妃丽雅笑得凄楚，不停的摇著头，她的手轻捧起一盆仙人掌。“温室里的植物怎么懂得大自然的严酷？生长在沙漠里的仙人掌，你怎能责怪它长满了刺？不要说那些正义或是道德的空话，我们从来不曾见过那些东西。”

倾城能感觉迷惑的种子在心中萌芽，靠著那些悲剧做为养分，快速的成长茁壮。如同杀了人后必须背负罪恶，难道悲剧的过去，就能够容许他们在如今为所欲为？

她慢慢的发现世上的事情并没有绝对，没有真正的对与错。光明里仍旧有著罪恶，而黑暗深处则有著深浓的悲哀。

那么她从小所接受的认知，在此时此地不就全是最可笑的？她的一切都由父亲所构筑，那些嫉恶如仇的观念在她心里堆砌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墙，维持著自以为正义的骄傲。总以为这世界是黑白分明、正邪难两立的，处在光明的境地，她鄙弃黑暗的心。

但怎么也没想到，她竟有一天会如此的靠近黑暗。靠近得太过危险，甚至影响了她过去的认知。

沾染到了黑暗，见识到其中的悲哀，再回到父亲身边时，她还能是原来的那个自己吗？

无法反驳，也不愿意再继续听下去，倾城转身往外走去，黑豹无声无息的跟随著她。

奥妃丽雅收拢心中的悲伤，以及那些几乎要淹没理智的醋意。她看著倾城的背影摇头，却也不知道为何要摇头。从倾城来到这里开始，瓦雷斯里有了改变，她可以不去在乎那些改变，却无法不在乎雷厉风对东方倾城的态度。她跟雷厉风是同一种人，代表了他的过去。然而，东方倾城是否会代表著他的未来？这个猜测几乎要逼疯她。

瓦雷斯的城墙上，光影慢慢移动著。阳光只照耀这个城堡的外墙，却怎么也难以温暖墙内的黑暗空间。

在倾城走出温室时，奥妃丽雅颤抖的手拿起一个试管，一抹颤抖的微笑浮现在她温润的唇上。仪器中的绿色液体流动著，犹如女子心里的情绪，由平静而沸腾，终于在高温下焚烧殆尽。

雷厉风从南美回来后，直接来到牧师的殿堂。

与南美的毒梟洽谈只是例行工作，只是这一次离开瓦雷斯，他的心是不安定的。一双骄傲的黑眸总是浮现脑海中，澄澈的看著他，从原先的鄙夷，转变得复杂难解。

她还会作恶梦吗？还会在夜里辗转难眠吗？

在洽谈的期间，他不停的臆测，与当地毒梟的交谈也是漫不经心的，他发现自己竟无可救药的想念她的一切。他并不是不曾迷恋过女人，只是那些肉体层面上的眷恋总是很快的消失，他的心一直停留在黑暗的底层，直到遇见了她。

黑暗的灵魂也是会希冀阳光的，只是，在阳光之下却又惭愧于自身的不堪。他用沾满血腥的双手触碰她，逐渐明白在见到她的那一瞬间起，他就已经注定万劫不复。

他迷恋上她了。不仅仅是她美丽的身躯，更是因为她的骄傲与勇气。然而这种在乎让他手足无措，他是个不配拥有任何东西的罪犯，更何况是她这么美丽的女子！在水中优游的鱼，最悲哀的就是爱上飞翔的鸟儿，明知两人的世界相距天差地远，他只是暂时的囚禁了她，一旦事件结束，她还是回到台湾，回到她父亲的阵营，擎著正义之剑讨伐他。

他只是短暂的拥有她，心中的患得患失犹如强掳了天使的恶魔。

“孩子，专注一些，你这些日子以来时常恍惚了。”牧师平静的说道，暗色的牧师袍拂过地面，像个幽灵般没有任何声响。他看著最得意的手下，嘴角有了解的微笑。“我在想，把那

个女孩交付给你是不是一项错误。”

雷厉风紧绷起身子，高大的身躯安坐在椅中，手中握著一只酒杯，琥珀色的酒汁因为他心中的震动正轻微的晃荡著。

“她是我的猎物，交付到我手上是理所当然的。”他缓慢的回答，低沉的声音泄漏了些许情绪。

牧师一手按住圣经，走至一旁的椅子。“一个足以控制猎人情绪的猎物，已经太过危险了。她对你而言，不像一般猎物那般简单，她影响了你的平静。”他宠溺的看著雷厉风，皱起眉头，不赞成的继续说道：“或许我该说她影响的不只是你，就连整个瓦雷斯都因她的到来而变得紧张。你因为她，与南美毒梟的洽谈差点失败；葛瑞因为她而死亡；而其他人因为东方旭的迟迟不回应，焦躁不安。我们该是先发制人的一方，但是仅仅一个人质就已经让瓦雷斯乱了阵脚。”

幽暗的地狱里走进了一个光明的天使，众多的幽灵开始惊慌了；而他，偏偏还狂妄的强占了她，以为能够长久的囚禁她。

他得到了她的身子，而她却牢牢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这场战争里，到底是谁占了上风？

雷厉风闭上眼睛，仰头饮尽杯中的佳酿，面无表情的将雕工精美的杯子掷于地面。脆弱的水晶杯霎时破裂，弹起刺伤皮肤，像是细小的针刺。

“东方旭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召回了东方家的人，却没有任何的举动。他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不愿意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他想起那些传来瓦雷斯的一切情报，不觉也皱起浓眉。绿眸再度睁开，笔直的回视牧师。“东方旭并不担心倾城，他知道自己的女儿一定能够安全的存活下来。”

双方都有著重重考量，心怀鬼胎的在算计著。瓦雷斯先采取了行动，却得不到具体回应，眼前的情势对倾城而言愈显危险。

“东方旭很聪明，他知道只要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撤出东方集团在台湾的影响，‘暗夜’就可以轻易的进占台湾市场，那么他十多年来苦心守护的地方就会成为炼狱。”牧师放下手中的圣经，缓慢的将双手交叠在膝上，严肃而沉稳，完全像是一个倾听门徒告解的传教者。“我们没有筹码再等待下去，拖长了时间对我们不利。我再给东方旭七天，要是七天内他不答应那些条件，我就必须要求你交出东方倾城。”

雷厉风绿眸危险的眯起，与牧师平静的眼光对峙著。“如果我不答应呢？”他勾起一边的嘴角，却全无笑意，那表情只是更加显露出他的危险。

知道一旦把倾城交给瓦雷斯的其他人，就等于是亲手将她推入死神的怀抱。一股激动的情绪紧揪住他的心，随即狠狠的撕裂薄弱的情绪，某种痛苦在此刻袭击他。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心不应该会感受到任何疼痛的。

牧师淡淡的微笑，眼眸里还是一片死寂。“你是我最疼爱的孩子，不要让我为难。为了瓦雷斯，东方倾城必须成为祭品。”他果断的说道，说出这个埋藏已久的决定。

即使原先就知道这个决定，甚至还参与了这个决定，但是听见牧师亲口宣布倾城的命运，他的身躯还是忍不住狠狠一震。

“她是谈判时必须的筹码。”他重申道，绿眸变得幽暗。

牧师看著他，徐缓的叹了一口气。“不是到最后关头，我也不会采取这步险棋。我能够等待，但瓦雷斯的其他人无法等待，他们急著要将整件事情告一段落，而你那个宝贵的猎物就是他们的希望。就算无法谈判，他们也期待亲手杀死东方家的人。”

他紧盯著眼前这个皱眉的高大男子，死寂的眸子有了些许的波动。牧师是偏爱雷厉风的，不仅是他的优秀，更因为这个孩子有著跟他酷似的遭遇。

在瓦雷斯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因利益而疯狂的人，另一种则是被残酷的命运逼上罪恶的顶端。雷厉风与他太过相似，不同的是他已经心如止水，任何生死与悲痛都不能影响他，而雷厉风却仍会为了那个高傲的东方倾城而乱了心。

牧师不能够偏袒他多久，其他人的嗜血声浪很快的就会失去控制。要是不及时交出倾城，他们可能连雷厉风都会一块儿屠杀，在瓦雷斯里没有所谓的合作情谊，这些人其实与地狱里的恶鬼无异。

许久的沉默之后，冰绿色的眸子看向窗外。“如果到了那种时候，我会亲自带她离开瓦雷斯。”雷厉风坚定的说道，从椅子中起身，高大的身躯走向窗子，阴影从他身上褪去，金色的阳光笼罩著那深色的身影。

“不要为一个女人与瓦雷斯为敌。”牧师警告著，他难以理解，只是短短的几个礼拜，雷

厉风就会理智全无，仅是为了保住倾城的性命，甘愿背弃瓦雷斯。

“我只是单纯的不希望她丧命。”他耸耸肩，彷彿所作的决定十分轻松。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长年在瓦雷斯所建立的势力与声望，很可能因为这次的叛离，全部毁于一旦。

但是他断然无法放任倾城被众人残杀，他必须保护她，一如必须保护自己的心……

他只是迷恋她吗？那么心里翻腾的那种激烈情绪，为她的眼神而或悲或喜，为她的脆弱而万分担心，为她的骄傲而痴迷不已，这些都仅仅是迷恋吗？他不曾体会过如此激烈的情感，更不明白该如何称呼这种情感。

牧师走了过来，那一身阴暗冰冷的气息，甚至让沾染上他身子的阳光消逝了。

“天使属于天堂，恶魔属于地狱。离开了瓦雷斯，你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孩子，你必须认清楚，你是属于这里的。”他无情的说道，声调里没有任何起伏。“我希望你对于她只是一时的迷恋，在新鲜感过了之后就能清醒过来。”转过身子，他平举起左手，示意雷厉风可以离去。

高大的身躯无声无息的移动，穿过殿堂中巨大的石柱，走向那扇石门。优雅的脚步会让人误以为他出生贵族，天生就拥有一切，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其实只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

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雷厉风这样的人甘心放弃多年来所夺取的地位？那个高傲的女子究竟有著什么魔力？

牧师静静思索著，蓝眸里浮现一丝的温暖，只是那丝温暖太过薄弱，很快的就被原有的死寂给掩盖。

殿堂内吹起诡异的风，翻动了案桌上的圣经。

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古老的典籍如是说。

牧师抬起头来，面对著眼前宽阔的殿堂。“这算是警告吗？”他询问著，彷彿真的有人能够听见。

的确，他们褻渎了上帝的殿堂，使这里成为罪恶的渊数。总有一天这个地方将会受到天谴，所有人都将被焚烧于地狱的硫磺火湖中，成为不得超生的罪人。

天谴即将到来了吗？是谁将开始这场惩罚？谁将终止这里的罪恶？牧师困惑著。

那个高傲年轻女子的脸庞不断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倾城坐在雷厉风专属图书室的地板上，窗子在她的后方敞开，提供温暖的阳光。她倚靠著黑豹的背脊，肌肤与柔软光滑的皮毛相贴著。她心情纷纷乱乱，资料上的文字只是略过眼前，难以被记忆。她仍旧在意著奥妃丽雅的话，种种问题闪过脑际，却无法获得解答。

黑豹原本趴伏著，舒服而慵懒的晒著太阳。突然像是感应到什么，它兴奋的抬高头，对著紧闭的门扉低咆著，稍微移开倾城的身子，黑色的身影往门窜去。

在同一时间，门被打开来，雷厉风高大的身子踏入室内，黑豹往前一扑，愉快的扑在主人的身上，亲昵的摩蹭著。他向前走了几步，敷衍的拍拍黑豹，绿色的眸子在吞噬著她的身影。

直到他这一刻才知道，原来他竟如此强烈的想念著她。她沐浴在阳光下的面容如此美丽，眼瞳如秋水深湖，隐含著骄傲以及某种复杂的情绪，柔软的长发如丝缎般披散肩头，简单的黑色衣衫包裹著她的身躯。在南美的数个夜晚，他热烈的怀念她修长柔软的身子……

黑豹跟主人打完招呼，随即甩著尾巴，愉快的再度踱步回倾城身边，学著先前摆好的舒服姿势，在阳光下眯起眼。

“它很喜欢你。”就跟我一样。雷厉风在心中默默补上一句。

倾城放下手中的书籍，仰望著他，双拳在身侧不自觉的紧握。就像是初次见到他一样，跟他处在同一个空间，她总会感觉到那股强大的存在感与威胁。只是某种不知名的情绪随著时间发酵变质，她的紧张感也慢慢改变，变成一种类似期待的情绪。

多么荒谬！她怎么可能对这个罪犯有什么期待？

“就如你所说的，我身上有你的味道，连豹子都知道我是你的禁裔。”她耸耸肩膀说道，企图淡化那种一触即发的紧绷。

“刚开始或许如此，但是我已有两个礼拜没碰你，气味早已散尽。它会仍旧绕著你不肯放，就纯属它的喜好了。”他走近几步，看倾城漫不经心的拍抚著黑豹，发现自己正在嫉妒豹子，至少它能正大光明的得到她的抚摸。

她光洁的手边躺著一本瓦雷斯众人的资料，黑豹则蜷曲在她的腿边，满足的发出咕啾声。她的注意力被引开，因为黑豹的反应而淡然一笑，轻微的扯动了粉红色的唇……

某种震撼如闪电般击中他。“该死！我没有办法再忍耐下去。”他突然咒骂一声，再也无法克制心中的波涛。

雷厉风迅速的伸出手，攥住她的衣襟，将她轻盈的身子从地上拉起，紧搂进空虚了太久的怀抱。两人的身躯相贴得如此完美，有如两个分开已久的半圆。那些资料一页页的散落，显得纷乱。

带著激烈的情绪，以及等待过久的焦躁，他狠狠的吻上她柔软的唇，一偿数日来的思念。过度渴望触碰她，那种期待已经接近疼痛，他疯狂而无法理智。

从见到她开始，他赖以维生的理智就消失了。明知道太过危险，却仍旧愿意冒险，不愿意放走她。

她还没理解发生什么事情，就已经在他怀中了。她被迫仰著头，承受他激烈得有些狂暴的吻，熟悉的麝香味以及烟草味飘荡在四周，炙热的温度透过两人薄薄的衣衫，私密的紧贴著。灼热的唇熨烫著她的，之后霸道的舌顶开她的唇，探进如天鹅绒般的甜蜜，纠缠著她，执意唤起她的心醉神迷。

她知道应该反抗，知道不应该享受这个吻，更知道不应该伸出手拥抱他强壮的颈项，像只猫儿般在他怀抱里，因为他的吻而呻吟，但是她无法控制自己。

在看见他的那一瞬间，莫名的饥渴从灵魂深处窜出，她完全忘记外界的一切，只能顺从惊人的需求，给他全部的回答。他的需索带著野蛮，他的舌占有似的冲刺令她所有的感官开始燃烧。

那些必须考虑的事情全被遗忘，所谓正与邪、所谓光与影在此刻不复存在，他们只是单纯的男人与女人。

阳光洒落在两人身上，暖暖的温度难与两人之间的炽热情火相比。

雷厉风深深的吻著她，几乎弄疼了她的唇。他的手顺著曲线，尽情的重温那些几乎要弄疯他的记忆，每一个抚触都是饥渴而激情的。

“我几乎要被逼疯了，在南美我就只能想到关于你的一切。”他的唇如今游移到她雪白的颈子，轻轻啃咬著柔软的肌肤，没有错过她轻微的颤抖。他的手占有她胸前的浑圆，撩拨爱抚著。

“想不想我？”他略微凶狠的问著，低头探询希冀的答案，紧盯著她的面容，不放过任何一个表情。

两个人的脸靠得好近，彼此的呼吸都成为喘息，交融在他的怀抱里。在这个容许些微逃避的片刻，这些就是全部，不需去多加考虑什么。

倾城的脚根本踏不到地，双手在他颈背交握，感觉他柔软的发根。她喘息著，眼神涣散，聪明冷静的脑袋完全乱了章法，根本就无法思考。他的“攻击”来得那么迅速，她还来不及防守，转眼就已经被攻陷。

一旦城墙崩毁了，心中的城池失守易主，谁能够若无其事的回到原来的世界，忘却那场激烈的征战？

心中还有残余的骄傲硬撑著，不愿意轻易的给他那些他所期待的答案。她紧咬著如今已经自由的唇，做出违心之论，激烈的猛摇头。

她不断说服自己，她根本不想他。冰绿色的眸子、深幽带著悲哀的眼神、不带笑意却半勾著的唇，还有他优雅如野生动物的一举一动，她全都不想念。她.....她.....她只是忘不掉罢了.....

很显然的，她的回答让雷厉风非常不满意。他眯起完好的那只绿色眸子，声音平滑得像是上好的丝绸，却带著无限威胁。

“是吗？那么看来我必须让你回想起来才行。”他柔和的说道，手中的力道却没有减轻，将她更加拥进怀中。

倾城颤抖著，在听著他醇厚低沉的嗓音时，想起那床包裹著她的黑色丝绸。她开始惊慌的想逃开他，双手撑著他的胸膛，身子奋力向后拱去，想要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雷厉风缓缓一笑，在她挣扎不休的时候低下头来，火热的口隔著衣裳含住她的乳峰，弄湿了薄薄的布料，之后隔著潮湿的薄衫，用唇轻扯著那敏感的蓓蕾。

“你是不是要改变一下答案？还是要我继续提醒下去？”他带著笑意说道，声音震动了她的身躯。

她无法反抗的强烈颤抖著，因为情欲而虚软无力。她脑中一片空白，只能放任身体去感受

他的动作，在他的吻下无助的摆动头部，猫咪似的呜声自她喉中逸出。黑色的发淹没了两人，在空中飘荡飞散。

许久之后，当她的脑子终于能够正常思考的时候，她已经气喘吁吁的坐在窗台上。雷厉风站在她身前，勾起她的下巴，在半张的柔软唇瓣上印下一吻。这个吻不再具有侵略性，反倒有些安抚的味道。

他瞅着她，手指轻划过她的轮廓，微微的笑意软化了深刻的五官。“谎言是所有罪恶的开端。”他退开一步，带着男性的满意。

倾城呆愣的看着他，几秒钟后才激烈的甩甩头，想让脑子清醒些。她的手紧抓住窗台，双腿在半空中晃荡着，回望眼前这个卑鄙却又令人无法抗拒的男人。

等到胸中的心跳恢复正常，她才开口，“在瓦雷斯里，谎言只是最轻微的罪恶。这里恶人群聚、恶态丛生，若是上帝想要认真计较起瓦雷斯的罪行，我想我这点小谎言是可以在各位的滔天大罪后被原谅的。”她话中带刺的回答。

雷厉风的眼眸瞬间又转为暗沉，嘴角的笑变得讽刺。“的确，这里每个人都是罪该万死的，当上帝清算此处时，我将遭受惩罚，而你终将安全的离去。”他的心中浮现往后的发展，然而每一个结局里，他都无法留住她。

他是水里的鱼，而她是天空的鸟儿。他注定了要沉溺，只能眼睁睁看着她飞翔。

倾城警觉的抬起头来。“我可以离开了？”她不可思议的问道。

连她都难以解释，为什么明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在听见或许可以返家时，心中竟浮现淡淡的惆怅？她应该是雀跃万分的，但为什么看着他阴暗的眸子，她竟一点也快乐不起来？

雷厉风摇摇头，想起牧师的警告，他皱起浓眉。“不，你的父亲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事实上从我绑架你到瓦雷斯至今，你父亲除了召集家人外，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

倾城耸耸肩。“我已经说过，我父亲不会与恐怖组织谈判的。”黑豹在舔她的脚，她避开了来，将修长的双腿缩上窗台。

“那只会把你推入危险。”他咬著牙说道。

她偏著头看他，猜测刚刚是不是在他的语气里听见愤怒。“我父亲的按兵不动让你生气吗？别告诉我你在担心我的安危，当初把我绑架来的人不就是你吗？现在才来气愤我父亲置我于死地，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

他看了她一眼，眼光里满是愤怒。他知道流露出太多的情绪，聪慧如她不可能没有察觉，只是在她面前，所有的自制早已付诸流水，就算她学会利用他的情绪反应，他也无法克制。

“我并不想要置你于死地。”他开口说道，气息吹拂着她的发。

倾城咬著唇，纳闷这句话里究竟包含了多少种意义。她不敢有什么幻想，只能把所有的情绪与失措当成身体在接受挑逗后的自然反应。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面对这个罪犯，她的自尊不允许她承认那些明显的事实。

“别忘了，我是你仇人的女儿。”

“你对我而言，不仅如此。”他高深莫测的声明。

一阵颤抖从体内传出，撼动她的身躯与魂魄，她无法控制，心中有某种东西破碎了，她似乎听见心里那道墙崩毁得更加迅速的声音。她强压下那些情绪，短促而虚假的装出笑容。

“不要因为你夺了我的贞操，就认为对我有什么责任。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你是我父亲欲除之而后快的罪犯，也是我的敌人；而我只是你手上的人质，要是有机会，我会毫不留情的杀了你。”她刻意将两人关系撇清，是为了提醒他，也是为了提醒自己。

他们承受不起其他的牵扯，两人都站在各自的世界里，总有一条界线让人无法跨越。遥远的差距，像是白天与黑夜，有著各自的坚持，只有在此时的瓦雷斯，这个罪恶之岛上，有了浅浅的交叠。然而短暂的交集后，白昼仍是灿烂，黑夜却仍旧死寂。

“要是时候真的到了，你下得了手吗？”他眼神如谜，甚至带著些许的微笑。

她吞咽下喉间的硬块，强迫自己点头。

突然，他放声大笑，笑声震动了沉静的图书室，书籍们仿佛都有眼睛，众目睽睽地，看著这对男女的矛盾与自欺欺人。

“这么快就忘了我先前所说的话吗？倾城，谎言是所有罪恶的开端。”他放肆的笑著，掩饰只有自身才知道的悲哀。他们是天生的敌人，冥冥中总有躲不开的宿命，记录著一言一行，等著将来印证。

“总会有机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谎言。”她淡淡的说，用手紧抱住身子，阻止身躯的颤抖。

她所许诺过的誓言，在此刻回想起来，竟少了原先期待报复的快感。那些句子镂印在心

上，愈刻愈深，与他相处得愈久，就感觉愈疼痛。

她到底是怎么了？她不停的自问，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淡淡的月色投射在城墙上，烙下浅薄的痕迹。

倾城在已经熟悉的回廊里走动，黑豹照例跟在她身边。她靠著微弱的火光，走出城堡的回廊，通过月光下的温室，再度企图逃出古堡。

雷厉风在白昼时回到瓦雷斯，就代表著两人今晚共枕而眠，尤其是图书室的那一幕，已经宣告了夜里他会采取的行动。她皱著眉头考虑了一下午，还是决定很蠢种的早早竖白旗逃离战场，重演两星期来时常上演的逃跑戏码。

毕竟她完全没有把握抗拒得了雷厉风，更没有把握抗拒得了自己。

已经习惯了这种逃脱的行动根本成功无望，但是在森林里闯看看，总比跟雷厉风在床上玩拉锯战要好得多。最多就是在森林里碰得到处是伤，回去上些奥妃丽雅的药膏，褐眼女郎虽然语气不善，但是精通医理，调制出来的药膏的确没话说。

想到药膏，倾城陡然间停下脚步。黑豹不明所以，也跟著停下来，仰著头看她。

她怎么那么胡涂，弄得一身是伤回去，不是正好又给了雷厉风碰她的理由？几次搏击对阵，身手明显的不如人，别说是反抗了，她一旦被抓回去，铁定就成了帖板上的鱼肉，随他打著上药的旗号，乘机在她身上又捏又摸的。反正她就是逃不出他的掌握。

回忆涌来，她有片刻的失神，再重新举起脚步时，踏断了一根腐朽的木头。寂静的森林里，再轻微的声响都足以惊醒动物们的酣眠，随著木头的碎裂声，黑暗的森林里突然亮起许多野兽的眼。

黑豹低吼一声，吓退了不少野兽的凯觐。它优雅的甩动长尾，在倾城的四周走动，绿色的眼看著森林深处。

“你说，我是不是该现在就回去？”她问著那头豹子，对眼前无处可逃的情况厌恶极了。

黑豹索性蹲坐下来，侧著头看她，尾巴有节奏的敲击地面，像是钟摆般晃动著。

“累了吗？”她也跟著坐下来，抱著黑豹取暖。

她不相信父亲真的没有任何行动，东方家的众人感情亲密，父亲不可能弃她不顾。远在瓦雷斯，她无法得知台湾的事情，但是脑海中总隐隐的知道自己仍是一个被重视的人质。

但是雷厉风的担心与愤怒又不像是装出来的，他冰绿色的眼眸里有著无法掩饰的焦躁。

还是无法明了，他为什么会为她的安危如此担心。她不能决定，究竟能相信他几分。这么一个罪犯，他说的话能有几分真实？而他的那些担心又是从何而来。

她只是他的俘虏，一个无力反抗的禁脔。但是他的反应与言行，又彷彿她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如此。或许是他的占有欲在作祟，以及对她身子的迷恋，演变成一种可笑的责任感。

森林再度变得死寂，不同的是，这次连虫鸣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经过数次的逃脱所得来的经验告诉她，逮捕她的人已经接近了。

她熟练的推推黑豹，暗示它找出一条安全的路来。这两周来的逃脱行动，多亏了黑豹不停的帮助，她才能与那些奴仆耗上半夜。要是没有它的领路，她大概走不出城堡方圆一公里的范围。

只是这一次黑豹似乎有点反常，任凭她怎么推动，仍旧稳如泰山，蹲坐在原地动也不动。

“怎么不走？有仆人在晚餐时拿好吃的东西贿赂你吗？”她低声说道，再次推了几下，终于不情愿的发现黑豹今晚不太听话。她皱起眉头，对夥伴的行为感到不谅解，乾脆选了一条看来顺眼的小路，小心的匍匐过去。

黑豹张口咬住她的裤脚，对著她猛摇头。

“到底怎么回事？那条路有危险吗？”她掙动被咬得紧紧的裤脚，压低了声音问。她不太能确定，从黑豹的脸上是不是看见了无可奈何的愧疚表情？

黑豹终于松开倾城的裤脚，却在她还没能继续往前爬动时，突然仰天咆哮一声。那一声咆哮震得她的耳膜都感觉疼痛了，她的唇儿半张，惊讶的看著临时变节的豹子。

“该死的，你究竟在搞什么？”她扑上前去，用力将豹子的嘴合上。那一声咆哮大概连城堡里的人都听得见，便别说是在附近搜索她的人了。她一边咒骂著，一边紧张的转头查看著。

细微的轻笑声从黑暗中传来，倾城的身子陡然间紧绷，所有的动作冻结。她马上知道那声轻笑是出自何人的嘴。笑声里带著些许的调侃，以及半分与生俱来的霸道，在轻笑时，那人的嘴轻微的勾著，绿色的眸子难得有了一丝丝笑意。

倾城转头瞪著黑豹。“我对你太失望了。”她狠狠的说道，没有浪费时间的躲进森林的黑暗处，不让月光泄漏她的形迹。

遭到指责的黑豹趴伏在地上，惭愧的用前爪覆盖眼睛，尾巴仍旧左摇又晃的，形状美好的肩膀起伏著，彷彿遭到长辈责骂的小孩。

“不用急著怪它，好歹我才是正牌的主人，它就算再怎么喜欢你，心还是向著我的。”雷厉风低沉的嗓音里果然带著笑意。

倾城在暗处咬著唇，企图在黑暗里找寻他的身影。夜太深了，除了微弱的月光依稀可以分辨眼前的道路外，她根本看不到其他的东西；而她在城市里的敏捷身手，到了森林就完全施展不开，一开头就处于劣势。

无计可施的怒气在胸臆间翻腾，她又分神瞪了豹子一眼。“真是误交匪类了。”她低喃著，想要往原先看上的那条路爬去，或许还能争取到一些时间，不用马上被他拖回古堡。

她甚至还没有举足前进，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雷厉风以矫健的身手从粗藤缝隙跃下，撞击上她的背部，把她撞得颠簸数步，之后毫不优雅的跌进柔软的泥土之中。

那个撞击几乎撞掉她胸中所有的氧气，她在地上翻滚了几下，感觉他的身躯紧抱著她的，在滚动的时候同时保护她，铁条似的男性双臂紧抱著她，有如今生今世都不愿意松手。

经过几个天旋地转的翻滚后，她喘息的躺在柔软的泥土上，雷厉风正悬在她的身上，似笑非笑的低头看著她。两人的身体相贴著，没有任何的空隙，她的胸脯上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跳。

“听那些仆人说，你这两个礼拜来一有机会就往森林里跑。是因为太想念我，所以不愿意独自待在房间里；还是被连芷瞳教坏了，染上在森林里乱跑的习惯？”他在她耳边问道，每一字都压抑成别有所图的喘息。

倾城能感觉到全身的血液往脸上冲，冷静的自制早已被点点侵蚀，如今的镇定只是空架子。她的心慌乱的跳动著，因为他的出现与他的攻击，更是因为他的贴近。

她挣扎著，四肢在他的压制下挣动，企图摆脱他沉重的身躯。“我是迫不及待想要离开瓦雷斯，要是让我到达了海边，我用游的都会游回台湾去。”

他脸上仍旧带著笑意，一个俐落的动作就翻身站起。“你一下水，就会有鲨鱼期待的吻吻你那一身细皮嫩肉。与其让鲨鱼享用你，我宁可把你留在身边，将亲吻你的殊荣留给自己。”他轻松的将她从地上拉起，无赖的偷啄一下她的脸儿，随即牵著她的手，在黑暗里畅行无阻。

摆脱不开他的手，她只能跟随，被他牵系著手，在不知晓目的的情况下，漫游于森林之间。夜里有些寒冷，单薄的衣衫挡不了寒意，露水渗透进她的肌肤，惹来颤抖。

只有他的手，在黑暗里给了她温暖。粗糙的触感，摩挲著她柔软的掌心，与她的手指交缠著，彷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走了五分钟，她不经意回头，发现古堡的灯火竟然在远处闪烁，代表他们正离古堡愈来愈远。她忍不住发问，“我们不回古堡？”

“不回去，我对今晚另有计画。”雷厉风头也不回的說道，继续往前走著。

一根巨木横亘眼前，她正端详著巨木的宏伟，身子却被他一拉，顺势倒进了他的怀抱里，像是新娘似的被抱起。她咬著唇压下惊呼，直觉的伸手拥抱他的颈项，用以平衡身子。

雷厉风踏往旁边的石块，矫捷的跃上巨木，在低头给了她一个安抚的微笑之后，纵身往下跃去。

无法理解的，她心中没有丝毫的恐惧，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举动很可能摔断两人的脖子。有那么一瞬间，她感觉到两个人在飞翔著，冰冷的风在耳旁呼啸，她别无选择只能紧抱著他，分享到他身上的体温，那舒服的触感让她几乎要叹息出声。

两人安然落地后，他将她放置在巨木之旁的一块厚披风上，黑豹也跟著从上方跳下，不过因为怕遭到倾城的二度责骂，它选择趴在离她五公尺远的地方，睁著无辜的绿眼看她。

“你就不怕会摔断脖子吗？”她用含著敌意的眼神瞪著他，发现他的笑容如此无赖。

“有你在我的怀抱里，我哪能摔断脖子？”他伸手想拂开她发间的落叶。

她甩头避开他的手，看清楚这是一个被巨木隔开的空地，乾燥的地面上是细碎的石子，没有生长任何植物，巨木阻绝了外界的视线，俨然是个自成一格的天地。

空地上有著一堆木柴，及几个土色的陶瓶，雷厉风弯下高大的身躯，取出黄磷火石对著木柴敲打。石子迸出些许火花，那些火花跳跃到木柴上，点燃其中的些许乾草，没多久乾草开始剧烈的燃烧，火舌添过木柴，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

他转过头来，深刻的五官上有著轻松的表情。“过来偎偎火，在森林里待了那么久，你一定冷极了。”他命令著，不容她拒绝的将披风慢慢拉到火旁，之后大刺刺的贴著她坐下。

倾城挑起柳眉，看著空地上的简单摆设。“你早就预料我今晚还是会试图逃出来，所以乾脆就在森林里守株待兔？”她问道，刻意将身子移开些，不与他贴近。

漠视她的躲避，他闪电般出手，将她的温香软玉再度拥入怀中，让她的背紧靠著他的胸

膛。

“我的直觉一向管用。”雷厉风简单的说。

他嗅闻著她的发香，双手顺著她的肩部往下滑动，执起她冰凉的手掌，靠近火堆取暖。她的身子如此适合他的怀抱，某种平静满足的情绪袭上心头，有生以来他不曾感受过这种情绪。

每一次有见她，每一次触碰她，他就能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沦落。迷恋没有消褪，反而逐渐演变成另一种更深刻、更永恒的情绪，光是看著她，他就难以自拔。

此刻两人的身体就像是橱柜里的两支汤匙，紧密的靠在一起，火焰在木柴中燃烧著，偶尔传来几声爆裂声。

以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来说，此刻的平静是难得，甚至是不应该存在的。没有人愿意开口打破这个静谧的假象，私心里仍有著不可告人的期待，纵然清楚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怎么努力也跨越不了彼此的藩篱。

她看著跳跃的火光，感觉双手在他的手中，因为他体温的熨烫，以及火焰的亲吻，逐渐从冰冷变得温暖。想收回手，他却不许，仍旧紧扣著她纤细白皙的手指，执意给予那些她无力承受的炽热高温。

“我想知道连芷瞳怎么了，从她领著我逃离之后，我就不留再见过她。”她想打破此刻暧昧的气氛，于是提起心中的疑惑，企图将空气中徘徊的亲密冲淡些。

雷厉风低下头来，在她耳边说话，温热的气息从后方吹拂她的脸，穿过有些凌乱的黑发。

“她是卡瑞洛的奴隶，而私逃奴隶的生死由主人决定。”他伸手拿过陶瓶，指尖轻松的一拨，去除了瓶口的软木，浓烈的酒香弥漫了四周。

她紧蹙著眉，压抑心中的惊慌，手指不自觉收紧，却更加与他交缠。双双缠绕，竟有些难分难舍了。

“她是为了我而私逃的，要是有任何惩罚就冲著我来，不要对付她。”她喊道，语气中流露著紧张。

没有等到回答，只闻到酒香更加浓烈，她线条优美的颈子被他的黝黑手掌握住，食指将她的下颚往后推去，直到她的后脑紧贴住他的胸膛，黑色的发轻柔的拂过他的胸膛。

冰绿色的眸子在火焰下闪烁著，温热的唇准确的找寻到她，贴紧她微张的唇，围堵她的所有气息。她瞪大眼睛，温热而微甜的酒从他的口中缓缓哺了过来，随著他探索的唇，窃去了她的神智。

酒是温热的，但比不上他的唇烫人。森林里的月夜，火焰在跳跃，酒气醺然，惹人心神俱醉，分不清白天黑夜，只知道在此时难以醒过来。

直到倾城吞下那些酒，他才抬起头来，男性的薄唇有著些许的潮湿，邪气的勾起，满意于她的失神。他的长指划过刚刚才占领过的芳泽，对著她的脸儿说话，每一个字里都有著烈酒的香气。

“不要担心，卡瑞洛不会伤害她的，他没有办法伤害她。”他如谜的说著，再度举起陶瓶饮下烈酒，绿色的眸子紧盯著她。

那视线再也不似初见时冷冽的寒冰颜色，如今绿眸里隐藏著说不出的饥渴，勾引著她一同陷溺，在这个月夜里不用思考，只要放任沉醉。他们只能拥有这些，也只应拥有这些。

“为什么？”她问道，却恍惚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她知悉到此刻与他靠得如此之近，是有危险的，她已经守不住身体了，怎么还能给他更多？

“他有他的弱点，就像我也有我的。”他饮著烈酒，原本握著她颈子的手滑向精致的脸庞，划过她的眼与她的唇。“我看著他几年来的挣扎，原以为有了她的前车之鉴，自己绝对不会重蹈覆辙。然而，太早就说绝对是会触怒命运之神的，我终于也遇上了。”他贴近她光洁的额说道，笑容里有一丝丝的悲哀。

倾城摇摇头，避开了他的抚触，视线回到跳跃的火焰上。她不愿意承认听懂了他话中的含义。“你太高估我了，凭我一个小小的东方倾城，还不够格成为你的弱点。”

他的笑容更加悲哀了，只是没有落入她的视线中。他懂得她的逃避。“飞翔的鸟儿不会懂得鱼的沉溺。”他喃喃的说道，仰头灌了口酒，望著森林之上的星空，双手却紧抱著她，像是抱著今生最后的依靠。

这一句话，倾城就真的听不懂了，她转头想看清他脸上的表情。转过身来，却只看见他脸上浓浓的悲哀，她直觉的伸出手，没有多想什么，只想抹去那个表情。

“总有一天你会懂的。”他看出她眼中的迷惑，握住她的手，不让她收回。

“哪一天呢？我有幸能拿刀杀了你的那天吗？”她回问，不想再讨论荒谬的问题，挣扎的

想要站起身来。

他不肯放手，看著她在火光中的身影，眯起了完好的那只眼睛。怎么能怪他迷恋？她如此的美丽耀眼，那双黑眸里有著凛然的骄傲，任何男人都无法轻易的对她忘怀。

火炽热的烧著，酒被蒸散，徒留今夜偷来的一点醉生梦死。

他拉下她的身子，两人摔跌在柔软的披风上。

“死囚在临死前有得到满足的权利，你若是真要杀我，我是否能够提前在今晚许愿？”他的嗓音低沉，却充满了热力，焚烧了她的理智。

倾城像是被毒蛇盯上的小动物，茫然的看著他，仿佛被催眠般无法动弹。明知道应该远远的逃开，免得失去更多她付不出的代价，但是他眼眸里有某种东西让她停驻，不能移开脚步。

“想听听我的愿望吗？”他问道，翻身将她压在身下，藉著火光端详她的美丽。

她激烈的摇头，甚至想捂上耳朵。她不要听那低沉的嗓音，更不要听那些令人迷惑的话语，她只知道雷厉风是危险的，而她无力承受那些危险。

他挑高浓眉，食指轻触她的面颊后，移到她眼前晃了晃。“很显然的，你还不够听话。”他带著笑意拿过陶瓶，仰头将酒灌入口中，不顾她挣扎的封住她的唇。

倾城不停挣扎著，双手却被雷厉风紧握住，拉高固定在头顶，她的身躯被他压制住，而挣扎时的摩擦只是撩起更多的火苗。酒汁从他的口中哺来，一口接著一口，源源不绝的来袭，而他的舌诱哄著她吞下，不允许她逃避。

酒是难得的佳酿，香甜而浓烈，而她原本就不善饮酒，大量的酒精让她醺然，而他的舌与身躯让她燃烧。她迷醉的回握他的手，不知何时已经停下了挣扎。

些许的酒汁涌出胶合的唇畔，在她细致的肌肤上蜿蜒，从白皙的脸滑落雪白的颈项，最后滴落在披风上。他的唇离开了她的，顺著酒的纹路细细舔吻，直到舌轻碰上她颈间激烈跳动的脉搏。

“满足我这个死囚的愿望，在今晚把你给我。”他叹息著，同时勾引与诱哄。“不要有任何的保留，倾城。这一次不是我强取豪夺，而是你心甘情愿。给我这一夜，然后我就能甘心把性命给你。”他缓慢的说著。

她呆愣的看著他，觉得软弱无力。她不能思考，只能放纵潜藏的情欲在此刻掌握行为。心中细小的声音反覆问著，她是真的想要取他性命，所以愿意奉上一夜，抑或是她内心里也有渴求？她无法回答。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时想到什么？光芒，灿烂美丽的光芒，能够照亮四周一切的黑暗。”他的手沿著颈子下移到锁骨，笑容悲哀而美丽，有著不知名异国血统的五官在火光下如此赏心悦目。“你的光芒能够照亮我所处的黑暗吗？”

她的皮肤不可能因为这个罪犯的轻触而悸动。她茫然的想著，以为这都是她的想像，她只是在发抖。但是，她并不冷啊，事实上她感觉好热好热，有火焰在她身子里焚烧，等待著要吞噬某些东西。

他虽然有著黑暗的特质，却能够使人燃烧，在冰冷的外表下隐藏著火炬。她默默的想著，幻想著飞蛾扑火时的景象。从他身体传来的热力渗入她的血液，渗入她的四肢百骸，与那些酒汁交融发酵，让她开始融化。

愚蠢的飞蛾在扑火的那一瞬间，应该是幸福的吧！

“别这样。”她以残余的理智说道，声音细如蚊蚋。

“嘘。”他的手覆住她胸前的浑圆，“不要说话，只要给我这一夜。我要的只有这一夜，不要拒绝我。”

她甩动著头，感觉不知所措，不知该拿他所引发的饥渴怎么办。她可以抗拒强暴，却无法抗拒他此刻的温存，每一个触摸都带著火焰，燃烧她的理智，使得她不能思考。

“我爱这样。”他喃喃低语，专注的贴著她的身子，虔诚得有如膜拜圣地的教徒。“靠近你、抚摸你，就仿佛能感受到你的光芒，让我能暂时忘记那些黑暗。”随著拉下她的衣衫，在裸露的肌肤上他的唇寸寸移动，在每一处烙上属于他的印记。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她低喃著，困惑的摇头。原本锐利的眸子在此刻变得迷蒙，她遗忘了许多东西。她的身分或是他的身分，在此刻都不重要。

“总有一天你会懂的，懂得我的一切。”他重复著，嘴角的微笑有著令人心疼的酸楚。

“不过现在你不必去懂，只要专心的感觉。我的爱，只要顺从那些感觉，我不愿意再一次伤了

你。”

她的身躯已经赤裸，修长的身段在火光之下美得不可思议，雷厉风屏息看著，凝神注视她的每个反应。他不曾拥有过如此美丽的东西，他在乎她甚至到了心痛的地步。

倾城看著他的绿眸，却又急促的转开视线，震慑于其中的情欲以及轻怜蜜爱，她无法承受那么多，朦胧间知道这也只是短暂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能。

温热的液体洒落在肌肤上，惊得她猛然睁开眼睛。俯视她的雷厉风正高举陶瓶，将其中的美酒淋洒在她赤裸的身子上。空气中酒香更浓，还弥漫著情欲的氛围，她不由自主的颤抖著。

“你喜欢这些酒吗？”他带著邪魅的性感说道，嘴角的笑容美得有如堕落的天使。

倾城虚弱的摇头，感觉液体漫流过全身，像是他无所不在的爱抚。她咬著唇，全身战栗著。她对情欲是陌生的，以往的生命中没有男人可以唤醒她的欲望，但是来到瓦雷斯，她就像一个学生般，就算不情愿学习，也被雷厉风带领著，一步步的沉沦。

他的笑容里邪气更甚。“那么我就只能独自享用了。”他若有所指的说道，烫人的唇缓慢的贴上她潮湿的肌肤。

他的唇舌舔吮著，双手巡回过她的每一寸身子，吻乾凝脂玉肤上的美酒。他的唇来到粉红色的蓓蕾顶端，吸吮与轻咬著她动情的证据，急切却也温柔。他的手紧握著她的腰，两人的身躯相抵著。

呻吟从她喉咙深处逸出，她的背脊不由自主的拱起，手指无意识的抓住他浓密的黑发，在他的抚弄下辗转著。

“住手。”她暗哑的开口，仍旧还要抗拒，但是就连她自己都分辨不出，那虚弱的声音究竟是谁的。

“别怕我，一切都会很完美的，我不会伤害你，不会让你再感觉到任何疼痛。”他恋恋不舍的吻乾她的身子，之后直起高大的身躯，暂时离开她。

她睁开眼睛，看见他在火光下褪下衣衫，高大的身躯坚实而匀称，有如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像。她感觉口干舌燥，看著他一步步的接近她，脸颊是烧烫的，想必已经嫣红。

黝黑的身躯优美得有如那头黑豹，每一个动作都牵动了全身的肌肉，让她因为即将到来的一切颤抖。当他走近时，她看见黝黑的肌肤有著数不清的白色伤疤，虽然年代久远，却仍旧明显。想到他曾经所经历的事情，她的心不觉一紧。

“我的爱，不要在这个时候分心。”他再度回到披风上，抬起她的下巴，在温润的唇上印下一吻。

他们是不该遇上彼此的，但是那些禁忌却又如此甜蜜，让人一尝就已经无法自拔。她柔顺的闭上眼，感觉生命里某种东西正在一点一滴的流失。她的偏见与她的固执，还有她心中的那道城墙，都被他破坏殆尽。

他的唇缓缓落下，火热的唇探进她的口中品尝一切甘美，并追逐、挑逗她的舌。当他退开时，她只能喘息。绿色的眸子因为强烈欲望而迷蒙，但仍紧盯著她的脸庞。

“你准备好了吗？给我最值得回忆的一夜，让我即使在今夜必须死在你的刀下也无怨无悔。”他的笑容里带著忧伤，推著她倒下，在被火焰烤得温热的披风上，探索著她的一切秘密。

他跪在她的身躯上方，分开并滑入她的双腿之间。他的手指探索著、挑逗著，排除了任何怀疑的阴影，证实他的判断。“倾城。”他呼唤著她的名字，像那是他唯一记得的语言。他的脸摩擦著她的乳峰，微现的胡髭轻刷她柔嫩的肌肤，带来另一波亢奋。“让我拥有你的一切，用你的光芒拥抱我。”

她在柔软的披风上翻腾，他的触摸引来她全身窜动敏感得几乎疼痛的电流，末梢神经仿佛被火花轻触，让她只能滚动呻吟，却怎么也离不开他的势力范围。

他的手腕轻轻抵在她柔软的小腹上，灵巧的手指轻轻爱抚著她的女性核心。温柔的动作不但激起她的欲望，更让她感受到被疼宠的甜蜜。他的举动里有一种让她心折的东西，感伤而彻底的，悄然希冀的期望，只求这一夜……

“你要我吗？”他在她唇边问道，吞咽著她的喘息。

倾城顽强的咬著唇，她的神智茫然，几乎已经不知身在何处。她的双手攀住他，喉间发出喘息。

“不要抗拒，如果我只配拥有这一夜，就完整的给我，不要有任何的保留。”他命令道，探索著她的柔软。

他的动作几乎让她疯狂了，太多的电流窜进她的身体，而酒精已经松动了她的自制，让埋藏得很深的那些渴望流泄，她无法再隐瞒什么。

“该死的，我要你。”她愤恨的喊著，在披风上无助的甩动黑色的长发。

他的唇跃上一抹微笑，那抹笑容让他看来年轻许多，在这时刻里，他的面容竟显得意外温柔。“记得我说过的话吗？这一次会很不同的。”他低喃著，身子移进她的双腿之间。

他俯身亲吻她，爱怜和甜蜜的举止仍有迟疑。像是一个知道自己不配拥有太多的小孩，在拆解礼物时，始终是小心翼翼的。

男性的坚挺滑入了她的柔软，有那么一瞬间，她狭小的身子无法承受他，再度来袭的疼痛让她不禁呻吟，之前的恶梦再度袭来，她惊慌的抓住他的背，瞪大了眼睛。

他随即停住不动，关心的蹙起浓眉，等待著她的适应。

然而，那疼痛仅仅是一闪即逝，她几乎要以为那只是她的错觉。她仍旧在呻吟，只是这次是因为那些过多的愉悦而呻吟著，她感觉到自己像是水流包容岩石般，自然的接受了他，就如他所说的，这一次的确截然不同。

直到她松懈下紧张的身子，雷厉风才放纵自己的饥渴，狂野热情的冲入她的体内，在感受到她的环抱时，心醉神迷的光芒让他神为之夺。

她的双臂紧紧的勾住他的颈项，手则埋进他丰厚的发里，柔软的唇贴著他的颈子，传来令人心颤的喘息与细细呻吟，修长的腿则圈住他的，拉著他更陷入那个使人无法呼吸的结合中。

一切如此完美，就像是他们原本就注定相属。

强猛有力的冲刺动作慑住她的一切意识，她本能的回应著，期待著某种她不了解的东西。然而，他不停的给予，喂饱了她的一切需求，她知道雷厉风明了她的一切。然后她迷失在他们共同创造的旋律之中，随著他一同跳进那闪亮的火焰之中。火焰不断的向上燃烧，旋转在极美的漩涡中，最后爆炸出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心醉神迷。

这是丛林之夜，他们分享了那些激情，甚至在激情的漩涡下，也传递了些许某种在他们清醒的时候绝不会承认的永恒。

枯枝在火焰中暴跳，火舌剧烈扭舞，照亮她与他交缠起伏的赤裸身子。遥远的高空，繁星悄悄，月儿沉默的看著。

她在短暂的睡眠后醒来，四肢虚软无力，肌肤被火烘得暖暖的，激烈的情欲之后，神智有片刻是混沌的。

火焰里仍有木柴，有来她睡得并不久，也或许她并不是睡著，而是在高潮过后短暂的昏迷了。她仍记得那些喘息以及激情，他的需索以及她的回应。两人的身体在此刻还是交缠的，他的手搂紧她的腰，结实的大腿横跨过她的腿，牢牢的将她困在怀中。

夜更深而寒意更甚，他的怀抱给了她所有温暖，贴近他的胸膛，她可以听见规律的心跳。

倾城明白自己这次输得十分彻底。雷厉风不但占有她的身子，还让她失去骄傲，狂乱的承认了她对他的渴望。她在狂热的缠绵里昏乱，给了他所期待的一切。

眼里有了些许濡湿，她不愿意相信自己原来竟是如此懦弱，失败就足以让她掉泪。只是，内心里有个声音在冷笑，轻声说著，这并不是普通的失败……

她伸手揩拭眸中的泪水，这么轻微的动作就惊动了雷厉风。他低下头来，彷彿要查有她的表情，一络黑矮覆盖了他右眼上那道白色的伤疤，让他看来更加的温柔。

他拥抱著她的身子翻转，让她的面容袒露在火光之下。看著她脸上仍有汗湿的发，他轻柔的将那些发丝勾回她耳后，用长指梳理著那些在缠绵时被弄得凌乱的发。

“以后记得睡在我的左边。”他说道，语调不似先前沙哑，却显得平静而更加亲昵。

“为什么？”她不明白。

他的唇勾成一个痛苦而无可奈何的弧度。“这样我醒来时才能看得到你。”

倾城这时才想到他的右眼根本看不见，所以在刚刚醒来时，他才会拥著她翻转身子。她摸著那道疤痕，接著是他绿色的眸子，此时的氛围不再激情，反倒飘荡著轻轻的愁绪。能再相依而眠的机会能有多少？他不是只要求一夜，而她不也是只愿意给予他一夜？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她问出深埋在心底的问题，喉间能够感觉乾涩的痛楚，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为他痛楚。

雷厉风的身子有片刻的僵硬，他知道倾城问的不是他脸上的伤疤，而是他如今罪恶滔天的身分。“我从小就只知道要活下去的唯一手段就是夺取，不踩著旁人的尸体，我就会成为众多死尸中的一个。我尽一切所能的掠夺，当成为瓦雷斯的一员后，我更是没有任何退路。”明知她可能无法明白更无法谅解，他却还是要说明。

“只要你愿意，你本可以不用成为罪犯的。”她挣扎著起身，在火光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赤裸。“既然你体验过那些悲剧，何苦又为了私利而制造出更多的悲剧？你知道那些痛苦的。”

他面向火焰，笑容里带著一丝冷然，纵然面容接受了火光的照耀，而肩背的后方则是沉重的黑暗。“你真的了解吗？一旦沾染上罪恶，就一生都不可能脱身的。你有著最光明美好的人生，然后在众人的期待下站上世界的顶端，挥舞著正义之剑，砍杀所有的罪恶。你只负责砍杀，却不用去理解，对吧？”他讽刺的笑著。

“罪恶是不应该存在的。”她说道，抱持著父亲给她的信念。

两人的身躯分开了，纵然有了火焰的温暖，没了他的体温，她仍旧感到些许的寒冷。她不知道为何突然会有这种冲动，急切的想将他拉进她的世界里，想用指责来替他开脱什么。

那些超出她理解范围的事情总让她迟疑，他们的世界是她陌生的，她原先以为会看见污秽贪婪，却是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让她的心阵阵疼痛著。

“这世界上，有光就会有影，如同有是就会有非。人性的高贵与贪婪并行存在，黑暗的世界始终存在著，而我就是那些罪恶的产品，只要贪婪存在的一天，就会不断有我这种人出现，制造更多的悲剧，延续更长久的黑暗。”他转过身来，看著赤裸的她，绿眸里加入了冷淡，像是他在四周筑起了防御，不再让她上前。

雷厉风与她父亲东方旭之间的差异，就如同黑暗与光明，而命运让她看了这种落差，使得她心中的茫然与矛盾更加严重。她是不应该对他有任何情感的，她应该鄙弃他，一有任何机会就远远的逃离，弃他独自停留在黑暗里……

“你能够了解吗？”他重复著那个问题，语调里带著绝望。他缓慢的覆盖住她的身子，将她带回披风上。身躯上的亲昵接触，无法冲淡两人此刻的疏远。

她能吗？她不停的自问，却听不见心里有任何答案。

在他覆盖她时，她的眼睛看见他背后的黑暗空冥，火光跳跃在他的背后，形成最诡异的画面。

突然之间，她看见了。

他始终背负著那些罪恶，罪孽没有消失，还等待著最后的审判。

许许多多的黑暗重重的压著他，那些因为他而产生的悲剧，以及那些怨念还跟著他。无穷的黑暗里，有著无法计数的魂魄。那些被贩卖的女人与婴儿，以及因毒品而死亡的人，所有因他而死去的人们正冷冷的等待著，彷彿在看她有没有勇气跃入他的怀抱。而后，那些黑暗将会吞噬她的光明，将她永远的留在那里。

若是跟著他，就必须舍弃她的光明，而那些光芒对于他的罪孽，很可能没有半点的帮助。她的臣服，难保不会只是又增添了一个为他而死的魂魄。

只是，如果真的了解了黑暗的心，她还能够回复成原来那个嫉恶如仇的自己吗？如果他不是有著这样的身分，他的心不是在童年时就被仇恨与杀戮染黑，如果他们是在另一种方式下见面……

生命里有太多的如果，然而事情到了如今，再多的如果都无济于事。

雷厉风还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罪犯，有太多的人等著要取他的性命，包括她最尊敬亲爱的父亲。

在他的吻再度吻上她时，她感觉眼角悄悄流下泪水。只是她闭上眼睛，不去理会，在激情的时刻里，她宁愿相信那是汗水，而不是无可奈何的泪。

白昼的光是不是真能了解黑暗的深处呢？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许多时间里，不停的困扰著倾城。海风仍旧在瓦雷斯上吹拂著，但是安抚不了纷乱的人心，人们因为焦躁而不停争吵，而她知道争吵的主因就是她。

不论东方旭究竟如何打算，他的心理策略明显的成功了。瓦雷斯的众人怎么也猜测不出，为什么东方旭会对心爱的女儿不闻不问，彷彿对倾城的生死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探询不到任何情报，有如困兽般在瓦雷斯内争吵。

然而父亲是不是正在准备营救她，似乎变得不太重要了。她的心如此复杂，感觉像是有把刀子正试著将她分割开来。

白昼时的清醒懊悔，以及黑夜的昏乱迷离，她的生活有了一个模式。

早该知道雷厉风的话是不能信的，他说了一个天大的谎言。那时的信誓旦旦，完全无法兑现。他在森林里诱惑她，说著只要求她心甘情愿的一夜，但是夜复一夜，在他只是得到更多更多，从来不曾履足。

在黄铜大床上，他们夜夜缠绵在冰凉的黑色丝绸间，有如沉醉在最深沉的梦境里，只求一晌的贪欢，没有人有勇气再询问什么。

她总在缠绵之后贴在他的胸膛上，听著他的心跳，等待著天际明亮，之后花费一天来后悔

不该在夜里给予他那么多。这么脆弱的关系，维系得了多久？她还是他的禁脔吧？

就等到父亲前来的那天，她就必须死去或是离去，反正两种结局都是离开他。她从来看不见他会在她将来的生命里占有什么位子，或许在离开之后，某一个清晨，她可以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嘲笑这些日子都只是久远的梦境。

不过当然，首要的条件是她要能够活著走出瓦雷斯。

这儿有不少人因为诡计没有办法得逞，所以急著要拿她来开刀血祭，将她分割成数块，想用她的血来破坏东方旭的冷静。只是这项计画总是碍著雷厉风，迟迟无法实行。

如履薄冰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如同她心中的许多问题一样，她没有任何答案。

门被打开来，轻微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抬起头来，看见穿著素袍的奥妃丽雅。

褐眼女郎一直沉默著，原先的敌意没有消失，像是沉淀得深了，变成一种不知怎么打发的的情绪。她的眼睛始终追隨著倾城与雷厉风，心因为疼痛得太久而麻木。他们从森林里回来的那一夜起，她就清楚的知道自己已无胜算。她虽然仍照顾他们的起居，却再也未曾涉足雷厉风的卧室，只是专心的待在温室里。

倾城的手仍放在书上，偏著头看奥妃丽雅。“有事吗？”她礼貌的问。

黑豹原本趴卧著，突然睁开眼睛，警觉的看著奥妃丽雅。

“他要我送酒来。”奥妃丽雅轻轻的说道，将土色的陶瓶放在桌上。“他说送这些酒来，你就会懂了。”她熟练的打开软木，图书室里马上充满了酒香。

倾城认出那种气味，那夜森林里的种种闪过脑海，她的眉轻轻蹙起，不明白雷厉风要人送酒来的目的。难道他想要提醒她，在那一个夜里她双手奉上的臣服？

“你知不知道，再不开瓦雷斯，你会有危险？”奥妃丽雅将酒倒进杯子里，长年服侍人的动作是纯熟而幽雅的。长长的眼睫毛遮盖了她的褐眼，也遮盖了其中的光芒，她的唇上有一弯微笑。

“我也期待能够离开，但是事与愿违。”倾城简单的说，感觉到黑豹在轻触她的腿，她敷衍的拍拍它。

“你说谎，从森林那一夜后，你们谁有办法离开对方？”褐眼女郎一针见血的说道。

倾城的身子僵硬的看著她，像是内心最深层的秘密被人窥探般恼怒。她的双手紧握在身旁，迎视那双褐眸，奇异的发现再也找寻不到她的敌意。

“他迷恋著你，因为你身上有著我们最渴求、却永远无法得到的光明。你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反倒成了他爱恋上你的原因之一。”奥妃丽雅笑了笑，耸耸肩膀。“我看清楚了，我得不到他的心，他无心留在黑暗之中，他的心在你身上。”

倾城看了她半晌，蓦然复杂的情绪袭上她。“你不用太灰心，我的停留只是暂时的，如果你的耐心够，就可以等到我的离去，或是他的迷恋用尽的一天，到时他仍会回到你的身边。”

奥妃丽雅摇摇头，将杯子推到她眼前。“我不会再等待了。”

“你要离开瓦雷斯？”倾城皱起眉，心中有隐隐的波动。有声音在高喊著，要她看见某些危险。

但是酒的气味飘散在空气里，影响了她的思考。她突然觉得口渴，直觉的端起杯子，凑近唇边。

奥妃丽雅笑得极为迷人。“我会比你早一些离开。”她如谜的说道，眼眸里有著期待。

美酒沾上她的唇，她似乎听见黑豹的低咆哮，她没有多加思索的举杯一饮而尽。之后，酒汁滑进她的口中，她惊恐的瞪大眼睛。

奥妃丽雅在酒里下了毒。

杯子掉落地面，黑豹在大声咆哮著，酒汁泼洒一地，整个图书室都是那种醺人的香气。

“你”倾城没有办法继续说话，剧烈的疼痛席卷了她。

微甜的酒汁里有著很浅、很淡的一种香气，闻嗅时让人感受不到任何异样。然而酒通过了喉咙，与口中的唾液产生反应时，她的喉咙就像是有火在焚烧，毒酒烧灼她的食道，像是一把锐利的剪刀，从咽喉直剪到胃部去，咔嚓的剪著，撕心裂肺，疼得她眼前昏黑。

她往前摔跌，书籍沉重的掉落地面，她张开口，跌在地上全身发抖。黑豹紧张的在她身边绕圈子，担心的低吼著，尝试用爪子轻碰倾城，在听见她沙哑的呻吟时，黑豹担忧的伏下脸，用头摩挲她。

奥妃丽雅退开几步，唇上的微笑加深，浓浓的悲戚掩盖不了她的美丽。“这是他那夜带去森林里的酒，你还记得吧？我送上这种酒，知道你一定会喝下去。”

倾城勉强抬起头来，眼神已经因为疼痛而涣散。此刻一身素袍的奥妃丽雅，在她眼中犹如身穿白衣的死神。“你不需要这么做的。”她沙哑的低语，喉咙也在疼痛。

“我只能这么做，他不会再回到我身边。”奥妃丽雅低下身去，怜惜似的轻抚倾城的长发，嫉妒的情绪超过临界点，她反而显得平静了。“他爱上你了，我从来不曾看过他有这种眼神。从他将我救离军妓营起，我一直待在他的身边，不停的充实自己，只求能留在瓦雷斯，留在他的身边。然而，他的心不在我身上，我跟他是同一类的人，他对我只有悲哀与怜悯。”

黑豹看见倾城被袭，愤怒的低咆哮，在奥妃丽雅伸手抚摸倾城时，它从喉间发出咆哮，迅雷不及掩耳的伸出利爪，划破奥妃丽雅的手臂。深深一道血痕出现在她肌肤上，大量的鲜血滴落。

她急促的缩回手，握著受伤的手臂往后退去，眯起眼睛看著黑豹，质问著，“连你都一心向著她吗？”

倾城无法发出声音，只能猛烈的摇著头，她在奥妃丽雅的眼里看不见疯狂的因子，知道对方是真的想置她于死地。冰凉的汗水流下额头，她感觉疼痛正以惊人的速度吞噬她的力量与意识。

“我会比你先离开瓦雷斯，但你也必须离开，没有人可以留下来。我得不到他，而你也不配得到他。你只是一个外来者，根本什么都不了解，却在短时间内拥有一切。”奥妃丽雅站起身来，往门外走去，白袍飘荡著，拂过冰凉的石地，鲜血落在地上，蜿蜒了一路。

倾城在地上扭曲翻滚著，剧烈的疼痛让她发出可怕的惨叫声。她的手在地上撕抓著，直到指尖都磨出鲜红的血，血迹染红了散落的纸张。

黑豹很快的窜出图书室，在古堡内找寻雷厉风。

他原本待在殿堂之中，看见黑豹焦急的冲入殿堂中，心中没来由的一震。在听见倾城凄厉的喊叫声时，他的心几乎停止跳动。他无法呼吸了，随著黑豹奔跑的脚步也变得沉重，太多的惊慌让他无法承受，想起了久远前的那一夜，在母亲死去时，他变得一无所有的那一夜。

看见倾城躺在石地上蜷曲著身子，她的脸色苍白得像是白纸，牙齿紧咬著唇，直到渗出鲜血。她疼痛得已无理智，骄傲已荡然无存，只是在地上流著泪，紧抱住小腹。

他的脸也在一瞬间失去血色，就像是有一把匕首狠狠的戳进他的胸膛，残忍的反移动，带来惊人的疼痛。他的手是颤抖的，将发抖的她从石地上扶起，惊骇的看著她疼得接近休克。

她不能死！上天不会如此残忍，在他刚刚拥有了些许美好，就残酷的夺走她。

“快点找人！她被下了毒。奥妃丽雅人呢？她在哪里？快叫她来这里。”雷厉风狂吼著，看著倾城雪白的脸上睁开又闭上的眼，他惊慌而愤怒。

“如果你想救她，她需要马上治疗。”平静的声音从后方传来，牧师捧著圣经，不知何时已来到图书室。他有著倾城的表情，仿佛那只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小动物。

几个仆人快速的跑进图书室，手忙脚乱的想接手急救工作。但是雷厉风不肯放手，他们只能围著他，简单的替倾城急救。这个闻名国际的罪犯已经失去理智，他此刻一心只惦记著怀中女子的安危。

“放开她，你这样只会妨碍救治罢了。”牧师命令道，将失神的雷厉风拉开。

“只要她有了什么差错，你们全都要填命。”他终于放开怀中颤抖的女子，冷酷的对急救的仆人道。

仆人们也在发抖，看雷厉风的表情，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他的威胁。

他深吸几口气，知道自己必须冷静。在瓦雷斯有不少人等著要倾城的命，任何人都可能下毒，最重要的是找出下毒者交出解药。地上破碎的陶瓶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眯起绿眸，浓烈的酒香飘进鼻端。

酒是瓦雷斯内最好的佳酿，除了几个高阶领导者外，一般仆人不可能拿得到手。一个仆人用指沾了点酒液放入口中，随即皱起眉头。

“这毒是奥妃丽雅小姐正在研发的，我曾经陪著她做过一些研究。”仆人吞吞吐吐的说道，不敢看雷厉风的眼眸。

牧师挑起眉。“嫉妒总是让人失去理智。”他简单的说，挥手示意仆人们将已经昏厥的倾城送去医疗室。“你现在去寻找奥妃丽雅，或许还来得及。”

雷厉风的双手紧握成拳，震惊的情绪笼罩了他。他无法想像，乖顺的情妇为何会突然毒害倾城。转过身，他不浪费时间的穿过回廊。一路上他的心仍旧是悬荡的，为了倾城的痛苦而痛苦著。

他到达温室时，里面已经开始有浓烟窜出。

庞大的温室里堆放著许多的乾木，上面覆盖著浸过油的布料，穿著素袍的奥妃丽雅举著火炬，在乾木上点火。火光照亮她的脸庞，看来如此平静而满足。血迹染红了袍子，仿佛是素袍上的淡淡浮花。

“为什么？你该死的为什么要这么做？”雷厉风低沉的问，感觉疼痛而愤怒。就算是跟随他数年的情妇，他也不允许她伤害倾城。

在前来温室的路上，他心中还有所怀疑，但是奥妃丽雅的举动说明了一切。她在毒杀倾城后，回到温室里布置好一切，点上火焰等待著死亡。

“我嫉妒她。”她淡淡的说著，将火炬丢向雷厉风与她之间的那堆乾木。火舌开始舔吻木柴，飘散浓烟与高温。

“我知道你爱上她了，你不曾用那种眼神看过任何人。你如果不能爱我，那么就恨我！我要你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她凄凉的笑著，摸摸自己的脸，发现上面是潮湿的。“她有你全部的爱，那么我就要你全部的恨。”她激烈的喊道。

火焰吞噬著所有的植物，许多的实验成品在高温下蒸发，仪器纷纷产生小型的爆炸，加速了温室的崩塌。

“你知道我对你并无心，我不曾承诺过什么。马上把解药交出来，我不容许任何人伤害倾城。”雷厉风冷酷的说道。他心中本有著对于奥妃丽雅的怜惜，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满心只能想到倾城正在生死边缘，因为毒酒而濒临死亡。

她轻柔的摇著头，从他口中听见他的拒绝，让她更加的绝望。不过这样也好，即使她死去，至少她还能够彻底的被他恨著。“我当然清楚，一旦伤害了她，你不可能放过我。”她感觉到火焰舔上素袍，高温的火炬即将拥抱她，心中没有任何惧怕，只有坦然。“知道我的名字是由何而来的吗？奥妃丽雅是莎士比亚笔下一个最愚昧的女人，因为爱情而疯狂。喔，不，你不会知道的，你将我带回瓦雷斯后，你不曾探询过我什么，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助手，甚至称不上是你的情妇。”

怎么能够责怪女人因爱而疯狂、而嫉妒？她的名字或许就已经是一个诅咒。莎士比亚笔下的奥妃丽雅因为得不到哈姆雷特的爱，在失望下疯狂，终于带著大量的鲜花沉溺水池中；而她，也在得不到雷厉风的爱情下，选择让火焰吞没。

不论火焚或是水溺，同样的得不到爱情。

“该死的，奥妃丽雅，别让我恨你到最后，把解药交给我！”他喊著，向前踏去，却又被高温逼退。

雷厉风无法冷静，不能了解长年跟随身边的情妇怎会在一夕之间改变。他迷恋著倾城，却忘了注意到身边的危机。

她仍在摇头，长发被火焰缠绕上，开始燃烧。“我是你的过去，而她是你的未来，如果她没有办法活下来，就证明她也没有资格得到你。”她凄凉的笑著，几乎没感觉火焰烧上皮肤是疼痛的。

“这是你我之间的事情，不要牺牲了倾城。”他愤怒却感受到无助，明白如今一切已成定局。“奥妃丽雅！”他呼唤著她的名字，火焰遮蔽了眼前的路，让他别无选择的只能往后退去。

她闭上眼睛，听著他最后一次呼唤她的名。纵然他的声音里带著愤怒，她也毫不惧怕。

“如果她没有来到瓦雷斯，你会不会爱上我？”她没有期望能听见回答。

雷厉风原本是不懂得爱情的，所以当他迷恋上倾城，他义无反顾的一头栽了进去，甚至没有留意到奥妃丽雅在一旁的嫉妒。有数年的时间来印证他从不曾爱过她，而她长久的等待只是一个笑话。

她得不到希冀的幸福，只是作了一场感伤而痛苦的梦。

“我们这种人是会遭到天谴的，罪恶不会消失，不会因为你爱上她就转眼成为诗人，你这一辈子都要背负著那些罪孽。你真的能够得到幸福吗？”她的笑声在温室中显得更加可怕。

雷厉风无法上前了，温室的玻璃因高温而碎裂，飞溅到四周，预言著更大的毁灭。陡然之间，支撑温室的钢架颓然倒塌了，他只能眼睁睁的看著奥妃丽雅的身子消失在火焰之中。

他用袖子蒙住口鼻，在最短的时间内退了出来，刚好目睹了整个温室毁坏的画面。巨大的温室毁灭了，在火焰中逐渐消失，奥妃丽雅以及那些植物都消失无踪，徒留一片焦土。

他胸口中充塞著痛苦，她的话像是诅咒，巨大的黑暗重新来袭，暗示著他永远也别想逃离。

如果这就是天谴的开端，那么他这么一个沾满血腥的罪犯是应在天谴里死去吧！怎么能够得到幸福？他没有那么资格。

奥妃丽雅的自焚，连带的焚烧掉了解药。她是计算好的，料定在她死后，倾城也活不过毒酒的摧残。

好在城堡中有仆人曾经跟随奥妃丽雅研究，留下她的研究资料，在找不到正确的解药下，暂时使用其他的药品阻止了毒素继续侵入倾城身体。但是他们无法化解毒素，对于倾城的昏迷，全然束手无策。

负责治疗的仆人也没有把握，不知道毒酒是否侵蚀了倾城的脑神经。要是她撑不过毒酒的摧残，她很可能撒手西归；但若是毒酒影响了她的脑神经，就算能活下来，她也永远醒不过来了。

雷厉风站在玻璃之后，沉默的盯著玻璃的另一端，那个身上插满管子的女子。他的唇紧紧的抿著，站姿僵硬著，难以记忆已经这样站了多久的时间。

三天了，他们试过各种方法，倾城仍然没有醒过来。她偶尔会因为疼痛而发出呻吟，但大多数时间总是紧咬著唇，沉默的与体内毒素奋战。就连与死神交战的时刻，她都还要维持著那些骄傲。

他清楚的知道，除非她能自己抵抗那些毒酒，否则她醒来的机会十分渺茫。

她躺在医疗室中，脸色苍白，唇色泛青，整个人看来好脆弱。看著她的苍白无助，雷厉风像是能感到自己也随著时间的流逝，一分一秒的死去。这一生见识了太多死亡，他本以为可以不在乎任何人的生死，奈何当倾城在他面前倒下时，他几乎因为伤心与愤怒而发狂。

他贩卖毒品多年，用毒品毁掉太多的人，却从不曾体验过那种当看见心爱的人在面前一寸寸死去时，心中所传来的阵阵刺痛。那把匕首仍旧插在心上，随著她的每次辗转呻吟而翻转，让他的灵魂也跟著疼痛。

如果这是天谴，为何上帝不报应在他身上，而要折磨倾城？

他的唇扯出一个冷笑，在冰冷的五官上，那笑容看来如此绝望。

或许上帝太过聪明，他明了他不畏惧死亡，明了他多么在乎她，而夺去了她，他会堕入痛苦的深渊，因为悲恸而疯狂。

“雷先生，你必须有心理准备，病人的情况并不乐观。”仆人畏缩的上前来，低垂著头不敢看他。

雷厉风缓慢的转过头来，冰绿色的眸子里对了冷冽的杀意。那是一种接近绝望的杀意，任何人在与之接触时，都只会感受到无限的战栗。

“我说过，救不了她，你们所有人都必须当陪葬。”他简单的说。嘴唇乾裂了，口中尝到些许血腥味，他忘了自己多久没有进食。

仆人惊慌的摇头，紧握手中的病历。整个瓦雷斯里欠缺精良的设备，而病人的情况禁不起任何移动，派出去调药品与仪器的人又迟迟不归，所有的仆人都暗暗祷告能有奇迹出现，不然他们的项上人头铁定全部不保。

“我们会尽力的，但是毒酒的剂量太重，一般人在喝下当天就肯定毙命。是我们努力的抢救，病人才能存活到现在的。”他争辩著，双脚在发抖。

冰绿色的视线没有移动，冷冷的打量了仆人半晌，之后再度回到玻璃后的女子身上。此刻的他，是冷血的恶魔。他什么都不在乎了，要是她不能醒来，他就会彻底的成为魔鬼，就算杀尽天下所有人又如何？她不能醒来，他的心会随著她死去。

若是失去了她的光芒，他的生命又将重新恢复成一无所有的黑暗。

“雷先生。”仆人怯生生的唤道，以为替众人请命成功，已经让雷厉风接受了事实。

这一次他不再转头，只是面无表情的下令。

“明天要是她还醒不过来，你们就一个个的填命。她一天不醒过来，我就杀一个人，由你开始。”他轻描淡写的说道，高大的身躯辐射出无可违抗的黑暗，让旁人看了心寒。

仆人双腿抖得站不住，脸色宛如失血过度般苍白。他几乎是用爬的离开现场，胆战心惊的去通知那群同伴，雷厉风刚刚宣布了他们的死讯。

他能感觉到多年来缠绕心头的冰冷黑暗再度在探看著，期待著他崩溃的一刻，再次掌握他的神智。

推开医疗室的玻璃门，他走了进去，缓慢的接近倾城。每走一步，心就更疼痛上一分，他是如此的在乎她，在乎到连心都疼痛了，即使他根本没有资格

深陷污泥之底的他，根本不该妄想攀折高贵的莲。她拥有他所希冀的一切，光明与美好，还有那些勇气和骄傲。每一次看著她，他就加倍的感受到自身的污秽，然而他离不开她，就像

是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光明般，他妄想将她囚禁在身边。每一次触碰她，在她的眼神之间看见某些温柔，就以为自己能稍稍得到救赎。

倾城看来如此脆弱，她与生俱来的精神仿佛流散了、消失了，此时的她苍白羸弱，肌肤是冰凉的，手指更是冷得像冰块。原来她这么娇小，只是平日里那些骄傲在支撑著她，让她看来凛然不可侵犯。他见过她的各种骄傲，却甚少看见她的脆弱。

他紧握著她的手指，在治疗台边缓慢的跪下，眼睛始终盯著她。他感觉到她身上的寒意，手指更加的用力交缠，希望能够留下她，不让她离去。

“你怎么还不愿醒来？”他喃喃的低语，低下头将脸颊贴住她的，无言的将体温传达进她仿佛没有体温的身子。“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你就咬牙切齿的说，除非我杀了你，否则你总有一天要取我的性命？你时常重申那些誓言，不停的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死在你的手上。”他缓慢的说著每个字，让那些声音能渗透进她的意识。

“你不是一向都那么笃定，狂傲的信誓旦旦，要将我这个罪犯绳之以法吗？那么，你怎么能够继续沉睡下去？你说过要报仇、要执行正义，然而目的还没达成，你难道就要松手了？”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微笑，想起她平日的骄傲行径。那抹笑在此刻看来如此苍凉，不像是成年男子的笑容，倒像是垂垂老朽的笑。“你的血管里流动著东方家的血液，那些嫉恶如仇的信念难道不能支持你醒来，亲自手刃我这个罪犯？我夺去你的贞操、你的自由，囚禁你、羞辱你，记得吗？我有多么罪不可赦，你若是不醒来，这个恶魔就将继续为恶下去，制造更多的悲剧。”

他不确定倾城是否能够听见，不过他就是无法不说话，说得缓慢而低沉，像是那些话语都是从他灵魂最深处所流泄的。心因为急切而紧缩著，恐惧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一生就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她的手愈来愈冰凉，气若游丝，轻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雷厉风从不会感到如此无助，在旁人面前他是威严而难以侵犯的，但是不停的追求利益，只造成心中更大的空洞。那都不是他所要的，而他偏偏又保护不了他真正在乎的。

巨大的黑暗里，灵魂始终挣扎著，嘶吼著一些旁人听不见的话语。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言语，所有人早已臣服在他的威胁之下。

只有倾城，带著无人匹敌的勇气，即使单枪匹马身处瓦雷斯，仍旧毫不畏惧的向他挑战。她的光芒照亮了他的世界，驱逐了那些黑暗。

过多的焦躁、愤怒让他失去理智，他陡然间疯狂的摇撼倾城的身子，灼热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搜寻著任何她清醒的迹象。

他狂吼著，直到喉间疼痛。“该死的，醒过来！你的诺言还没兑现，没有杀了我，你怎么能死？”他摇撼著她的身子，然而她仍旧昏迷著，没有给他任何反应。

一阵疯狂的笑声突然从喉间涌出，他没有办法遏止此时没有理智的行为。他不停的大笑著，嘲笑世间所有的一切，仰起头看著四周的石墙，他的心更加的冰冷。

“我从不祷告，像我这种人没有资格呼唤神的名字，而我总是抱著怀疑。”他仍在笑，笑声里带著化不开的悲哀，以及绝望的嘲讽，让旁人听到都会心痛。

他对著天花板大叫著，没有松开倾城的手。

“你是真的存在吗？你真的看见这一切了吗？悲剧不停的发生，在我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所谓的希望，而当我找寻到了她，你却又要将她夺走。”他质问著上帝，在这一刻感到全然的绝望。“你是否在玩弄我？放任我在黑暗里生活下去也就罢了，何必让我遇见她？给了我一丝希望，看清自身的不堪后，再度将我推入无底的黑暗里。”他感觉某种潮湿沿著脸颊滑落，却不明白那是什么。

会是泪吗？

恶魔也会掉泪的吗？

他手握成拳，重重的敲击在坚硬的地上，从内心发出怒吼，“你听见了没有？不要带走她！我不许你再带走我在乎的人。”

没有人理解他的世界，他也不期待有人能够了解。长年以来，为了夺取利益，这双手沾满血腥，早以为自己的心已被黑暗蚕食。这世上没有他在乎的人，没有他爱的人，那么这个世界是天堂或是地狱，对他而言又有何差别？

总是质疑上帝的存在，因为太多的时候他的生命里只有悲剧，询问苍天，而苍天总是无语。生平第一次，他为了倾城而祈求，却悲哀的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祈求什么。

他回到她的身边，再度跪下，捧著她的手，像是捧住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她对他而言，就是最珍贵的。

他不相信自己还会有泪，但是眼前就是因为水雾而朦胧不清。完好的绿眼流下泪水，就连

受过伤的那只眼睛里都流出了泪，他不知道受了伤的眼眸还能流泪，自从十岁时的那一夜起，他就不曾掉泪。

“醒过来啊，你怎么可以在唤醒我之后，残忍的离去！你是挥舞正义之剑的使者，那些毒酒根本伤不了你的。”他温柔的摇撼她，发现体力随著她冰冷的身躯慢慢的流失，黑暗在一旁伺机而动，要将他吞噬，他只能紧紧攀住她。

“我爱你，爱得让我无法想像，纵然知道自己根本配不上你，我还是怀抱著一丝希望，就算将这沾满罪恶的性命给你也好，至少还能将你多留下一些日子。”他痛苦的低喃，声音暗哑。“你是天空里飞翔的鸟儿，而我是注定在水里沉溺的鱼，我没有权利爱你。”

悲哀犹如滔滔江水，在心中泛滥成灾，那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知道在她离去后，他将会完全的陷溺在黑暗中。在荒漠中行走的人，只喂给他一小口水喝，让他得知水的甘甜，却又无法履足，是一件最残酷的事情。

他开始胡言乱话，只要能够刺激她醒来，他什么都说，不论是黑暗过去，还是对她的爱恋，甚至她若是醒不过来，他要让世界成为炼狱的狂言。他不停的说著，只求能让她醒来，即使要他现在死在她刀下，他也心甘情愿。

雷厉风没有发现，在他狂乱的低语时，倾城的手指微微动了动。他的脸始终埋在她的手腕之间，急促的说著，没看到她的眼睫犹如初生蝴蝶般轻颤。

在他疯狂的说著要是她没醒来，就要让岛上所有的无辜仆人陪葬时，倾城的另一只手缓慢的握成拳头，弯弯的眉也蹙得紧紧的。

她原本睡得好熟，身体在与毒素战斗之后，需要长久的休息。但是睡梦里总是听见他叨叨絮絮的声音，又吼又叫，妨碍她的休息。她以为正在作梦，因为实在难以想像冷静的雷厉风会如此失控，贴著她的脸说著那些挑战，执意要她醒来杀他。

之后他对著天花板大喊大叫，像是在跟谁对话。最让她怀疑是在作梦的，是因为听见他总是说著爱她。但是在听见他狂妄的威胁，若是她死了，就要让所有人陪葬，把世界变成地狱时，她被强大的怒气刺激得逐渐清醒。

奥妃丽雅虽然在酒中放入足以致命的毒药剂量，却还是没有办法取倾城的性命。她从小就知道父亲树敌极多，危机不时潜伏在身边，保护自己成了成长中最重要的课题。她与姊姊从小就持续服用少量的毒药，增加身体的抵抗力，所以那些剂量的毒药顶多让她因为痛苦而昏迷，却还不能置她于死地。

听见他愈说愈离谱，还要血洗东方家时，她终于凝聚所有的力气，将被他捧在手中的左手用力一抬，拉住他的衣襟。不过身体太过虚弱，她的手拉不动他的衣襟，只足软软的搭在他胸前。

当雷厉风惊愕的抬起头来时，她才看见他的容貌。明明只是昏厥一些时候，怎么他脸上的痛苦竟像是永恒？有某些液体漫流到她的手腕，湿而温热，给了她些许温暖。

“倾城，你醒了？”他惊讶的张大嘴，不敢相信的看著她。

狂喜在瞬间涌上心头，他全身在发抖，几乎想捏捏脸颊，看这是否只是一场梦境。泪水还流了满脸，没有时间可以擦拭，更没有想到要维持什么尊严，除了倾城，任何事情都不重要。

倾城低喃了几句，却发不出声音，她不悦的皱眉，继续挣扎著想要说话。他连忙低下头去，将耳朵凑到她嘴旁边，仔细倾听她急著要说的话。

吞咽几下，让疼痛的喉咙能够得到湿润后，她才能开口。手仍是搭在他胸前，奋力的抓著，好加强她的语气。

“你的命是我的，我不许你再杀人。”她宣布道。

几天之后，倾城的身体已经恢复大半，瓦雷斯的治疗设备虽然不佳，但是人员的优秀弥补了这项缺失，她在众人的照顾下，逐渐恢复健康。

刚醒来时，她的神智是混乱的，体内的毒素没有全部消除，偶尔还会感到疼痛。雷厉风始终跟在她的身边，把她当成易碎的瓷器，沉默的守在她身边，甚至不让她的足沾到地。不论到哪里，他将她抱在怀中，放置在胸前最靠近心脏的位子。

在她阅读资料时，他静静的看著她，黝黑的手掌滑过她的长发。仿佛是要不停确定她还是完好的，他的手始终离不开她，每一个拥抱都是持久而热烈的，太多的渴望没有说出口，除了情欲之外，他有著更强烈的情感。

瓦雷斯的天光云影，聚了又散。

在身体虚弱的那几天，她放任自己依偎在他的怀抱中，听著他的心跳，没有交换什么言语，就只是靠著对方，有短暂的片刻她竟以为这种宁静会持续永恒。

而这却只是她的一相情愿，他与她之间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外界潜伏著危机，所有的一切都在试图毁灭此时的平静。她有如鸵鸟般不去思考，现实却来到她眼前，强迫他们面对。

那个夜晚，天边的新月弯而冷冽，几乎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

倾城由雷厉风抱著，通过回廊来到图书室。一踏进图书室，她突然间感到手指下的肌肉紧绷起来，警觉的抬起头，她看见他脸上一闪而逝的冰冷。

“怎么了？”她低声问道，顺著他的眼光看去，竟看到他们惯坐的椅上躺卧著一个身段优美的女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简单的说，冰绿色的眸子紧盯著那个女人。虽然曾经交手数次，他从没有想到竟会在瓦雷斯见到她。

年轻女郎穿著黑色的衣衫，包裹出秀丽的骨架。她缓慢的站起身来，美艳的面容上堆满了笑。“太令我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见面，我还以为能够接受你热烈的欢迎。”她的笑容更加甜美，颈间一条白色的丝绦随著动作而挪动。

他的身躯更加僵硬，直觉的拥紧怀中的倾城。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他还是不能永久的留住她。她所属的世界此刻前来需索，逼迫他放开她。

年轻女郎是台湾官方特务的领导人，跟他缠斗过数次，每次都是惊险万分，两人各有输赢。他曾经说过，他们之间的争斗就如一盘棋，除非一方倒下，否则棋局不会结束。

“天使，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心中隐隐有不祥的预感，然而他不愿意去面对。双臂环抱得更紧些，护卫著珍宝，却悲哀的清楚她即将离去。

天使的笑容不减，走近几步，视线梭巡著倾城，眼中虽然闪过些许的惊讶，却隐藏得很好。“当然是受人之托，不然我还在度蜜月呢！哪有可能冒险跑来瓦雷斯这个边陲地带？”她语气中有些许抱怨。

倾城纤细的手指无意识的抓紧他的衣袖，纵然没有马上认出她，但是在听见雷厉风唤出那个名号时，她也猜出几分眼前的情势。

天使的名号在台湾极为响亮，她所统御的官方力量与东方家齐名，同样的与恐怖组织对抗。倾城知道天使的身分特殊，而这么一个身分敏感的人出现在瓦雷斯，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瓦雷斯的所在地泄漏了？”雷厉风不可思议的问，静默的看著天使，犹如面临死亡的囚犯，有著反常的平静。

天使点点头，没有错过这对男女之间奇异的气氛。她本以为会看见东方倾城受虐的模样，而当他们踏进图书室的时候，她却有见一个饱受呵护的女子，虽然虚弱苍白，眼睛里却闪著光芒。她对眼前的景象有些迷惑。

“没错。你从台湾掳走东方倾城是最大的错误，虽然除去她的一切身外之物，但是她体内从小就被植入微型发讯器，东方旭可以透过卫星追踪到他心爱的女儿，连带的找寻到瓦雷斯。”她轻靠在檀木桌边，带著手套的指头轻敲著桌缘。“你谁不好惹，偏偏要去招惹东方旭。他这次真的被气得疯狂，主动与官方联络，集结所有的力量打算歼灭‘暗夜’，你的行动竟然促成了官方与东方家的第一次合作。东方旭要求在毁灭这里后，能要回他的宝贝女儿，而且发誓要活抓你，让你生不如死。”

“我父亲呢？他也来了吗？”倾城急切的问道，离开他的怀抱。

一阵风吹过耳畔，失去了他的体温，她突然感觉微寒。在此刻才知道她已经习惯了有他在身边，血液里的骄傲仍在，但她却无法解释的依赖这个罪犯。

“他当然来了，所有的攻击由他指挥。”天使走近倾城，突然附在她耳边匆匆说了几句话。

倾城震惊的瞪大眼睛，无法言语的看著天使。她刚刚听见一个最疯狂的提议，而她怀疑天使那个提议的可能性。这一切即将要结束，她就要回到父亲的身边，怎么可能跟雷厉风再有瓜葛？

天使耸耸肩。“我只是要你记住就是了。”她的目光在两人之间转来转去，有几分当局者不解的了然。

她轻轻点头，往窗子移动。“瓦雷斯已经被包围了，所有能想像得到的军力一夕间倾巢而出，这大概是台湾近年来最惊人的讨伐活动。我溜了进来，看在你跟我还有一些个人恩怨的份上，先来通知你。”她笔直的看进那冰绿色的眸子，唇紧紧的抿著，没有胜利后的愉悦。“雷厉风，你被将了一军，这盘棋输得彻底。”

陡然，巨大的声响震动了沉睡中的城堡，整个地板都因为那强烈的撞击而摇晃着。一处城墙遭到攻击，转瞬间变得粉碎，火光开始冒出。

“要命了，他们已经开始攻击。”天使匆匆的说道，走到窗子旁边，攀住窗台往上一跃，在跳下窗台前，她转头看一眼雷厉风。“还想活命的话，就趁现在逃出去。还有，千万则奢想要带走东方倾城，你无法保住她的。”城外的攻击已然展开，她不能再待下去。她优雅的跃下城墙，顺手也启动了早先埋在附近的炸弹。

又是一声巨响，更多的石块飞散，他们所处的地方正在崩解，巨大的危机笼罩了瓦雷斯。这个罪恶之城终究还是会招来天谴，上帝在此刻藉助凡人的手显示了他的愤怒。

倾城应该要欣喜若狂，马上冲出城外与父亲会合，尽速的离开罪恶之渊，把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当成一场噩梦，彻底的遗忘。然而，在这个时刻，她却只能站在原地，深深的看进他的眼眸，双腿仿佛被黏住般，根本无力动弹。

连她自己都不明白心中究竟在迟疑什么。

想到他即将遭受的惩罚，她心中竟有著疼痛。没有人移动脚步与视线，只是沉默的看著对方，像是要把身影刻印在心中最深的角落。

雷厉风用视线贪婪的吞噬她的身影，明白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与她相处的机会。城外的烽火漫天，只有著简单的防卫的瓦雷斯绝对无法抵御，这个恶人齐聚的城堡将在今夜成为历史。

然后，一切就将恢复正轨，她将会回到光明中，从此远离他的世界。所有故事的结局都是如此，善人得到救助，恶人得到惩治。他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怎么能够希冀美好的结局？

就如奥妃丽雅所说的，他是注定要遭到天谴的，那些罪恶始终存在，不会因为爱上了她就自动得到宽恕。

他怎么有资格得到幸福？

“只要回到你父亲身边，你就安全了。经过这一次，再不会有任何人胆敢强掳你。”他面无表情地说道，听到自己尖刻的语调。几乎无法说话，有某种东西梗在他喉间，威胁他的呼吸。

倾城的双手在身侧握成拳，心中纷乱不堪。心中哪来这么多的痛苦，即将得救的甜蜜竟然掩盖不了再也见不到他的苦涩。在她不知不觉间，心中某个柔软的部分已经陷得太深。

古堡内外爆炸的声音不绝于耳，像是存心要毁灭此处，那些摧毁是不遗余力的。逐渐的，人声也渗进古堡，战士们叫嚣著，带著最精锐的武器在城内找寻战俘。

瓦雷斯内似乎没有人警觉今晚的突击，大部分的人全都成了瓮中鳖，那些国际级的罪犯一一被逮捕。

她心中清楚，很快的就会轮到雷厉风了，当她走向父亲的身边，那些枪炮会无情的贯穿他的身躯。火光满天，由窗外照射进来，让她能看清他的脸庞，那冰绿色的眸子里有某种激烈的情绪深深撼动了她。

他突然踏前一步，以雷霆万钧的力量狂猛的将她搂入怀中，激烈而彻底的吻上她的唇，深深探索她的甜蜜。像是要吻进她的灵魂般，他持续加强环抱的力量，几乎要让她压进他的胸膛中。

倾城仰起头，承受著他激烈的吻带著与他同等的激动，这次她毫无保留的回应，双手紧抱著她已经熟悉的高大身躯。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心中的疼痛在翻搅，撩拨著生离死别的情绪。

他的唇用力压在她的唇上，过度激烈的吻让她的唇受伤了，涩涩的血腥味弥漫在深吻之间。

又一个震动来袭，图书室的石墙开始崩塌，许多石块像是雨点一般落下，他分神护住她，不让那些落石伤到她。在离开她的唇之前，他盯著她的美眸，缓慢的舔食她唇上的血。

在退开时，他又恢复成一个冰冷无情的人，就像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景象，他将情绪封锁在黑暗世界里。

“我弄痛你了？”他明知故问，手指滑过她的唇。

她舔舔那个伤口，无法承受心中的难受。她真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想到他即将面临死亡的命运，她的心就紧紧的纠结。

“放开我。”她闭上眼睛，不愿让他看见此时的懦弱。

雷厉风冰绿色的眸子变得更加阴暗，太过用力的松开她的身子。“我没有资格碰你了吗？”他无情的问道。

她只能摇头，绝望间看见他的眸子更加阴暗。怎么说明心中的纷乱？连她自己都不了解啊！这一瞬间她完全想不到什么正义，只想著要在他身边多留一些时刻。

但是他没有看出她的挣扎，太多的痛苦淹没了他的心。他以为倾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回到父亲的怀抱，而这项认知几乎要杀死他。

难道她没有一丝的留恋吗？他在她心里仍旧没有半分重量？

在这个慌乱的时刻，所有的一切都模糊了。天与地、光与暗，都不复存在，他们只是各自痛苦著，无法看出对方眼中的依恋。

城墙崩塌得更加厉害，无数的人在尖叫，他猛然闭起眼睛，之后再睁开，“你会记得这一切的。”他缓慢的说，野蛮的拉著她往殿堂走去。

整座城堡都著火了，古堡崩毁，火光漫天。

倾城被拖拉著来到殿堂，被眼前的残破震慑住。殿堂成了最后一个据点，还没有被破城的强大兵力找寻到，“暗夜”的一些管理者以及些许仆人狼狈的待在这里。

眼前的断垣残壁以及受伤呻吟的人们，交织出一幅战争的景象。原本华丽的殿堂已经半毁，回廊处开始冒出火光，几个全身著火的人惨叫著冲出回廊，倒在地上不停翻滚著。殿堂上方的彩绘玻璃全部碎裂，徒留巨大的石柱以及背后的一堵高墙。

一个受伤过重的人颓然倒在风管钢琴上，乐器忠实的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乐声。

“等到你父亲的人马攻进来，你就安全了。”他紧抿著唇，低沉的说道。火光没有办法照亮他的脸庞，那张脸上有著黑暗的挣扎。

雷厉风心中清楚，东方旭的人马一定以为倾城被关在地牢中，所以除了地牢之外，大肆的破坏城堡的其他部分。但是这种行为却只是带给她更多危险，她很可能还等不到父亲的救援，就先惨死在碎石之下。

纵然知道无法拥有她，他却想要在最后这个时刻保护她。他对自己可悲的心态冷笑，却清楚自己只能拥有这些。

倾城发觉有一双手抓住她的衣衫，转头探看，竟然是狼狈不堪的连芷瞳。

“他还在里面。”芷瞳喃喃的说道，双手不停颤抖，眼神狂乱的看著被火封住的回廊。

“救救他，他还在里面，他为了让我出来，还待在城堡里没有出来。”她不停的低语。

“谁还在里面？”倾城轻拍她的脸颊，让她能够冷静些。“是谁？卡瑞洛吗？”

脸上的疼痛让芷瞳稍微恢复一些理智，她点点头，仍旧无法克制的发抖。雷厉风不知从何处拿来两条潮湿的披风，覆盖在两个女人身上，好抵挡一些高温。

“在你父亲来之前，好好的待在这里。”他低沉的声音命令道，不再透露分毫感情，只是趁著最后的机会专注的看著倾城。

倾城仰头看了他一眼，又匆匆转过头去。她无力承受更多的痛楚，许多的感情在胸中翻滚，强迫她面对那些她不愿承认的。

一些疯狂的罪犯妄想要上前伤害倾城，报复她带来的战火，却被雷厉风轻易的挡开。他的身子在众多的刀剑之间穿梭，挡开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无情的将那些罪犯送入死亡之渊。

芷瞳攀住倾城，苍白的脸庞逐渐有了血色。她咬著唇，彷彿陷入更大的抉择中。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推开身上潮湿的披风，头也不回的往回廊冲去。

倾城伸手捉住了她，制止她的行动。

即使用尽全力，她也险些让这个双眸狂乱的女子给挣脱了，在这个危险的时刻，那些温柔与静默都消失了。倾城能感受到从她身上辐射出来的坚决，她所下的决定不是任何事情所能改变的，那些道德、那些正义，在此刻太过遥远。

“不要过去，回廊已经崩塌了，卡瑞洛不可能存活下来的。”倾城在漫天烽火中喊著，觉得喉咙因为吸入过多浓烟而疼痛。

连芷瞳弯起嘴角，漾出一个绝美的微笑。火光在她背后，形成一个乱世的光景。

“我不能不去救他，我不能不回到他的身边。”她睁开倾城的手，仍旧微笑著，虽然无奈，却万分坚决。

倾城不停摇头。“不要傻了，你这么进去只有送死的份。你何必如此？他只是个罪犯啊！”她大声喊道。

是否是火光迷惑了眼睛？她竟觉得火焰前的连芷瞳美得不可思议。

四周喧闹著，因为死亡的逼近而疯狂，人们不绝于耳的惨叫著。温度愈来愈高，倾城知道芷瞳正在说话，却只能够听见片段。

芷瞳微笑著，松开两人交握的手。“我清楚的知道他罪该万死，若是我还有一点道德良知，就应该亲手将他杀死。但是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一个女人。他爱我，甚至为了保护我而一再承受死亡的威胁，世上哪个男人可以为我如此？”她的身影逐渐踏入火焰之中，微笑更

美、更凄绝，犹如花季最末时，一场最动人而凄凉的樱花雨。

“芷瞳！”她大声喊叫，因为见证女人的坚持而感到惊慌。

几乎就在倾城喊著芷瞳的同一瞬间，大量的石块崩塌在回廊的出入口，封住了那两人最后的生路。震惊的她软倒在地上，那些话语一点一滴的渗透进她的思维。

一双熟悉的男性手臂将她从地上拉起，带著血以及污渍的黝黑脸庞靠近她的脸，当他说话时，气息吹拂在她的脸上。

“不要躺在地上，那些高温会将你烤熟的。”他叮嘱著，发现后方的城墙也开始松动。直觉的，他拥抱住她，在兵临城下的战乱时候，给予她的一切保护。

这张脸是她所熟悉的，她无意识的伸出手抚过他脸上的伤痕，抹去那些血渍。血并不是他的，而是他在保护她的时候，沾染上那些人的血液。撼动来得那么快，让她有些措手不及，连芷瞳的话语让她陡然间看清了那些盲点。

他爱她，毋庸置疑且深深切切，为了保护她，他一再的与众人奋战，甚至愿意牺牲长年来所争夺的一切。她有些昏眩的想著，知道自己拥有这个男人的一切爱恋。这一刻是什么身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看清了心中的挣扎。

雷厉风也发觉倾城态度上的转变，他不明白她的转变。她的眸子变得柔和了，轻轻的用手抚摸著他的脸，像是要安抚他疼痛的内心。温柔的情绪淹没他，让他疼痛的心稍微和缓了。

时光在这两人身上冻结，他们看著彼此，无视于其他人的慌乱。在生与死的边界，有再多坚持也是枉然，总在最不经意的一瞬间，措手不及的、电光石火的，看见了心中最澄澈的意念。

只是，现实仍旧是现实，战火继续焚烧著城堡。

两人背后的石墙开始颤抖，发出类似呜咽的声音，因为承受不起攻击而晃动著。雷厉风抱著倾城尽可能的远离那道城墙，奈何剧烈燃烧的火焰阻断退路，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返到殿堂的前方。

在祭坛上挤满了人，众多罪犯开始祈祷。要不是因为情况危急，他几乎想狂笑，这么一个罪恶之城，竟也有众人齐声祷告的一天。

倾城紧抱著雷厉风，把他当成今生的依赖，没有放手的打算。在他的怀抱里，她意外的感到平静。仰起头看著他的脸，他咬著牙，表情凶狠，像是无所畏惧的猛兽，汗水映著火光而发亮，气息吹拂在她的身上，书写著生死患难。

牧师捧著圣经，脸上维持著平静，他的眼扫过所有人，落在倾城的身上。微乎其微的，他的唇有些微的扯动。

她不能确定是否看到牧师微笑，那双冰冷的、犹如死神的眸子和缓了。心中有声音告诉她，牧师其实并不抗拒死神的降临。那表情让她想起了葛瑞死前那诡异的微笑。

对这些只能活在黑暗中的灵魂而言，或许死亡才是一种解脱。

牧师将圣经按在胸前，举高另一只手。他心中清楚，这就是天谴，上帝仍旧在看著人世间的一切，在某个时刻给予罪恶惩罚。奇迹似的，他的心中还是平静的，想起多年前因为战火而死去的妻儿，他缓慢的微笑。

“城，颓倾了。”牧师闭上眼睛，脸上带著让众人惊愕的笑。

倾城的双手紧抓住雷厉风的衣衫，在这诡异的一刻里颤抖。

城墙终于受不了攻击，整个崩垮下来，大量的石块有如神谕降临祭坛，惊天动地的声响之中，她只感觉整个世界突然暗了下来。火光消失了，人们的惨叫声消失了，只有雷厉风的怀抱还存在。

她的意识消失，在重击下昏了过去。像是有人把光亮从世间夺去，她坠入黑暗之中，而今生的爱恨情仇就被锁在黑暗里。

她以为自己就这样死去了，有了他的陪伴，黑暗变得不再那么可怕。她依恋著他的温度，在黑暗里漂浮著。随著时间的流逝，他的温度消失了，她惊慌的寻找，意识逐渐清醒，在醒过来时，才知道原来死神又放了她一马。

首先映入眼中的，是父亲东方旭焦急的表情。

这是她从小熟悉的，父亲对她的影响十分深，深刻得让她只能认同父亲这种男人。父亲的嫉恶如仇，对罪犯的严酷不留情，交织成她对善恶的认知，继承那些骄傲，她做著除恶务尽的

工作，站在光明的世界里，鄙弃黑暗的心。

直到那个有著黑暗心灵的男人闯进她的生活，她的世界陡然改变了，原本的观念一再被打破。她明了到，黑暗里包含著浓浓的悲哀。

东方旭看见女儿醒来，喜悦的神采点亮了疲惫的脸庞。“你终于醒了。”他亲昵的摸摸女儿的脸。

倾城挣扎的坐起身来，发现全身酸疼。她皱著眉活动四肢，看见身上有几处轻伤，不过都已经受到完善的护理。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东方集团的总部，此刻正躺卧在她柔软的床上。

“你要是再不醒来，主治大夫就会被老爸给生吞活剥。他总是不相信你只是因为碎石的撞击而暂时昏迷。在瓦雷斯，他一看见你昏倒在碎石之中就疯了，急著要带你回来台湾治疗。”东方倾国莲步轻移的走过来，端著一盅养身的参汤，还没走近，汤匙就被父亲抢了去。她耸耸肩，对于父亲对妹妹的溺爱只能偷偷一笑。

旁人闻之色变的“商业帝王”，在这时也只是个宠溺女儿的父亲。

“我昏睡多久了？”倾城问道，乖顺的喝下父亲用汤匙舀到唇边的热汤。

她紧盯著父亲瞧，心中纳闷，为何只是分开短短一个多月，原本最熟悉的父亲竟在此刻看来有些陌生？

东方旭皱起眉头。“两天，整整两天。医生说你的身体很虚弱，甚至还有残余的毒素，怀疑你被人下了毒。”他不悦的说道，眼神里流露出愤恨。“都是官方迟迟不肯行动，才延缓了对你的救援。该死的，在你被掳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作著恶梦，害怕那些罪犯会杀害你。”

倾国在一旁坐下，对父亲满腔的又爱感到有趣。“老爸，你冷静一些吧！不论怎么样，倾城现在好端端的回来了。”她的视线落在妹妹身上，几经审视后缓慢的蹙起眉头。

一个多月不见，倾城身上似乎有了一些改变。她变瘦、变憔悴了些，但是眼眸里闪烁著不似以往的光彩，原本的高傲消退了些，增添沉稳的气息，历劫归来，她的眸子平静得异常。

这些日子来，倾国不敢去细想妹妹在那些罪犯的手上会遭到什么折磨与羞辱。但是如今看来，不论她经历了什么，那些事情让她成长了，那双眼眸是属于女人的，有著属于女人的温柔与急切。

“要我怎么冷静？我一想到那些罪犯胆敢来强掳倾城，让她受到这些折磨，我就想要把那些人大卸八块。”东方旭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带著野蛮的满足。“除了在瓦雷斯就已经死去的，其余所有人都要受到制裁，而我要让那些始作俑者后悔曾经伤害过你。”

倾城的身子僵硬起来，乌黑的眸子看著父亲，手指抓紧柔软的被单。“那些罪犯呢？”她轻声问道，有些害怕会听到死亡的消息。

“除了雷厉风，其他都交给官方了。”他轻抚女儿的脸庞，眼眸里有著坚决与疼惜。“不论在瓦雷斯发生什么事情，那都过去了，把那些事情当成是一场恶梦，你现在已经安全的回家了，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恐惧抓住她的心脏，她避开父亲的视线，因为担忧而难以呼吸。太过清楚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对于所有罪犯，父亲从不留情，更何况是掳走她的雷厉风？父亲大概连作梦都会想啃他的骨、吸他的血。

倾国看著妹妹的脸色比刚清醒时更加苍白，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漫流过心间。她缓慢的靠近床边，心中带著疑惑。

为什么在听见雷厉风的名字时，倾城的脸色会变得如此怪异？在妹妹脸上，她看不见对于雷厉风的恨意，反倒看见隐藏在苍白之后的极度担心。难以理解倾城会如此的关心那个罪犯。

其实，让人摸不著头绪的事情不只这一桩。

在瓦雷斯的那场战役中，当城堡整个塌陷，众多的人在废墟中寻找著倾城的身影。最后在殿堂的碎石之中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妹妹。她身上除了一些轻微的擦伤，没有任何的严重伤痕。以战役的盛大，以及其他人的受伤情形看来，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

倾城似乎是受到最完好的保护，那个传说中恶名昭彰的雷厉风也昏迷在她身旁，紧紧的拥抱著她，用身体替她挡开了碎石的撞击。双臂将她拥抱在胸前，像是守财奴抱著今生最后的财富，怎么也不愿意放手。

那个情形让倾国记忆犹新，那么紧贴的姿态，让她无法联想两人的关系仅仅是短暂相处的罪犯与人质。父亲分开昏迷的两人时，倾国心里有点疼痛，像是看见挚爱相守的情人被人分开般惆怅。

她本来还在嘲笑自己太多愁善感，但是看著倾城的表情，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是否真的灵得有些可怕。

“那个雷厉风是否能够随我处置？”倾城谨慎的开口，不敢流露太多的担忧。她敏感的发觉姊姊正在观察她的表情，姊妹两人从小就亲密，她有那种想掩住脸的冲动，让姊姊不能查看出什么。

东方旭点点头，眼光在看著两个女儿时是十分柔和的。他心里其实有著罪恶感，因为他的关系，两个女儿才会从小就危机不断，而倾城这次的被掳，几乎让他懊悔到极点。要不是还有些许的理智，他真的会盲目的答应恐怖组织的一切要求。

“他被关在地下室里，已经被捆绑在墙上，再也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威胁。你要怎么处置他都行，我跟官方已经有过协议，在官方纪录上他已经是一个死去的人。”他看著心爱的女儿，以为她被那些折磨吓坏了。

倾城点点头，重新躺回床上，陷进柔软的床垫中，状似平静的闭上眼睛。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此刻她紧张得几乎要休克，心脏在胸腔中激烈跳动著，撞击肋骨到有些疼痛的地步。

东方旭爱怜的拍拍女儿，转身往门外走去。每一个步伐都是坚毅的，有著不容旁人质疑的王者尊严，他有著天生的气势，能让众人臣服，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成为正义的代言人。

直到房门被关上后，倾城才睁开眼睛。这一次出现在眼前的，是姊姊倾国那张清丽容颜的特大号特写。她作贼心虚的吓了一跳，咬住唇没有喊出声音。

“装睡吗？你已经睡了两天，难道还睡不够？”倾国靠近妹妹的脸，微笑的问。

这个微笑是装出来的，她仔细的看著妹妹，心中有种难以形容的淡淡悲伤。有见倾城睁开眼睛的瞬间，有著急切的火焰，彷彿迫不及待要去会情人的女郎，她的心几乎沉到谷底。

她的直觉甚少出错，但是这一次她真的希望自己是胡思乱想。她高傲美丽的妹妹怎么可能会对那个罪犯……

倾城匆促的笑著。“我只是有点累了。”

“是吗？”倾国敷衍的回答，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我本来还在想，要不要给你机会去报仇的。雷厉风被抓回来后，就囚禁在地下室里，老爸跟哥哥轮流把他修理得亮晶晶，加上他原先所受的伤，大概还剩下几口气。”看见妹妹整个人跳起来时，她几乎想闭上眼睛呻吟。

雷厉风跟倾城之间的暧昧，并非是她胡乱瞎猜，是的确存在的。

“他还好吗？”没了父亲在一旁，倾城再也顾不得了，急切的问著姊姊。

倾国暗暗叹气。“一个罪犯落在东方家手里能好到哪里去？老爸几乎要杀了他，而哥哥要不是碍于嫂子的情面不敢杀生，雷厉风大概早就变成一团肉酱了。”

恐惧在撕裂她的心，她要频频深呼吸才能够勉强不在第一时间内冲出房间去寻找他。她茫然的下了床，感受到血液里在呼唤著，急切的想再见他一面。

在那些日子里，他的确在她身上、心上都留下了某些东西。而那些东西随著岁月，以及他的所有举止做养分，终于萌芽茁壮，让她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却仍旧对他念念不忘。在听见他被父兄折磨时，她的心疼痛得几乎要停止跳动。

她往门外走去，没有发觉到甚至忘了穿上鞋子。

“你要去哪里？”倾国在她背后问道，克制著那股想要拥抱妹妹的冲动。

倾城的身子僵立在原地。“我想去看看雷厉风。”她混乱的脑袋理不出任何合理的思绪。想啊想啊，她在心里喊著，想要说出一个好的理由，不让姊姊起疑。“爸爸说可以将他交给我，而我打算亲自去报仇。”她说出一个破绽百出的理由，转身就想离开，没想到身子却被拉住。

“赤手空拳，只穿著睡衣，甚至没有穿鞋的，你就想去报仇吗？”倾国缓缓说道，叹息一向聪明的妹妹在此刻变得如此愚昧。她自墙上拿下一把锐利的日本刀，将刀柄放入妹妹冰凉的手中。“不论何时，记得好好保护你自己。”她一语双关的说道，转身面向窗外的灯海，不再看倾城的面容。

倾城猛然抬起头来，只能本能的紧抓住那把沉重的刀子。她不知道姊姊究竟看出多少，她的遮掩只是更加暴露了心中的焦急，更何况女人的秘密永远瞒不了女人，甚至在她还没认清的时刻，她的矛盾与选择，天使与姊姊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了。

没有道谢，只是看著姊姊的背影几秒，倾城转身往外跑去。

倾国在原地紧闭著眼睛，双拳紧握在身侧。她怀疑，从此之后，这一生或许再难见到倾城了。她那个美丽高傲的妹妹早已经被雷厉风掳走了心，不可能再回来。

地板是沁凉的，而她没有感觉，只是急促的奔跑著。知道东方集团的总部有精良的监视系统，她的行动很快的就会引来怀疑，她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浪费。

来到地下室，倾城因为其中的寒意而颤抖著。

灰暗的墙构筑成狭窄的房间，地上有著斑斑血迹，看上去怵目惊心。一个高大的男人衣衫残破，双臂被扣在墙上，金属扣环牢牢的绑住他的双手，甚至紧到造成伤口。血冉冉从手腕间流下，经过他身上无数的大小伤口，汇集成一道小小的、红色的河流，漫流于地面。

她倒吸一口气，因为认出他而全身打颤，双手因为发抖而无法握住沉重的日本刀。

雷厉风的身上全是伤痕，在瓦雷斯为了保护她，碎石撕裂了他的衣衫与皮肤，而她的父兄则毫不客气地在他身上留下愤怒的证据。他的头软弱的低垂著，眸子紧闭著，脸色苍白如纸。男性的薄唇因为过度乾燥而乾裂，些许鲜血沿著额头滑落。

她的来到，让他惊醒。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夜晚了，从瓦雷斯被捕之后，东方家的两个男主人把他当成沙包，惩罚他竟敢掳走倾城。而在他冷笑的承认在瓦雷斯占有倾城之后，那两个男人更是完全失去理智，把他打得只剩一口气。

长时间被捆绑在墙上，他的全身肌肉疼痛而麻木，而长时间的失血让体温流失得更快，每一次因为疼痛而昏厥，他都以为再也醒不过来了。对一个已经绝望的人而言，死亡反而是他所期待的。

其实内心的深处还有一个埋藏得很深的渴求。明知道不可能，但他就是还想见她一面，看看她是否安然无恙。在他受尽那些折磨，这是支撑著他的唯一念头。然而她一直不曾出现，他从原先的期待，到现在的绝望，肉体的疼痛不留减少，却比不上心中的痛楚。他几乎想放声大笑，嘲笑自己的天真。

她已经得到安全，又怎么会想再看见他，回忆起在瓦雷斯的一切？他在想念她的梦境里叹息，却听见奥妃丽雅的嘲弄。

所以当他睁开眼睛，竟看见倾城站在他面前时，他一时片刻无法分清楚这是现实，或只是一个因为过度思念而变得太过真实的幻影。他饥渴的看著她的身影，血液流进他的眼里，带来些许刺痛，而他一点也不在意，只是专注的看著她。

她还是那么美丽，柔软的长发披散在肩头，修长的身上只穿著单薄的睡衣，纤细的双足是赤裸的。漆黑的眸子有著复杂的情绪，仍旧饱含惯有的骄傲，温润的唇紧抿著，素净的脸庞有些苍白。

当视线落在她手中的那把日本刀时，一阵冰冷席卷了雷厉风，他的眼眸变得冰冷，深情的凝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尖刻的嘲讽。

“你终于决定来完成你父兄未完的工作吗？”他勉强发出声音，听见心破碎的声音。

他仍记得森林里的那一夜，他用自己的性命交换她的心甘情愿。现在她要前来提领应该属于她的东西，或许就用那把锐利的日本刀刺进他的胸膛。

怎么还能抱持期望？从第一次见面起，当两人交锋时，她总不停的提醒他，总有一天会取他的性命，而短短的时间内，他们的身分全然改变，他成了她眼前的囚犯。

倾城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各种情绪在心中翻腾著。她想起那些誓言，一句又一句，当她起誓时，是多么的笃定，信誓旦旦的说著只要有就会执行正义，亲手解决他。

总有一天，我们的地位将会全然相反，我要设他受尽一切酷刑，之后再拿刀亲自了结他的性命。

这是她说过的承诺，命运之神帮她完成了前半部，却将后半部留给她自行决定，看她的那些誓言是否真能兑现。记得在起誓时她对他简直恨之入骨，但现在看见他受刑，却没有任何报仇后的快感，她的心竟激烈的疼痛著。

她跟他之前的差异如此巨大，因为那些罪恶，她不顾一切的抗拒著。但是心内的城墙却由得那些黑暗里的悲哀，以及他的蛮横与温柔，缓慢的崩解了。总以为两人是各自站在极端上，怎么也难有交集，奈何这个世界是个圆，任何人与事的绝对都将成为最贴近的彼端。

与他相遇起，情感都是激烈的，激烈的爱与恨之间却有著斩不断的关联。白昼与黑夜，总还有浅浅交叠的片刻，当各自走出所属的世界时，除了对方的怀抱，就注定无处可去。

日本刀握在手中，沉重而冰冷，她再度往前踏近一步。太多的盲点，而她到了不得不决定时，才看清自己的心。

他紧盯著她的一举一动，看著那把光亮如雪的刀子。“你是不是要换把刀子？若要折磨我，用这么锐利的刀，很快的就会失去乐趣的。”他冷笑的说道，压抑住从胸中逸出的叹息，认命的闭上眼睛。

他听见刀刃在震动的声音，却没有感觉到刀子刺进胸膛时的疼痛。相反的，刀子落地的声音响彻室内，还来不及睁开眼睛，他感觉到柔软的身躯靠了过来，给予他冰冷的身躯温暖。温润的唇紧贴着她的，珍贵的甘霖从她口中缓缓哺入他乾燥得快要焚烧的口腔，滋润了他乾裂的

唇。

雷厉风贪婪的吞咽著她喂来的水，直到全身的力量逐渐涌出。当倾城解开绑缚他的金属扣环时，他高大的身躯像是失去骨架的泥人，颓然倒进她的怀抱里。

“你的命是我的，而我不许你死。”她贴附在他的唇边轻声说道，眼眸里闪动著坚决。

其实在城堡颓倾的那一夜，她心中就已经有了决定。那晚颓倾的不仅仅是城堡，还有她心中的那道墙，固有的观念毁灭了，她眼中只有他的存在。

芷瞳所说的话还在耳边，怎么也忘不了。道德与正义总给予她太多的枷锁，但是身为女人总没有太多选择，就算是雷厉风所背负的罪孽会吞噬她，让她再也不能出现于光明之中，只要能够跟他在一起，她不会有任何后悔。爱上恶魔的女人，注定要跟随著他落入深幽的黑暗中。

“我一直很傻，不停的自欺欺人，拚命说服自己你只是个罪犯，而我不可能会爱上一个罪犯。”她抚摸著他的脸庞，笑容坚决而美丽。“就像是你所说的，说绝对只会触怒命运之神。当我因中毒昏迷，你在我耳边不停唠叨时，我就再也守不住内心的城池。女人能够要求的有多少？一份爱情，一个专心的情人，而你给我的是你的全部。我听见你所有的话语，却仍想逃避，放任两个人都心痛。”她摸索著他身上的伤，悄然叹气。

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大的让步，天晓得这个决定让她多么痛苦。原本的世界与他是绝不可能取得平衡，她的世界里容纳不下他，她的父亲会在第一时间内杀了他，好断绝女儿的疯狂念头。

雷厉风没有办法言语了，他紧抱著心爱的女子，像是收到一项最珍贵而难得的礼物。太多的情感在心中成为滚烫的液体，将他身边的黑暗融化。

“我没有资格”他的唇被她点住。

她微笑著，没有任何的迟疑。“我只要一句话，这句话就足够给我无穷的勇气。你爱我吗？”

他吻著她的手，在心中发誓这一生将付出一切保护她，这个他最珍贵的女子。“你早就知道的，不是吗？在你昏迷时，我说过好几次，说到声嘶力竭。不要怀疑我的爱情，倾城，我甚至愿意将性命交给你，那是我最贵重的东西了。”

她吻著他，重温著他的怀抱，满足的叹息。“我们离开台湾，远远的离开这里。天使说过，只要我们需要，她愿意提供一切帮助。”

“天使？你们什么时候取得协议的？”

“在瓦雷斯的图书室里，她附在我耳边所说的。她一向有恩必报，而你曾经救过她的妹妹一命。”她缓慢的拉著他站起身来，心疼于他身上的诸多伤痕，在没有绷带的情况下，她只能撕了睡衣的下摆，替他简单的包扎。“她是个太过聪明的女人，而女人总能了解女人的心思，她很快的就发现我们之间的气氛有异。”

雷厉风勉强站起来，身体虚弱得像是婴儿。他痛恨此时的无助，皱著浓眉咒骂著。东方家的骄傲他在倾城身上完全见识到，而东方家的硬拳头则全是由他那无缘的岳父大人赏给他的。

两人才刚站起身，转过头来却看见门口有著一个沉默的身影，不知何时就已经站在那里，愤怒的听著两人的海誓山盟。

倾城的脸色变得雪白，却仍旧充满坚定。这是她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包括她的父亲在内。

东方旭铁青著脸，看著心爱的女儿竟与雷厉风相依相偎。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在性格上与他最相似的女儿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罪犯？

“倾城，放开他。”他低沉的命令著，缓慢的拾起地上那柄日本刀，眼眸里有著冰冷的杀意，笔直看著雷厉风。

她挡在父亲与情人之间，坚定的摇头。“不，我要跟他离开这里。”

“你疯了吗？他只是个罪犯，怎么值得你抛下一切？你只是暂时被他迷惑了，倾城，你要想清楚，他与你根本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旭伸出一只手，不愿相信刚刚拯救回来的女儿竟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决定离开。

“我清楚的知道我跟他之间的不同，在两个月前，我会听从你的命令，替你轻易的铲除罪犯。但是经过在瓦雷斯的一个多月，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不能了解黑暗的心，怎么能够真正的除恶务尽？而当我看见黑暗里的悲哀，又爱上了他，就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世界。”倾城哀伤的摇摇头，眼中充满了水雾。这是她最敬爱的父亲，但是为了保住雷厉风的性命，她别无选择。

“该死的，我不会答应，等我杀了他，你就会清醒。”东方旭狂喊道，紧握著日本刀。

怎么能够接受最心爱的女儿完全违逆了他的理念？他与罪犯周旋著，不给罪恶丝毫的余

地，十多年来执行正义，而女儿却选择与一个罪犯远走高飞，这不啻是个最残酷的讽刺。

泪水滑下脸颊，倾城还是挡在刀剑与雷厉风之间。她悲哀的摇着头，心如刀割。“我不会让你杀他的。放我们走，不然我也会追随他而去。”她不惜以死要挟。

过多的愤怒让东方旭无法思考，他挥动刀刃，无情的向前砍去

“倾城！”惊恐担忧的声音喊道，有著气急败坏的愤怒。

看见锐利的刀锋往她劈下，雷厉风胆战心惊，用尽力气想将她推开，替她承受那一刀。偏偏倾城怎么都不肯移动，就是护住他，不愿意让两个男人厮杀。她难道不知道他要保护的是他的心啊，若是她受了伤，他的心怎能再经历那种可怕的疼痛。

她坚持不肯让开。其实内心里也有著深深的愧疚，或许死在父亲的刀下也是好的，至少就能不再那么痛苦，在亲人与雷厉风之间，她的决定下得如此痛苦。

刀光剑影在室内闪动著，最后却险险的停止在两个互相争著保护对方的年轻人面前。刀刃无法继续向前，东方旭没有冷血到那个地步，真的能够伤害宠溺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在看清雷厉风也是拚命地保护倾城时，他心中的愤怒流散了，逐渐变成一股清楚事实难以改变的悲哀。

他垂下双肩，突然觉得自己瞬间老了十岁。

刀刃停在倾城的面容前，她将泪水眨回去，迎视著父亲。“你说过，他完全交由我处置，而我将带他远离这里。”她的声调坚定，却在颤抖著。“他的命是属于我的，我不会再让他犯下任何罪恶。”

明白再也留不住她，东方旭陡然将日本刀奋力掷于地面，薄薄的刀刃应声而断。“滚！滚到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见到的地方去。”他转过身去，重重敲击桌面。“从此你再也不是东方家的人，要是你们敢再踏上台湾，东方家将发布追杀令。”他痛苦的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倾城从小到大的诸多画面。最疼爱的女儿，竟然伤害他如此的深。

在父亲的背后，倾城的泪水漫流著，举步艰难的走出去。她的心剧烈疼痛，几乎难以呼吸。割舍原本的世界，竟比她想像的还要困难。她将脸埋在雷厉风的肩上，紧咬著唇不敢多说什么。从此就只能依附他了，她的坚持把所有的后路全然阻绝，他们除了彼此就一无所有。

他始终抱著她，给她无言的支持，却不干涉她的决定。

在门前，她最后一次回顾父亲的背影，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个景象。在父亲颤抖的背影后，她深深的一拜。

之后，他与她走出东方集团的总部，消失在无穷的黑暗中。

曾经有一个传说。

美丽的天使，爱上了黑夜里的恶魔。她知道天上地下都容不了他，随即抛下一切，褪尽她光明的羽翼，跟著恶魔消失在深深的黑夜里，只愿意陪著他去找寻救赎。

十多年后，当东方集团仍旧在台湾屹立不摇，东方旭接到一项消息。

在毒梟横行的南美，一个不知名的神秘组织展开行动，如同台湾的东方家，破坏毒梟与恐怖组织的活动，维持著正义。数年之内，南美的毒梟锐减，随著几个恐怖组织的被击破，难得的和平似乎终于降临这个长久动乱的地区。

人们传说著那个组织的领导人是个瞎了右眼的混血男人，有著最冰冷的绿色眸子，身边则跟著一个美丽傲然的东方女子，两人鸢蝶情深。

他们有著一对俊美的双胞胎儿子，以及一个如同母亲一般美丽高傲、且善用长弓的女儿。

或许她已经陪著他，找寻到了赎罪的方式。

从此之后，东方旭不曾再听见任何关于倾城的消息。
